校讐學史

國學小叢書

蔣元卿著

著作者 蔣元卿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小叢書

校讎學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眞想不到，這小小的一個册子，竟會費去我一年多的時間。光陰過得眞快，這一年不但學問沒有進步，連做學的時間也不充分了，想起來，未免寒心！

回想去年秋天，動手史料蒐集的時候，正是慈母抱病的當兒，病榻之旁，夜深之時，一面翻閱抄錄，一面偸看慈母的病容。很想在她瞑目之前，得以看到這小小的一點收穫。現在墓草青黃，不覺就是一年了，一開舊日所抄的史料，筆尖劃紙，如同刀尖刺心！

昨天，這東西總算寫完了，但我覺得很不滿意，我對於史學並沒有深刻的研究，現在竟談此道，眞可謂「班門弄斧」了。不過，方法雖非，却是處處忠實，行文雖拙，一字不敢放過，蓋已三次易稿了。

有限的時間，自己底錯誤也看不出，掛一漏萬之弊，亦所不免，如蒙讀者指教，當在再版時更正。

最後，我當謝謝陳東原先生，在百忙中抽空爲我校讀一過，體例方面，亦多指正，並賜長序，以光

篇幅。又供給我幾種最有價值的材料，這部書始得點鐵成金。

蔣元卿

二三，十一，十日，安徽省立圖

目錄

第五章　校讎學的復興時期……七六

校讎學史

第一章　緒論

一　論校讎學

【校讎學之定義】　校讎二字，字異義同。劉師培釋校字說：「校，訓木母（母字或誤爲田本作囚並非。）今本橫木之稱。校讎本字，蓋當作権。說文：『権，敲擊也。』廣雅釋詁：『権，擊也。』古籍之文，凡義涉比覈窮究者，恆由擊義引申。並旁擊深捭，以期核實也。隺交同部，故叚校爲権，較爲校別，作校亦同。是猶権辜或作較辜，揚権或作揚校也。」（國粹學報。）又校亦可作挍，陸氏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說亂之。」佩觽：「挍，音教，比也。」用此字者，當以明末爲始，避熹宗諱故。（說文拈字正俗。）而清

代惠黃顧諸家所校各書，大都用挍字代校。

讎字，說文：「猶讐也。」玉篇：「對也。」正字通：「言相讎對也。」韻會：「讎，猶挍也。謂兩本相覆校，如仇讎也。」爾雅：「匹也。」郭注：讎，猶儔等類也。」方言：「予賴讎也，秦晉曰讎。」據上所引諸說看來，是讎字有角比檢考之意，與挍可以互訓。

後人有用「勘」代表「讎」字，而稱爲「校勘」者。考勘字之意義，說文，「校也。」玉篇：「覆定也。」是勘字爲兩本重校之義。至於「校對」二字，不過是後人嫌讎字不雅，而任意更改的。其實，「對」「讎」二字，是具有同樣的意義。

合校讎以成詞，大約是起於西漢之世。劉向別錄說：「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寃家相對，爲讎。」御覽卷六一八引。據此，則不但校讎二字成詞是在西漢，就是有具體的解釋，也當以此爲始。

校讎之成爲名詞，旣是起於西漢，則校讎之所以爲學，當然也在此時。不過，劉氏所用於校讎上之一切方法，使人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因此校讎之學，雖然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但校讎學之有

專書，卻還不到八百年。請看通志序上的一段：

> 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

再看校讎通義所說：

>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

據上所引，可知晉宋以前，只有校讎之學，而無校讎之書。南宋以還，始由鄭樵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考其得失之故，勒成校讎略一書。雖然並未窺盡劉氏之奧旨，但篳路藍縷之功，亦足使後人景仰了。

校讎之事，常人每以爲能兩本勘比，記其異同，便自翊爲能事，其實不然。校讎之學，本來就是治書之學。自狹義言之，則比勘篇籍文字同異而求其正。自廣義言之，則蒐集圖書，辨別眞僞，考訂誤謬，釐次部居，以及於裝潢保藏等，舉凡治書事業，均在校讎範圍之內。故范希曾說：「細辨乎一字之徵，

廣極夫古今內外載籍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類終。明其體用，得其總理，斯稱校讎學。」（校讎學雜述。）

【校讎學的重要】 定義既如前面所述，然則斯學重要之點何在？此可於梁任公之清代學術概論中見之，他說「質言之，則舉凡自漢以來，書冊之學問，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種組織。其直接之效果：

一、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

二、許多僞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吾輩可以知所別擇，不復虛糜精力。

三、有久墮之哲學，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自此皆卓然成一專門學科；使吾輩學問之內容，日益豐富。

此最足見校讎學的眞正價值與重要。蓋往古典籍，既經金石竹簡縑紙之變遷，復因數千年之傳鈔翻刻，譌誤漏闕，勢所難免。抱朴子：「書三寫，以魯爲魚，以帝爲虎。」劉向別錄：「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是古書之傳流，已失本來面目。後人日讀誤書，馴至作者之本意，日就否塞。遂以一字之是非，引起學者曉曉之爭辯。故校讎之學，實爲學者應有之基本學術。

校讎一事，似易而實難，似粗而實精，不明校讎之法，固不能爲功；然卽有精密之方法，若不悉古書致誤之由，則亦無所施其技。茲據王念孫之讀淮南子後序及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所載，條分於後，俾學者有所遵循。

（一）誤字

（A）因古字之誤　書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乃寧考圖考。」「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凡諸「寧」字，皆爲「文」字之誤。按「文」字，戎都鼎作[古文]，師舍敦作[古文]，改簋蓋作[古文]，旂鼎作[古文]，皆與小篆「寧」作[篆文]者相似。漢代經師不識古文之「文」字，遂以爲「寧」字。不知「文王」「文考」「文人」，皆周公指其父文王而言，若作「寧王」「寧考」「寧人」，縱曲爲之說，亦不可通。

（B）因隸書之誤　淮南子時則訓：「其栚曲筥筐。」高注：「栚，持也。三輔謂之栚。」按，栚音朕，爲架蠶薄之木。隸書「栚」字或作栚，而各本遂誤爲「撲」字。不知栚曲筥筐四物，皆蠶桑之具，若作「樸」字，當作何解？

（C）因草書之誤　淮南子齊俗訓：「柱不可以摘齒，筳不可以持屋。」高注：「筳，小簪也。」按筳音廷，言小簪可以剔齒，不可以支屋。因筳之草書⻌與「筐」之草書⻌相似，各本遂誤爲「筐」字。

（D）因俗字之誤　淮南子原道訓：「欲宍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按「宍」本俗「肉」字，道藏本誤作「寅」字，各本又誤改爲「害」字。

（E）因假借之誤　淮南子覽冥訓：「蚖蟬著泥百仞之中。」按「蚖蟬」與「黿鼉」同。各本「蚖蟬」誤爲「蛇䱇」，則與下文之「蛇䱇」相亂。

（F）因難識之誤　墨子經上：「恕，明也。」按「恕」即「智」字，謂有智識方明於事理也。舊本皆誤作「恕」字。蓋不識「恕」字而妄改，惟道藏本及明吳寬鈔本不誤。

（G）兩字誤爲一字　淮南子說林訓：「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㠩」。按「㠩」當作「亡也」二字，「也」誤爲「山」，又與「亡」合而爲「㠩」。賊，害也。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

（H）一字誤爲兩字　禮記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注云：「見閒當爲覸。」

（二）脫字　淮南子原道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誘注：「以渝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通。

（三）衍文　呂氏春秋侈樂「遂而不返，制乎嗜慾，『制乎』嗜慾無窮，則必失其天矣。」按下「制乎」二字，涉上「制乎」二字而衍。

（四）疊字　逸周書大開武：「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按「程」字不當疊，降寤於程，降因於商，皆天所降也。若作程降因於商，則不可通也。「葛」字亦不當疊，孔注：「商朝生葛，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本所據本不疊「葛」字。「言」字亦不當疊，孔注「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不疊「言」字可知。

（五）重文　詩碩鼠：「逝將女去，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兩引此文，並作「逝將女去，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按此當以韓詩爲是。詩中疊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

摧用「慨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用「彼留子嗟」兩句皆是。蓋古人遇重文，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作「適＝彼＝樂＝土＝」傳寫者誤作「樂土樂土。」此觀石鼓文「君子爰＝邋＝爰＝斿＝」二句可知。

（六）闕字

（A）闕字作空圍而致誤　大戴禮記武王踐祚：「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盧注：「听，恥也。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愼乎？听，听詈也。」孔廣森補注：「听有兩訓，疑記文本作听生听，故謂之口戕口。」今作口生听者，蓋傳寫奪听字，校者作空圍以記之，則爲□生听，遂誤作口生听矣。

（B）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　逸周書寤儆：「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按此三句，本無闕文，「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皆四字成句，下文「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戚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句讀，因疑「欲與無」下當有闕文，乃以□識之。

（七）偏旁　周禮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鄭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按原文本作「會禮，」故鄭玄直以會合財貨說之。後人因涉下文之「禮」字，遂誤加「示」旁。

（八）錯簡　易繫辭下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按「易窮則變」至「吉无不利」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爲不倫。疑此二十字爲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

（九）顚倒　淮南子俶眞訓：「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按聲色句當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美，智，勇，亦以類相從。文子九守篇正如此。

（十）混淆

（A）正文誤作注文　淮南子主術訓：「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各本以「言建之無形也」六字，誤作注文。

（B）注文誤作正文　詩丘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曰：「施施，難進之貌。」按經文本止一「施」字，而傳以「施施」釋之者，蓋古人傳注，自有以重言釋單言之例。今本作「將其來施施」涉傳而誤涉一「施」字。

（十一）妄加　淮南子本經訓：「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按「差賢不肖」當作「差賢不，」「不」卽否之假字。淺人不知假借，遂於「不」下加一「肖」字。

（十二）妄删　淮南子道應訓：「遨幼而好遊，至長不渝解，」按「渝解」二字，相連成文，猶懈怠也。後人不知「渝解」爲古語，遂作「至長不渝。」

（十三）誤改　淮南子原道訓：「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後人不知「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

（十四）誤讀　論語子罕：「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字爲感歎助詞，本屬上句讀。後人不知，乃誤連下文，讀作「夫何遠之有，」已失古人之語氣。

古書之訛誤，旣如上述之多，然詳審其致誤之原因，無非以校讎之不精，以訛傳訛，遂使古書文

益晦，義益舛，至於不可解讀。俞樾說：「夫欲使我受書之益，必先使書受我之益。不然，『割中勸』為『周由觀』，『而肆赦』為『內長文』，且不能得其句讀，又烏能得其旨趣乎！」（札迻序）。是校讎一事，實為治學最重要之基本工作，而不可以或忽。

二　論校讎學史

【史之定義】　校讎學史，也是歷史之一種。欲明其定義，不可不先明歷史之定義。梁任公曾為歷史下一定義說：

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

根據梁氏所說，我們可以取得一最狹義的校讎學史之定義。是：

敍述校讎學進化之歷程，及探索其沿革變遷之前因後果，使後來校讎學家詳知今後校讎學之趨勢，以定建設之方針。

照這定義看來，則他的使命可以分爲二種：一是敍述關於過去校讎之事迹，和其演變及趨勢，作一總結算，使已往的史迹可以存留。二是以過去的事實，供獻在校讎學家的面前，藉此可以走上進化的正軌。因此，他的作用，也不外乎希望現在各校讎學家，能斟古酌今，建立精密的，科學的新校讎學，不至再蹈事倍功半之弊。

【校讎學之五期】 校讎學之發展，大概可以分作五期：一是發軔期，二是建立期，三是衰落期，四是復興期，五是鼎盛期。

校讎學的發軔期 三代之時，法具於書，書守之官，故天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執掌。至於盛周，猶遵此制，禮在宗伯，樂隸司樂，書藏外史，詩領於太師，是爲官師合一之明證，故天下得以同文治，私門初無著述。東遷以後，官守失司，而學業僅賴師傳；於是在朝之事，變而在野，自此不能禁私門著述之不興矣。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至是始有孔子，以天縱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墮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雖其時校讎之法未立，然是正譌訛，整齊脫誤，亦可稱爲校讎之權輿，是謂發軔期。

校讎學的建立期　孔子之時，修明聖經，以紬繆異。然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詩分為四，（毛詩，齊詩，魯詩，韓詩。）易有數家之傳，（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費氏，高氏。）戰國縱橫，眞僞紛爭，遊談放蕩之士，田愼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諸子之論，紛然淆亂，皆成一家之言。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秦，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然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故至孝成之世，乃命劉向等校理中藏經傳，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書。自是以往，終漢之世，君臣上下，莫不以校讎為重，而校讎學之基礎始得樹立。是謂建立期。

校讎學的衰落期　漢自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西京大亂，掃地皆盡。自此已往，則戰亂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衰，已臻極點。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憲章禮樂，寂然無聞。宋廢帝時，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末兵火延燒，祕閣典籍，遺散無存。梁初任昉，躬加部集，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

釋典，大凡二萬餘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及平侯景，公私所藏，凡七萬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文天嘉，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宋武入關，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都燕，粗收經史，未能具全。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藏，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又復散落。後齊遷鄴，頗更搜集，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創基關右，外逼強鄰，戎車未息，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訪采，驗其本目，殘闕猶多。隋承北朝之緒，所收無多，平陳已後，經籍漸多，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煬帝卽位，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西京嘉則殿藏書，三十七萬，僅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藏書雖富，惜無校讎之才，故不免有「宂陋鄙淺，無足觀覽」之譏。總之此一時代，旣爲中國歷史上最紊亂之時期，戰亂相尋，幾無寧日，社會不安，政治失常，而稽古右文之事，更不暇及，其校讎事業之衰落，也是自然之勢。是謂衰落期。

校讎學的復興期　唐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貞觀中，選五品以上子孫工爲書者繕寫，藏於內庫。復命顏師古等刊正五經。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

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旣而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三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淸河博平四郡兎皮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至於五代，干戈相尋，海內鼎沸。周世宗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之全書。後唐莊宗長興三年（九三二）始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眞，亦多修述。文獻通考。宋初有書，僅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購求，三館之書，始以充實。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淸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徽宗時，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淸樓。一置祕閣。迨夫靖康之亂，高宗移蹕臨安，搜訪遺闕，屢優貢獻之償；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元起朔漠，未遑文事。世祖卽位，用許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書籍板及江西諸郡書板，立興文署以掌之。錢補元史藝文志。其尤可嘉者，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命江浙

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故元代刊本，號稱精善。明代初立，頗重經籍，洪武初，詔國子監修補藏板，刊印頒行。成祖承業，頗事文修，命儒臣輯五經四子性理大全，頒之郡邑學宮，以訓生徒。復選天下耆儒宿士，釋道之人，輯永樂大典，多至二萬餘卷。孝宗以後，內閣諸書，典司者半係貲郎，於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館閣之臣假閱者，往往不歸原帙。而嗣後諸朝，多不好文，不復留意蒐覈內閣之儲，遂缺軼過半。萬曆間，中書舍人張萱，請於閣臣，躬自編類，更著目錄，則視前錄十無一二。迄乎崇禎之末，大盜移國，鐘虡爲墟，縑緗卷軸，不待言矣。總之，此一時期，校讎事業雖迭有盛衰，然唐之藏書，號稱最盛，九經雕板，始於後唐，校讎學之有專書，成於南宋鄭樵，元明雖衰，然整頓印刷，編纂大典，在校讎學史上，亦皆有相當之價值。是謂復興期。

校讎學的鼎盛期　清以異族入主中原，與文教，尙經術，優禮前朝儒臣，使滿洲弟子，習漢文漢語。及得南京，又取錢謙益王鐸而重用之，文化之興，自此而始。康乾之世，大振斯文，籠絡當時人傑才俊於學問文章之中，文教彬彬，頓呈古今罕覯之盛。當是時也，武英殿雕刻御製欽定之書，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論者謂歷代政府刻書之多，未有若清朝者，詢不

誣也。而康熙朝之圖書集成，乾隆朝之四庫全書等，皆滿清對於中國文化之偉業也。官家校讎，既已空前，私家之勤，則亦絕後。顧氏亭林，目擊明末學術荒疎，士子空言心性，不復讀經，故於日知錄中陳其弊病，而以崇尚實學爲勸。考證古音，經傳文字，以樹校讎之基。至於戴段二王，而此學益精。章學誠更作校讎通義三卷，糾補鄭焦之闕失，闡發劉氏之微旨。糾正所言，皆中二氏之弊，補論藏書，宗法劉氏，二事尤精。自此已往，朝野翕然，無不以校讎爲能事，直至民初，此風仍未泯息。總之，校讎之學，啓於孔祖，昌於西京，明於南渡，而極盛於有清。蓋漢以經術勝，宋以理學勝，而清則專以治書之學勝也。且清人之校勘，不僅能正板本縑帛之誤，更能利用科學之方法，以正古人立說之誤，故能遠訂千載以上相承之謬惑也。是謂鼎盛期。

三　作書的動機

校讎學者，治書之學也。其目的既爲比勘文字異同而得其正，鉤稽作述指意以見其凡，綜合羣籍而明其類，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故劉向之校書，其始則合衆本以校一書，次則撮指意

而爲叙錄，終則尋源流而別部居，蓋三者備，斯可稱校讎學也。然校讎全材，殊爲難得，因之私家讎理圖書，或專校一書，或專記版本，或專編書目，各得校讎學之一察，散而爲校勘之學，版本之學，目錄之學，此亦時勢所必然耳，不能謂非整個校讎學之進步也。乃近人有謂「實爲治學之方法，固與書目學，目錄學無所關係。書有書之校讎，目有目之校讎，版有版之校讎，似未可以專成一學也，故校讎不可以名家。」校讎新義。此說初看，似可言之成理，其實未必盡然。既云「書有書之校讎，目有目之校讎，版有版之校讎，」則校讎自當與書與目與版有關，何云無耶？至所謂「未可以專成一學，不可以名家，」更屬匪是。考校讎之學，啓於孔子，昌於西京，明於南渡，而極盛於有清，其義昭，其說剴，其源遠，其流長，奚不可以名家？且其說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推所長，窮知究慮，」又胡不可稱爲專學耶？因此，我願將過去關於校讎之事迹，和其演變及趨勢，供獻在讀者的面前，證明所謂校讎學者，乃是我國固有的治書之學，尤必須合校勘，目錄，版本三者，始可稱爲完全之學術。雖以全材之難得而分裂，然三者仍互相因緣，皆有呼吸相通之道，並非風牛馬之不相及。

其次則中國校讎學，雖已有二千餘年之歷史，然國內尚無一部記載校讎學史的專書。最近胡

樸安道靜先生合著的校讎學（商務印書館出版）。雖然已有史的記載，但二君所注重者爲方法，於史之方面，仍多遺漏。愚有感於此，故以平日抄積之史料，融會而貫通之，寫成此非中非西式的校讎學史。用提綱挈要之方法，將許多有名之校讎學家，特別敍出，以引起讀者之注意。尤望讀者諸君，興起執筆，作一部更完整詳細的校讎學史，對於我國往日的校讎學，發揚光大，得有十分完善的校讎方法，以求古書之眞相，抛磚引玉，實爲作者的本意。

第二章 校讎學的發軔時期

一 校讎的起源

中國古代的圖書，集中於官府，有專官掌其職，周官一書論之很詳。當夏之亂，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先奔於商；殷亂，內史向摯抱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先識篇。）周代又設許多專官，分部執掌。「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校讎通義。）就是說的此事。民間既無簡册，私門更無著述，史官又守其圖籍，持而弗失，所以並無所謂校讎之事。

校讎事業究竟起自何時呢？最確定的答覆，當以商頌譜爲是。他說：

……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

國故論衡又說

校莫審於商頌，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考父爲人，三命茲益恭，故託始於那。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恭人以是訓國子，見刪定之意。

有人以爲校讎一事，應自孔子開端。創此說者，大都是有清一代的學者。如段玉裁說：

校書何放乎？放於孔子。經義雜記序。

兪樾又說：

校讎之法，出於孔子。札迻序。

章炳麟又說：

孔子錄詩有四始，雅頌各得其所。刪尙書爲百篇，而首堯典，亦善校者已。

據上所引，則校讎自當以孔子爲始。不過，商室衰亡以後，禮樂大都散佚。宋七世至戴公時，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七世至戴公。始有正考父出來，校名頌於周太師。所以孔穎達說：「宋之禮樂雖則

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也。」由此看來，其校讎的方法雖不可考，然可確定其爲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如此，則謂爲中國校讎事業之肇始，並無不可。

二　孔門的校讎

正考父二百年以後，他的七世孫孔子生於魯國昌平之鄉。這時周室道衰，綱紀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棄舊章，所以孔子晚年還到魯國，便毅然以傳道後世爲己任，度他刪述的生活，使以前數千年的文化，得以傳留到現在；以後數千年的文化，又自此開端，這樣偉大的事業，實在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我們須知道，鼎鼎有名的大哲老子，也是生在此時。不過他的主張，與孔子正正相反。孔子主爲學日益，他卻主爲道日損，所以對於書籍上的言語，並不十分重視，而任其放佚。就此看來，孔老同生於春秋之時，同爲中國的大哲，一則能影響全國國民，影響到世界的文化；一則僅僅寫成一部五千餘言的道德經，在道家佔有一席之地而已。讀者試想，如果依老子的話，則先王典籍，寖衰寖微，古代的文化，我們從何得見？所以我說中國若無孔子，則中國無文化可言了。

孔子何以有這樣偉大的奇跡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將繁重而紊亂的典籍，加以刪述校理，使學者知其所歸。我們且看史記孔子世家的一段話：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詩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繆公，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周所損益，曰：後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這是說他的輯書，定禮。

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這是說他的正樂。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風爲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這是說他的刪詩。

上說：

詩書禮樂，既經孔子刪訂，集其大成，爲學者開一門徑。其次則爲述易，作春秋了。漢書儒林傳序

孔子晚而好易，讀易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論語述而又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作春秋呢？

魯哀公十四年（公前四八一）春狩獲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孔子所以輯書，刪詩，定禮，正樂，述易的最大目的，是在傳道後世。獨於春秋則在乎正明大義的名分。原因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天

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的校讎方法怎樣呢？我可用四個字來包括，曰：「精細詳愼。」何以見呢？現在舉公羊傳作例。

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解詁：「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

這便是孔子讀書，必逐字校對的明證。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臆錯。」

就上面所引二條看來，則孔子校讎之精密謹愼，的確足以爲法。後人之妄加雌黃者，將何以自處呢？孔子的偉迹，不獨後人景仰，即在當時，已就見到一般了。家語上說：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退而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其正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

垂訓後世，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

據此，則孔子人格的偉大，校讎事業的偉大，直如子貢所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史記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話，正是像我們心裏要說的話哩。

傳孔氏校讎之學者之子夏。子夏姓卜，名商，衞國人。孔子弟子，與子游並列文學科。關於他校讎事業的精博，可於呂氏春秋上見到。

子夏之晉，過衞。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畢沅曰：己古文作己，亥古文作豕。）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上面所引，是他校讎的事迹，此外更有傳經，治書，發明章句之功哩。洪容齋隨筆說：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於春秋，所云「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

徐防又說：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據此，則校讎之業，放於孔祖，盛於洙泗，一門遞代，擘而益精，歷漢而宋，而至於有清，其由來亦云久矣。

第三章　校讎學的建立時期

一　設官校書之始

中國的學術，至春秋以後而大變；古之學在「官守，」此後則變而在「私門；」古之學主「致用，」此後則變而在「明理；」古之學在「尊舊聞，」此後則變而爲「貴自發舒。」因此，春秋戰國之世，是中國學術昌明的時代，學術既有相當之發展，則著述逐漸增多，而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右文之事，猶部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斥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武帝本紀。至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六）秋八月，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自孔子

迄今，三百餘年的長時間，始有西漢第二次的校理。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豐人。生於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七七）十二歲時，以父德任為輦郎，弱冠擢諫議大夫。元帝初，為散騎正給事中，以石顯等誣陷，中廢十餘年。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進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中五經祕書於天祿閣上。凡二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少子歆，字子駿。約生於漢宣帝甘露初年，（公元前五三——五〇）向死後，為中壘校尉。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剖判藝文，條理百家，遂成一代之偉業，樹千載校讎之基礎。

與劉氏同時校讎中書，其可考者尚有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長社尉杜參，諫議大夫班斿等，皆為當時之知名學者。

劉氏父子校讎的方法如何呢？茲分析言之：

一、兼備衆本　校書一事，必備有衆本，始可抉擇去取。劉氏所校各書，其所備的本子，有中書，外

書，太常書，太史書，臣某書等等。現在舉幾個例子看。列子敍錄說：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

又晏子敍錄說：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

又關尹子敍錄說：

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

又鄧析子敍錄說：

中鄧析子書四篇，臣敍書一篇。

又莞子敍錄說：

所校中莞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

總上所引，可見劉氏的校讎，其第一步工作便是廣備副本，而後始進行其他工作。

二、比勘文字　古書傳流年代久遠，輾轉傳寫，形聲交誤，不加槪正，勢成廢紙。所以向之校讎，其第二步工作，便是是正訛誤。從他所上各書敍錄，可以見其大概。請看戰國策敍錄：

所校中戰國策，……本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者多。

又晏子敍錄說：

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

又列子敍錄說：

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

又別錄說：

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

據此，則向之比勘文字，其嘉惠士林之功，亦云至矣。

三、篇第審定　篇第之於書籍，如同網之有綱，篇第混淆，則網失其綱，不可復用。所以篇第之審定，便是劉氏校讎之第三步工作。如晏子敍錄說：

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

又列子敍錄說：

內外書凡二十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八篇。

又子華子敍錄說：

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

此外如荀子三百二十二篇，定著三十二篇。管子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鄧析子凡中外書五篇，定著爲一篇。戰國策則因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得三十三篇。是此書本無一定篇數，經向條次而始定。

四、定立書名　古書經過幾次傳鈔之後，誤字衍文，固是不免。同時書名也往往因之更改。如東漢的白虎通義一書，隋志稱爲白虎通，崇文總目又稱爲白虎通德論，實是一書，而有三名。因此，定立

書名，便是劉氏校讎之第四步工作。請看宋刊本戰國策中一段話：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去重複，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事，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

由這樣多而煩的書名內，用嚴謹的細密的觀察，審其內容，定立適當的書名，實含有近世科學家的態度。

五、釐定部居　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例，雖亡而不能亡。（校讎略。）劉氏之所以奏七略者，正是爲使學術有眉目，案圖可以索驥。書有散亡，觀其類例之所在，便可求之其鄰。七略固已散佚，無從考核，但我們可以由漢書藝文志內見其概略。如論語一書，分爲古齊魯三家，魯又分爲夏侯等等。詩賦分爲屈賦，陸賦，荀賦，雜賦，歌詩五種。同是一論語，一詩賦，而要詳詳細細的以時代，以各家分之，可見其釐定

部居的精細，分類法的周密了。（七略分類的優點另有考證。）

六、敍述源流　戰國之世，遊談放蕩之士，各極其辯，諸子之論，各成一家之言，自前世皆存而不絕。是校讎之時，若不剖析其源流，詳究其得失，終不免有混淆之弊，使學者有不知所歸之憾。故劉氏乃更進一步而敍述其源流。請看列子敍錄所說：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者，秉要執本，淸虛無爲。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

據上所引，不獨將學術的源流說明，連作者的生平，本書的優劣之點，流傳的盛衰及影響，都瞭如指掌。所以章學誠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

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十不一焉。」（校讎通義敘。）

以上各節，不過就其大者而言。元和孫德謙闡明劉氏校讎所用之方法，有二十三點：備衆本，一也。訂脫誤，二也。刪複重，三也。條篇目，四也。定書名，五也。謹編次，六也。析內外，七也。待刊改，八也。分部類，九也。辨異同，十也。通學術，十一也。敍源流，十二也。究得失，十三也。撮指意，十四也。撰序敍，十五也。述疑似，十六也。準經義，十七也。徵史傳，十八也。闢舊說，十九也。增佚文，二十也。攷師承，二十一也。紀圖卷，二十二也。存別義，二十三也。（劉向校讎學纂微。）大概盡於此了。

劉氏之校讎方法，略如前述，然其成績究是如何？現在將校理六經之情況，略述於後：

一、易。 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迄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二、書。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迄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而得古文

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三、詩。　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四、禮。　周衰，諸侯將逾法度，恐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夏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五、樂。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

遠。其內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王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六、春秋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以上各條，詳見漢書藝文志。

張爾田曰：「自來爲校讎者夥矣，莫高於劉向氏。大矣哉校讎之爲學也，非其人博通古今學術，而又審乎源流失得，則於一書旨意，必不能索其奧而詔方來。當漢成世，既命謁者陳農求遺書，向獨爲之檢校，區分類例。今觀所傳敍錄，提要鉤元，往往一二語即洞明流變，有不待詳說而釐然者。故孟堅譏史至以辨章舊聞，推爲司籍之功。」劉向校讎學纂微。章炳麟又說：「劉向父子，總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窮其原始，極其短長，此即與正考父孔子何異辨次衆本，定異書，理譌亂，至於殺青可寫，復與子夏同流。」國故論衡。雖有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之猛烈攻擊，然星海終不失爲黃河之源，其說不久即敗。（註）

末了，我再舉劉向校書時的一段神話，以見後人景仰之誠。三輔黃圖說：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袖，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乃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又見拾遺記。）

（註）梁啓超曰：有爲以好博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有爲之爲人，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至有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之說。詳見清代學術概論。

二　史家校書之始

西漢圖書，經王莽之亂，多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學，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笈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蘭臺令史傅毅，及

賈逵等典掌。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開正史立藝文志的先河。

班固，字孟堅，亦號蘭臺，（明張溥稱其集曰班蘭臺集。）彪子，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無不窮究。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祕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七年（八二）始成。（世界大事年表謂建初五年成，誤。詳見班固年譜。）當世重其書。後遷玄武司馬。永元初（八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竇氏敗，固死於洛陽獄中。

別錄七略，唐時猶存，洎宋而亡，清代由各家的搜輯，僅有兵燹之餘的幾篇敍錄等而已。至七略的體裁，其一部份留傳至現在，所藉以考見者，只有班氏所編的漢書藝文志一書。是班氏又可稱爲二劉的功臣。

漢書藝文志雖是仿七略之體裁而作，然亦有不同之處。其最大之點，是七略有輯略，而班志則無之。不特此也，就是體例與歸類，亦多有不同之處。漢志序說：「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注曰：「刪其浮冗，取其指要也。」這是班氏已經明說與七略不同了。至其不同之點，現在據章宗源的隋書經籍志考證，列舉於次：

一、班志引文與七略不同者　七略：「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心之證也。」（初學記文部。御覽學部。）漢志則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二、班志注較七略簡者　如淮南道訓二篇，別錄有：「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二十篇。淮南王聘善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言。」班志則簡爲：「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又鄒奭子十二篇，七略：「鄒衍之所言，五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若雕龍文，故曰雕龍。」而班志則簡爲「齊人，號曰雕龍奭。」等等。

三、班志無而七略有者　如鄒子終始之解題，「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土德次之。」（文選注。）又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同上長門賦注。）乃雅琴趙氏等解題。又申子解題：「孝宣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御覽職官部。）類此種種，班志皆未取。

四、班志書名與七略不同者　如七略作晏子春秋七篇，班志則削去春秋二字，爲晏子八篇。（史記論曰余讀晏子春秋。是春秋二字，非漢以後所加。）又七略新語二卷，陸賈撰，班志則改爲陸

賈二十二篇，而不言新語等等。

五、歸類不同者　如軍禮司馬禮百五十五篇，七略本在兵書略兵權謀中，班氏則歸入六藝略禮類。又班志兵書略較七略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司馬法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加入蹴鞠二十五篇。（自注）蹴鞠，七略本在諸子略雜家類，等等。

六、班志新加入者　如書入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入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儒入揚雄所敍三十八篇，等等。

關於班志的評價，論者不一：鄭樵校讎略說：

……間有七略無而班氏有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爲一總，謂之揚雄所敍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家類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言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原無倫類。

據上所引，則班志的分類未免太濫，因而貽後人以口實。不過「立法刱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

校讎通義。其實七略的分類，也未能稱爲盡善盡美的。

張爾田曰：「目錄之見於史者，厥爲班氏藝文志。班志之部居羣籍也考鏡源流，辨章舊聞，不詡詡侈談卷册，與藏書家目錄殊。不斷斷詳論得失，與官家目錄亦異。蓋所重在學術流別。」章學誠又說：「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敍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此敍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校讎通義。所以清儒金榜嘗謂：「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術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十七史商榷引。平心而論，「自七略既亡，後人藉以考見羣籍授受源流者，必於此志。無此志，則中國無學術史矣。」漢志姚氏注解。

三　五經刊石之始

校讎事業，自經劉向父子集其大成後，故人君之有好學者，輒命臣下從而校之，更以詔令頒行，嘉惠天下學子。如鄧太后定策立安帝臨朝政，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方椽吏五十餘人，詣東觀校讎傳

記。本紀順帝永和元年（一三六）詔侍中屯騎校尉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靈帝熹平四年（一七五）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本記這就是後世所說的熹平石經。

【甚麼是石經】 漢書儒林傳序說：

> 熹平四年，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成則焉。

又蔡邕傳說：

> 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據上所引，則石經之刻，所以勒成文字，定爲一體，以傳示來葉，使學者知今古文字之源，且可藉以校正譌訛，整齊脫誤，爲校讎事業之良好工具。故自漢立石經之後，歷代創建者頗多。宋王應麟困

學紀聞說：「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中興高廟御書。」此爲自漢訖宋之數，若合清乾隆時蔣衡所書，則其數當爲八了。

【立石經之原因】 石經之創立，既是由漢開始，但其原因何在？余意以爲有三：

一、息博士弟子之爭　漢代學校雖多，然其最著者，只有太學一所，爲博士弟子受業之處。博士弟子入學受業一年後，則有一度考試，其結果是：

（1）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

（2）其高等可以爲郎中者太常藉奏。

（3）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4）其不能通一藝者，輒罷斥之；而請諸不稱者罰。

博士弟子之得官既以考試而來，故當時之競爭，是十分劇烈。至甚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故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以息博士子弟之爭。詳見李循傳。

二、平學者之爭　漢代書籍，皆爲竹簡。學者若不從師，則無從寫錄。書籍之傳播，既全賴抄寫，而

抄寫又最易致誤，故往往因一字之不同，引起學者之紛爭。

三、統一文字　東漢之世，去古已遠，文字已趨紊亂之狀態。加以俗儒穿鑿，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之字，變亂常行，以耀於世，疑誤後學，莫此爲甚。故詔諸儒，正定五經，勒成一體，刊石樹立，使天下取則。

【石經之記載】　關於熹平石經之記載，各書多有不同。水經注說：

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

又雒陽伽藍記說：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

又雒陽記說：

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毀。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總上所引，其不同者約有下列諸點：

一、經之數目不同　本紀及儒林傳宦者傳水經注皆謂五經，蔡邕傳張馴傳則以爲六經，而隋志則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尙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是熹平石經乃有五、六、七經之不同。若據雒陽記之說，則確爲五經，然趙明誠金石錄又說：「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則當時所立，似又不止六經了。總之，熹平石經之爲五，爲六，爲七，其詳已不可考矣。

二、書法之不同　儒林傳謂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伽藍記亦謂篆、科斗，隸三種。蔡邕傳則未論及書法，今所傳者，皆爲隸體。是漢石經之書法又不同矣。然據張縯石經跋所稱，則漢石經確爲隸字無疑。他說：

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

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延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實情也。

又據張舜民畫墁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邵氏聞見後錄：「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及最近發見之隸書論語而言，則熹平石經之爲隸書，殆無疑異。

餘如碑數之不同，（伽藍記爲四十八枚，雒陽記又爲四十六枚。）樹立地之不同，（水經注謂悉在堂之東側，雒陽記則謂堂前，而不云東側。）等，其詳已不可考。總之，漢代君臣，咸重校讎，遂成一代治書之風。更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又刊之石碑，樹於太學，使天下學子，咸得取正。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此足見其於校讎事業重要之一班了。

四　文字的整理

中國的文字，自春秋以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

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都是損改大篆稱爲小篆。其後獄吏程邈又作隸書。秦代於匆匆十五年間，由雜亂而令其統一，對於中國文字學上已有很大的貢獻了。

漢自尉律不課，小學不修，文字又漸入雜亂時期。然尙有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頗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目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東漢之世，去古已遠，古文大受世人非訾，目爲奇文。（其實西漢已不識古文而稱之爲科斗書了。）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許愼嘗形容當時的情形，頗爲詳盡。他說：

> 諸生競逐說文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如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繆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奇舊藝而習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王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

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此可見當時文字舛亂之一班了。許慎生當此時，甚悉文字爲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而不可亂的至理，故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分別部居，爲說文解字十四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摭拾周秦諸儒之說，正文字以正經，使後世學者，不獨見秦時徒隸之書，更可見三代的古意。是許氏之功，並不在周公所作爾雅一書之下。故其書至今猶受人崇敬，奉若北辰，推爲字學之祖。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嘗從賈逵受古學。安帝永初四年（一一〇）與劉珍馬融等五十餘人，校書東觀。（許沖上說文解字表。）馬融嘗推重之。時人爲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遷除洨長，卒於家。

許氏著說文解字的目的是「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詣。」故對於每一字的定義，無不引經據典，博通人，敍篆文合以古籀，依其形以說音義，使製字之本，昭然可知。其範圍，則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家諸子之訓；推而及天地山川，草木禽獸，昆蟲雜物，奇珍怪異，王制禮義，世間人事，靡不

兼載。其分別部居，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不相雜厠。如水出一源，而四瀆百川，溝渠𡿨巜，斷析木生一本，而側萌旁枝，直幹樛枝，無不蓬勃。使後學由形音而得訓詁，由訓詁以證經義，濬源通流，循本究末，於古今疑義，可以派別而條分。所以江式說：「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魏書本傳。李富源稱爲「千載字學之祖。」說文辨字正俗。

最後，我且鈔劉師培許叔重贊一通，以見後人崇仰之一班。贊曰：

六書之學，炳若日星。文由字積，經以詁明。洨長之書，功在正名。依形標部，緣首定形。形聲既昭，字義乃呈。正字借字，剖晰逾淸。立篆爲綱，俗體以更。始一終亥，知化窮冥。

五　私家之校讎

設官校書，旣以此一時期爲始，而私家校讎者，亦不乏人。如杜子春之治周禮，每曰「字當爲某」，亦可說是校讎的權輿。至鄭康成，則更擴大其範圍，而及於羣經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常詣學官，父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後師

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異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後得免，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大將軍袁紹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乃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二〇〇）六月卒，年七十有四。著書凡百餘萬言。

康成一生最偉大的事業，是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漢代經師，多專一經，很少能兼通數經的。治易者，不能通詩；精於禮者，未必就通春秋。若申公之兼通詩及春秋，韓嬰之兼通詩易，孟卿之兼通禮及春秋，已是難能可貴。康成獨能精通十經，爲注十餘種，可稱其爲博學了。而況自漢興以來，諸儒頗習藝文。及至東京之世，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致使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者徒勞，而莫知所從。故鄭氏以博古通今之識，融會而貫通之，使古今之文，溝合爲一，於是經生傳授，專以鄭氏爲家法。范曄說：「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繁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本傳 並非是過獎。

因爲他「删繁裁蕪，刊改漏失」之故，於是引起後人譏其好改經文之說。其實他所改的，多是

確有依據，並不像後人之任意妄改者比。請看毛詩鄭箋改字說的一段：

陳風衡門首章「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𤻲飢。」喬樅按：列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用，皆魯詩也。韓詩外傳亦云：「可以療飢。」「療」卽「𤻲」之或字，據說文可證。然則魯韓詩本皆作𤻲，故鄭用其說箋毛。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尞。」其說失之。𤻲之爲言，治也，愈也。從疒樂者，人有疾苦，治愈則樂，猶之有飢則苦，飢愈則樂；故云𤻲飢。其作療者，乃後人所改耳。毛詩校勘記曰：「箋不云樂讀爲𤻲者，以樂爲𤻲之假借，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飢𤻲，不期於鼎食。」李注「毛詩曰：可以𤻲飢。𤻲音義與樂同。」毛本作樂，李引之作𤻲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可以𤻲飢。」亦然。

又儀禮喪服傳：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下文「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

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注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賈公彥疏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者，此專爲『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誤也。」

據上所引，則鄭氏注書，既如此謹愼，豈有擅改經文之理。「以所不見而誣古人，殆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也。」（左海文集答許子錦論經義書。）

鄭氏之學，不主於墨守，而主於兼綜；不主於兼綜，而主於獨斷。（經義雜記序。）故其所注各經，或用古文，或用今文，或古今文兼用，以使古今之文，溝合爲一，而便學者。玆分析言之於下：（據經學歷史。）

一、注易，用費氏古文，爻辰出費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無以考其異同。

二、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

三、箋詩，以毛爲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己意，實本三家。

四、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
五、注周禮。用古文，無今文。
六、注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
七、注論語。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云：「魯論某爲某，今從古。」
八、注孝經。多用今文說。

上面所引，前四條是兼採今古文，後三條純用古文，末一條則爲全用今文。

至於對經字之當定者，必相其文義之離合，審其音韻之遠近，以定衆說之是非，而已爲之補正。凡擬其音者，例曰「讀如，」「讀若，」音同而義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曰「讀爲，」「讀曰，」謂易之以音相近之字，其義乃瞭然也。凡審知爲聲相近形相似二者之誤，則曰「當爲，」謂非六書假借，而轉寫紕謬者也。經義雜記序。用這樣精密的方法，作校讎的標準，與近世科學家的態度又有何異呢？

所以段玉裁說：「校書何放乎？放於孔子子夏，……而千古之大業，未有盛於鄭康成者也。」同上

康成除所注各經外，尙有駁許愼所著五經異義一書。按隋志著錄，有五經異義十卷，許愼撰，而

不及鄭氏之駁義。唐志著錄，有五經異義十卷，許愼撰，鄭玄駁。新唐志幷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即附見於許氏原本之內，並非別自爲書，故史志所載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所見異義，僅出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復寥寥。清代四庫館，始合王應麟（？）朱彝尊長洲惠氏所輯，參互考證，定著五十七條爲一卷，補遺一卷。（四庫總目。）雖然是殘佚之篇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是殘章斷牘，固遠勝於累牘連篇了。

漢自武帝罷斥百家，表章六經以來，一般學者，大都以講習經術爲求官之目的，故對於經學以外諸書，都不屑去精研詳究。（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術不明，不如歸耕。）故所校各書，亦以六經爲主。而諸子之書，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寖衰寖微，馴至不可解讀。直至漢末高誘，始有小規模之注解，使寖微之古籍，重返其本來面目，其有功於後學，亦云至矣。

高誘，涿郡涿人。少從盧植學。這時天下雲擾，文事失修。建安十年（二〇五）曹公辟爲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鑒於當時學術之墮落，懼其淩遲，故於朝晡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

之言，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既爲注解，又舉音讀。十七年（二一二）遷監河東時，復更補足，始成定本。（淮南子序。）又以呂氏春秋一書，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儒舊訓，輒爲之解，以述古儒之旨。（呂氏春秋序。）

統觀二書，所載考訂之辭極多。如呂氏春秋仲春紀：

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注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

淮南子中，則此類異義既載，異文亦兼而有之。如地形篇：

玉橫維其西北之隅。高注云：「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

又本經篇：

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注云：「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二書之外，尚有孟子章句，孝經解，戰國策注等書，要皆本其所學，博徵經典，可稱不朽之作。

第四章　校讎學的衰落時期

一　汲冢書之校理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元帝時，祕書郎鄭默考覈舊文，刪省浮穢，制爲中經。中書令虞松謂曰：「今而後，朱紫別矣。」（晉書鄭默傳。）俄而晉有天下，乃蹤前規，復修文事。泰始間以著作郎荀勗領祕書監，乃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晉書荀勗傳。）覆校誤書十萬餘卷。（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三七引。）遂因中經更著新簿，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書。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四部分類法，從此肇始。（關於中國分類法的沿革另有專考。）

甚麼是汲冢書呢。晉書武帝本紀說：

咸寧五年（二七九）十月戊寅，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文十餘萬言。藏在祕府。

又荀勗傳說：

咸寧初，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又束皙傳說：

太康二年（二八一）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

又王接傳說：

時祕書丞衞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

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或以爲允當。

以上所引，便是汲冡書出土及校理的大概情形。至於校理之結果，茲舉荀勗穆天子傳序以見例。序曰：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分，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祕閣。

同時整理比較完善者，尚有周易二卷，紀年十二卷，（束皙傳作十三卷。）瑣語十一卷，皆由荀勗以隸書寫上。（春秋正義。）茲將校理各書之情況表列於後，以見當時諸儒考據之功。

書名	篇數	校理情況
紀年	十二篇	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乃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多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

太甲殺伊尹，沃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易經	二篇	與周易上下經同。
易繇陰陽卦	二篇	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
卦下易經	一篇	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	二篇	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國語	三篇	言楚晉。
事名	三篇	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	一篇	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瑣語	十一篇	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	一篇	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	二篇	論弋射法。
生封	一篇	帝王所封。
大歷	二篇	鄒子談天類也。

穆天子傳	五篇	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圖詩	一篇	畫贊之屬也。
雜書	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殘毀者	七篇	簡書折壞，不識名題。

就上表而言，當時諸儒窮究深討，博綜載籍，使久霾隱缺之物，得以重見於世之功，誠爲中國學術史上之一大創建。

又齊高帝建元元年（四七九）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爲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及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文惠太子傳。）惜以兵燹之餘，無人董理，遂令此可貴的簡書，淹沒無聞。

二　衰落之迹

這一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由魏至隋，不過三百幾十年的短匆時間。而此短匆的

時間，竟有十二個朝代之多——五胡不在內——則其戰爭喪亂，社會不安之情況，可以想見了。至於稽古右文之事，更是日不暇及，因而校讎一事便陷於衰落之狀態。有之，也不過是例行故事，敷衍塞責而已。尤其是魏代，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三國志王肅傳）。文事既已失修，而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競說，炫惑於時。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䨲，神蟲爲蠶。（魏書江式傳。）及至南北朝，則更是江河日下。顏之推說：

士大夫……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終日，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家訓）

而文字之訛替，更不堪言。

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同上）

士風之衰頹，文字之紊亂，既如上述，故經籍所蒙之厄難，當以此時爲最甚。請看沈約的一段話：

宋元嘉以來，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

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宦，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

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洸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沈休文集。）

宋齊校讎事業之衰落，既如上面所引，故至梁代，沈約首先上表，力陳士庶不分之弊，詳論整頓之法，及校讎之重，以期重見古籍本來之面目。雖其成績已無可考，然於戰禍喪亂，文事失修之餘，猶念及古籍之重，校讎之要，亦可謂難能可貴了。表曰：

……竊以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胤胄，非謂衣冠，凡此諸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作，爲益實弘。

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惟令吏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面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

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吏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左民尚書，專共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注，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同上

南朝校讎事業之衰，已如上論。及至北朝，歷代人君，雖亦詔令儒臣校讎羣書，然不過例行故事，成績極微。

北魏宣帝時，孫惠蔚遷祕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紊亂缺亡，於是上疏請派官校讎。疏曰：

……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書，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餘人，在祕書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詔許之。（北齊書本傳。）

孝明帝神龜元年（五一八）車騎大將軍崔光復上表請校勘石經，補其殘缺。詔許之，及靈太后廢，此事遂寢。暨於爾朱之亂，祕府圖籍，散落人間。

及至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五五六）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被召的有漪氏樊遜，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

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諸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各本，參校得失。（樊遜傳。）

北齊於戰亂之餘，猶能履行西京故事，兼備衆本，刊改譌舛，故所校經史，三千餘卷，殆無遺闕。迄於天統武平，猶校寫不輟。可謂本期最盛之時。

後周明帝，幼而好學，及卽位（五五八）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當時參與諸公，其可考者，有下列各人：

元偉，字猷道，洛陽人。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麟趾殿刊正經籍。

蕭撝，字智遐。武成中，世宗令與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杜陵人。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蕭大圜，字仁顯。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與焉。

宗懔，字元懔，涅陽人。世宗即位，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

王褒，字子淵。明帝時，在麟趾殿刊定羣籍。

姚最，字士會。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

至於隋代，雖亦曾詔國子博士蕭該與何妥正定經史，然以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不久即作罷論。（蕭該傳。）煬帝即位（六〇五）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然其成績，僅有幾部目錄而已。

總之，由魏迄隋，四百年間，朝代迭更，戰亂頻與，社會既不安定，政治自無貢獻，而稽古右文之事，更不待言，校讎事業之衰，亦其勢耳。隋代藏書，號稱三十七萬餘卷，終以之入整比，但以卷帙之多爲貴，至有「冗陋鄙淺，無足觀覽」之譏，（葉氏過庭錄。）良可惜也！

三　目錄之編纂

南北朝喪亂頻仍，書屢厄亡，承學之士，未遑考鏡得失，是正譌訛。然著錄之法，幾經變更，因而部

目類次之分，自此而益精。蓋自魏晉以降，著述日繁，所有新籍，已非七略所能包括，故不得不另謀類分之法，以期容納新籍。就此一點，也足見當時簿錄諸家苦心商榷之功。

宋武稱帝（四二〇）所有圖書，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元嘉八年（四三一）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元徽元年（四七三）祕書丞王儉依七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藝術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凡三十卷。（王儉傳作四十卷，圖書大辭典作七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

梁初，祕書監任昉以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手自校讎，成四部書錄，由是篇目始定。又與殷鈞撰文德殿四部書目四卷。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

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欲，篤好墳籍，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術技

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此爲私家編圖書目錄之始。

魏祕書丞孫惠蔚，見典籍新故糅雜，首尾不全，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裨補殘缺，損併有無，以爲定本。復成闕書目錄一卷，以便廣加推尋，搜求令足。

陳文帝天嘉六年（五六五）鳩集遺書，考其篇目，撰壽安殿四部目錄。

隋氏平陳，南北統一。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四部書目四卷。十七年（五九七）祕書丞許善心，以祕藏圖籍，尚多淆亂，乃倣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煬帝即位，（六〇五）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嘉則殿藏書，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成正御書目錄九卷。

總之，三代之時，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執掌。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身自爲書，家自爲說。漢初諸儒師傳未亡，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故七略足以條別而有餘。魏晉以降，專門之學漸亡，師法不立，支離殊甚，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九流，則惟有強編甲乙，以期容納。這便是由七略進爲四部之最大原因。

現在更將此一時期官私所編書目，表列於後：

書名	卷數	作者	成書年代（公元）	存佚	附記
魏中經	一四	魏鄭默	二二〇——二六五	佚	據晉書本傳
晉中經新簿	一四	晉荀勗	二六四後	佚	據晉書本傳
晉元帝書目		晉李充	三一七後	佚	據晉書文苑傳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		晉李充		佚	據隋志
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	三	宋丘深之		佚	據隋志
宋祕閣四部書目	四十	宋殷淳		佚	據宋書本傳
宋元嘉八年四部目錄		宋謝靈運	四一三	佚	據隋志
宋元徽元年四部目錄	四	宋王儉	四七三	佚	據南齊書本傳
今書七志	三〇	宋王儉	四七三	佚	據南史本傳
齊永明元年四部目錄		齊王亮 謝朏	四八三——四九三	佚	據隋志
梁初四部書錄		梁任昉	五〇二後	佚	據隋志
梁文德殿四部目錄	四	梁劉孝標		佚	據隋志

梁天監四年書目	四	梁邱賓卿	五〇五	佚	據舊唐志
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	四	梁殷鈞	五〇七	佚	據梁書本傳
梁東宮四部目錄	四	梁劉遵		佚	據梁書劉儒傳
七錄	十二	梁阮孝緒	五二〇——五二六	佚	據梁書處士傳
甲乙新錄		魏盧昶		佚	據北史孫惠蔚傳
魏闕書目	一	不著撰人		佚	據隋志
關東墳籍志		魏宋孝王		佚	據劉知幾史通書志篇
陳祕閣圖書法書目錄	一	不著撰人		佚	據隋志
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	一	不著撰人	五六五	佚	據隋志
陳德教殿四部目錄	四	不著撰人		佚	據隋志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	二	不著撰人		佚	據隋志
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	四	隋牛弘	五八四	佚	據隋書本傳
隋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錄	四	不著撰人	五八八	佚	據隋志
香廚四部目錄	四	不著撰人		佚	據隋志

七林		隋許善心	五九七	佚	據隋書本傳
隋開皇二十年書目	四	隋王劭	六〇〇	佚	據隋書本傳
隋大業正御書目錄	九	隋柳顧言	六〇五	佚	據隋志

四　私家之校讎

此一時期校讎事業之衰落，在前面已略論之，本篇所述，則爲私家校讎較精之二家。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晉泰始中（二六五——二七四）爲河南尹，免。尋爲安西軍司，除秦州刺史。後拜鎮南大將軍，以平吳功，封富陽縣侯。卒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成。

杜氏晚年究心經典，以當時言左氏春秋者，大體轉相祖述，錯綜經文，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更膚引公羊穀梁以自亂。故杜氏便自立一體：「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於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其異端，以從丘明之志。並舉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潁子嚴等，諸儒之違，以見同異。又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成經傳集

解三十卷，更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春秋左氏傳序。左氏一書，自此始離公穀而獨立。

左氏之書，本祇可作史讀，故杜氏對之，亦偏重於史之一方面，而不厭其詳的窮究精研。又以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其始失於毫毛，而尚未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故并考古今十曆，列其得失之數；更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其失閏者，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成經傳長曆一書，以甄發諸經傳之失閏，及文字之謬誤。晉書律曆志下。此外又作世族譜盟會圖，以考事迹。引起後人注重左氏一書之端，備成一家之學。

前面已經說過，杜氏一生的精力，全用左氏春秋一書之上，故其校改之成績，常有出人意表者。現在且舉一例，以見其精密之一班。左氏傳說：

晉伐鄭，十二月癸亥圍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坂。杜注曰：以長曆推之，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字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

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也。

用這樣精密的方法，是正古書之舛誤，近世科學家的發明，也不過如此而已。

顏之推，字介，北齊瑯邪臨沂人。師古之祖。世善周禮及左氏學。博覽羣書，情詞典麗。仕梁為散騎常侍。後奔齊，見禮於文皇帝，歷遷中書舍人。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深見禮重。所著家訓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又兼論字畫音訓，並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文辭茂密，而能飾以經訓，故頗為學者所推重。卷下書證篇，考釋經文，時有精語，茲舉一例於下：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葼余也。字或為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豬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為莧菜，呼人莧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顏氏生為北人，故其校讎各書，多以北本為正，而不計其是非。如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為單施，俗遂是之，恐為少誤。按：施，確為單字，詳見

第一章。

但也有時以江南本爲是。如：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作木旁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

總之，是書考覈舊文，匡謬正俗，辨析援引，咸有根據。雖所說未必盡是，然亦可想見其劬力焉。

第五章　校讎學的復興時期

一　藏書之盛

唐初有書八萬卷。四年（六二一）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爲弘文館）掌詳正圖籍。祕書監令狐德棻以時方大亂之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奏請訪求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繕寫，不數年間，羣書畢備。（會要本傳）貞觀三年（六二九）以魏徵爲祕書監，命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百員爲書手，又置讎正三十員。會徵徙他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高宗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於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乾封元年（六六六）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羣書傳寫訛謬，乃詔東臺侍郎趙仁和，蘭臺侍郎李懷儼，東臺舍人張文瓘，及司文郎崔行功，相次充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崔行功傳會要）

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內庫及祕書省墳籍。上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闕，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五年（七一七）乃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詔於乾元殿東廂寫四部書，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衞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校，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博。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勅令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錄，有與四部書名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爲七志。會馬懷素卒，諸學士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詔委行沖總理其事，並令毋煚韋述余欽總輯部分，殷踐猷王愜治經，韋述余欽治史，毋煚劉彥直治子，王灣劉仲丘治集，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於九年（七二三）十一月十三日上之，著錄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序例。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古今書錄，大凡四十五家，三千六十四部，五萬一千八百五

十二卷。開元十一年（七二三）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初名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三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淸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共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其本有正有副，皆以益州麻紙寫，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經庫：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白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太和元年（八二七）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直至開成，校寫不輟，藏書至五萬六千餘卷。

唐自黃巢干紀，所有遺籍，尺簡無存，此後在朝諸儒，雖竭力購輯，所傳已是無幾。昭宗卽位（八八九）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僅得一萬八千餘卷。這時御書祕閣，已被教坊及軍人佔住，其狼藉之狀況，可以想見了。故祕書省上言說：

常省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後來省司購募，尙及二萬餘卷。

及先朝再幸山南，尙存一萬八千餘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其御書祕閣，見充教坊及諸軍人占住。伏以典籍，國之大典，祕府校讎之地。其書籍並望付當省，校其殘缺，徵令補輯。樂人乞移他所。

雖然奉詔從之，並命監察御史韋昌範諸道購求，但不久即遷都洛陽，蕩然無遺了。

宋代以雕版盛行，書籍之流傳甚廣，故官私之藏，較前代尤盛。建隆初（九六〇）置三館，（昭文集賢史館）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盡取其圖籍以實三館，自是羣書漸備。太宗卽位（九六七）於左昇龍門東北建三館，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名爲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爲史館書庫，史館書庫又分經史子集四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自是渙然一新。端拱元年（九八八）又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爲書庫以藏，名曰祕閣，以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四月，王宮大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淸樓本補寫，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至仁宗天聖三年

（一〇二六）成萬七千六百卷。

仁宗天聖九年（一〇三一）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看詳館閣諸書，删除複重，補寫差漏，倣開元四部錄例爲崇文總目，慶曆元年（一〇四一）書成，著錄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校書郎孫覿言歷年所得圖書，其在總目之外者，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召祕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迺命覿及著作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祕書總目。宣和四年（一一二二）詔購士民藏書，其有所祕而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議加崇獎，錄竟給還。又因三館圖書，歷歲滋久，簡篇脫落，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樓，一置太淸樓，一置祕閣。總之，北宋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輯，可稱極盛。迨夫靖康之難，館閣之儲，蕩然無存了。茲將北宋歷朝搜訪所有之圖書，分三期結集，列表於後，以見當時祕藏之富。

朝代	年代	部數	卷數
太祖至眞宗	九六〇——一〇二二	三三二七	三九一四二
仁宗至英宗	一〇二三——一〇六七	一四七二	八四四六
神宗至欽宗	一〇六八——一一二六	一九〇六	二六七〇六
總計		六七〇五	七三八七七
附記	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錄，而僅錄其所未有者；四朝亦然。		

高宗移蹕臨安，復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出，館閣之儲日富。孝宗淳熙四年（一一七七）祕書少監陳騤上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及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以四庫之外，又復充斥，詔祕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典籍之盛，無愧前朝。第奇祕闕逸，較前少遜，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總之，兩宋之世，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纍而數之，有非前代所能及。至其所藏，據藝文志所載，總爲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

千九百七十二卷，祕府之藏，可稱空前了。

元起溯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徙置京師，改名宏文院。九年，置祕書監，掌歷代圖籍，幷陰陽等禁書。及大兵南下，命焦友直括宋祕書省禁書圖籍。伯顏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祕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圖書，由海道舟運至大都，祕書所藏，彬彬可觀矣。故元奎章崇文之儲，不下於歷朝。明太祖既克建康，龍鳳丙午(一三六六)即命有司訪求書籍。元都既定，首命大將軍徐達盡收祕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歸之於南。成祖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復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及建都北京，復命陳循取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者，各取其一，送至北京，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仁宣二世，世既承平，文物益盛，宣宗始命楊士奇等輯文淵閣書目。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命少傅楊士奇楊榮，於館閣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子及說苑之類，各錄數本，分貯廣寒淸署二殿，及瓊花島，以備觀覽。當是之時，典籍最盛，而通集庫，皇史宬，以貯金匱石室之藏者，又不與焉。其後太平既久，文治益隆，翰林館閣，兩京冑監部署郎曹，各有所貯，下至郡邑諸學，卿士大夫，或捐所有，或

益所無，雖未能盡括天下之典籍，然亦略稱備矣。迨夫崇禎之末，大盜移國，鐘虡爲墟，縑緗卷軸，悉化烏有矣。

總之，此一時期，以雕板盛行，經籍流布最廣，自宋至明，君臣崇尚文雅，內府著述，多有開板，而一時作者，亦自彬彬，崇正學者，多以濂洛爲宗；尙辭藻者，亦以班揚爲志．迨夫博雅淹通之士，著作尤夥。故其篇帙繁富，遠過前人，卽間有怪奇駁雜，出乎其間，亦足以考風氣之正變，辨古學之源流，可稱爲最盛之時期。

二　貞觀五經正義

唐承隋末大亂之後，隋代雖已購求不輟，嘉則殿之藏，號稱三十七萬餘卷，但以乏人董理，糅雜錯亂，無足取正。且唐之取士，是以經義，故七年（六二四）詔諸州縣及鄉，並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册加階。至太宗則更銳意經籍。然五經去聖久遠，傳習寖訛，太宗常慨歎焉！因於貞觀四年（六三〇）詔孔穎達顏師古等，撰五經義疏，名曰正義，令天下傳習。

太宗名世民，天資英敏，文武悉備。爲秦王時，以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太宗晦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及即帝位，（六二七）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領祕書監，督寫羣書，藏之內府，徵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全備。此足見其究心墳籍之一班。

五經正義，始於貞觀四年，至七年（六三三）始頒之天下。當時參與纂輯者，玆據玉海所載，列之於後：

一、周易正義十六卷。國子祭酒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琰于志寧等撰。四門博士蘇德融趙弘智覆審。

二、尚書正義二十卷。孔穎達王德韶李子雲等撰。朱長才等五人覆審，無忌勣志寧行成等二十三人刊定。

三、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等撰。周元達等四人覆審。

四、禮記正義八十卷。孔穎達楊士勛朱長才撰，馬嘉運等四人覆審。

五、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楊士勛朱長才撰，馬嘉運等四人覆審。

此書初成，本名五經義贊，後來奉詔，始改名正義。書既成，(舊唐書：貞觀六年。)命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羣議，於是各執所習，共相詰難。顏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七年(六三三)十一月丁丑，頒之天下，學者賴之。

五經正義雖然包貫異家，極為詳博，但卷帙既多，謬宂之處，自不能免。故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復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作第二次的考正，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翌年，又詔長孫無忌詳加刊正。四年三月，始頒之天下，以為定式。並令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凡易十六卷，書二十卷，詩四十卷，禮一百二十卷，春秋三十六卷。

三 開成石經

經籍文字，既慮其譌誤遺脫，又患其俗書雜出，破壞字體，故漢有石經之作，以垂範來世。唐代石

經，當以代宗時之壁經爲首創。茲略述於次。

【壁經】　代宗大曆十年（七七五）上以五經文字，訛替特多，因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尙書省司業張參乃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辨齊魯之音，考魚魯之失。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故以之取正。旣卒業，乃以所刊，書於論堂東廂之壁，這便是唐壁經之始。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祭酒齊皞，太常博士韋公肅，以汗剝不鮮，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製如版牘，平如粉澤。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繕寫。筆削旣成，讎校旣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五經文字】　五經旣已書壁，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汚，失其本眞。於是復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故取以爲正。其有未備者，則求之字林。又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熹平石經之餘，比例爲助。又以石經湮沒，所存者寡，則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復以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旁漸失，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

相從，成五經文字，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爲分三卷。非經典文義之所在，皆不集錄。於十一年（七七六）上之。

【石經】 文宗太和元年（八二七）宰相領祭酒鄭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字。七年（八三三）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九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八三七）石經始成。按唐立石九經，合孝經論語爾雅，共十二經，其所以缺孟子者，蓋本陸德明釋文之例。

皮錫瑞曰：「漢熹平刊石經之後，越五百餘年而有唐開成石經，此一代之盛舉，羣經之遺則也。……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爲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爲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顧炎武考出唐石經誤字甚夥，實不盡屬開成原刻。一經乾符之修造，再經後梁之補刊，三經北宋之添注，四經堯惠之謬作，其中誤字，未可盡咎唐人，精審而詳究之，亦治經之一助也。」（經學歷史）據此，則唐石經尚未羼雜古今文；故清石經多從之。

【九經字樣】 文宗既詔許鑱刻石經，鄭覃乃與諸儒校正繆誤。太和七年（八三三）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玄度乃以張參五經文字爲準，詳加刊正。復以舊字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徵致訛誤，故先依樣參詳改正。又諸經別有疑闕，及舊字樣未載者，總據說文，取其適中，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又因字之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另纂爲雜辨部以統之，附於五經文字之後。於開成二年（八三七）上之。

總上所論，則唐之石經，其始本書於壁，後以士塗不壽，改爲書木，直至文宗之世，始由鄭覃奏請仿漢家故事，鏤石太學，成爲垂範後世的開成石經。

四 雕板與活印

【雕板之始】 世傳中國雕板事業，始於五代馮道，其實馮道所雕者，爲監本九經而已。至雕板之肇始，實在五代以前。柳玭家訓序說：

中和三年（八八三）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

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曉。

又國史志說：

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小學字書。

又朱翌猗覺寮雜記說：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總上所引，則中國唐末已有雕板事業。然據英國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於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在敦煌石室所發見之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言，則雕板實在咸通以前，而非唐末。

不過，再據陸深河汾燕閒錄所說：「隋文帝開皇三年（五九三）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造。」一語，則又遠在隋文之世了。雖然葉德輝氏力主以唐爲始，詳見書林清話但敦煌石室書錄上明說：「大隋永陀羅尼本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翻雕隋本。」這樣看來，中國雕板事業，自當以此爲始。總之，五代以前所刻印之書，大都是佛教經典及雜

書，並非五經有用之書，故世人不甚注意，因而有雕版自馮道始的話。

【經書雕版之始】　雕版既肇始於隋，唐代並未盛行，及至五代，則風行一時了。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二月，承相馮道李愚請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因詔國子監校刻九經，廣頒天下。詔曰：

教道之本，經籍爲宗。兵革以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見精研。由是亥豕有差，魚魯爲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倘不詳討，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勘讀。然後召僱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使雜本交錯。（册府元龜。）

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者，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

漢隱帝乾祐元年（九四八）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

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考校四經鏤板，從之。

後周廣順三年（九五三）六月丁巳，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及爾雅各二部，一百三十册。表曰：

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鏤。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册府元龜）

按九經雕板，自長興至此，已歷四朝，（唐晉漢周）七主，（唐明宗，後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二十餘年（九三二——九五三）而成。自是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之全書了。

終五代之世，雖處兵戈俶擾，禪代朝露之際，而君臣上下，猶能崇尚經典，刻板印行，使寖微之經籍，得以廣布天下。更以一文一義，袪除訛誤，使學者不迷於所習，得知所從，誠足謂千古之盛事。

但是，後人對於馮道李惠之印賣一節，似非右文盛治之至意，故論者不一：如胡致堂所說：

…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通考卷一七四引。）

又錦堂庭訓錄說

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當出內帑刻印頒學宮，聽民間傳刻印賣，則可。若在上者印賣，則非右文盛治矣。此其所以爲五代歟？此其所以爲馮道歟？

觀此，則馮道之偉迹，不無微疵矣！

【活字印書之始】 雕板之法，肇自隋初，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然雕板印書，一書版片，動輒千百，鋟梓既須時日，收藏亦患殘缺，故至宋代乃又創活字印書之法。據沈括夢溪筆談說：

慶曆中（一〇四一——一〇四八）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線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面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一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

至於元代，則又有王禎之活字印書法（附武英殿聚珍板書農書後）。茲將其法抄錄於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墨作印盔，削竹片爲行，雕板木爲字，用小細鋸鋟開，各作一字，用

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掮掮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其刻字，修字諸法，文繁不錄。）

據上所引，則活字印書法，實創於宋，至淸，則更有武英殿之聚珍板，時至近日，鉛字盛行，製模澆字，悉用機器，由源及委，舊法雖笨，亦足見當時印刷術之盛了。

五　宋之校刻

趙宋承唐之舊，以五經三史列於科舉，以之取士，故對二書之校讎，特別注重。況經籍自五代離亂以來，編帙散佚，其幸存者，亦難免不無訛舛，故終宋之世，君臣上下，無不努力於經史之校讎，茲分別言之。

【經部】　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敕令司業孔維等校正孔穎達之五經正義，着國子監鏤板印行。當時參與諸公，大都是勵精強學，博通經義之士，故其成績頗有可觀。現在將五經正義成板之年月，及校讎諸公，列表於後。

書名	校勘者	詳校者	再校者	成版年月
易	孔維等四人	李說等六人	同上	端拱元年十月
書	同上	同上	同上	端拱二年十月
春秋	孔維等二人	王炳等三人	邵世隆	淳化元年十月
詩	孔維等五人	畢道昇等五人	李覺等五人	淳化三年四月
禮記	胡迪等五人	李至等	紀自成等七人	淳化五年五月

淳化五年（九九四）判監李至上言，五經正義尚有訛舛，宜更加刊定。杜鎬孫奭崔頤正，苦學強記，請令之覆校。至道二年（九九六）又請命禮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鎬吳淑，及直講崔偓佺孫奭崔頤正校定。咸平元年（九九八）正月丁丑劉可名復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頤正詳校。可名又奏詩書差誤事。二月，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九九九）沆預政，復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以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預其事。又以趙安仁有蒼雅之學，奏留書板，踰年而畢。至此，五經正義始告成功。

與五經正義同時校刻者，有七經義疏一書。淳化五年（九九四）判監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義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加校讎，以備刊刻。從之。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沆總領而裁處之。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命國子祭酒邢昺代領其事，以杜鎬李維孫奭李慕清王渙崔偓佺劉士元預其事。凡賈公彥周禮儀禮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楊士勛穀梁疏十二卷，皆校舊本而成。孝經取元行沖疏，論語取梁皇侃疏，爾雅取孫炎高璉疏，約而修之，又二十三卷，共百六十五卷。翌年九月丁亥，表上之。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頒行，朝野皆遵行之。

七經義疏之外，則陸德明所撰經典釋文，亦屢經校正，雕印頒行。茲據玉海逐錄於此。

周顯德中（二年公元九五五）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並拙等校勘。

建隆三年（九六二）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卷三十四。）

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卷三十七。）

開寶五年（九七二）詔翰林學士李昉與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周惟簡與陳鄂重修，詔並刻板頒行，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又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卷四十三。

景德二年（一〇〇五）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及詳定爾雅釋文。卷四十三。

天聖八年（一〇二九）雕新定釋文。卷三十七。

【史部】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五月，詔選官分校三史。宋以史記兩漢書爲三史。杜鎬潘謹舒雅吳淑修校史記，朱昂再校。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兩漢書。咸平中（九九八——一〇〇三）以校勘未精，命陳堯佐等覆校史記。景德元年（一〇〇四）任隨等上覆校史記刊誤文字五卷。又命刁衎晁迥丁遜覆校兩漢書，逾年上覆校前後漢書板本刊正六卷，共三千餘字。景祐二年（一〇三五）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譌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直講王洙，及靖讎對。靖等乃盡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

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復命祕書丞陳繹校前漢書，詔參政歐陽修看詳。熙寧二年（一〇六九）參政趙抃進新校漢書印本五十册，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七卷。三史以外，則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十月校成之三國志晉唐書，除唐書將別修未刊，（註一）餘皆鏤板刊。

仁宗天聖二年（一〇二四）六月辛酉，復出禁中所藏南北史隋書付崇文院校刊。四年（一〇二六）始畢。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八月，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復命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七年（一〇六二）始集。詔崇文院校定。治平中（一〇六四——一〇六七）鞏校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始皆畢，頒之學官，然民間傳者尚少。

靖康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學官求當時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

總之，史漢三國備於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於唐，然當高宗之世，猶藏廣內，既無刻本，流傳者少，

故學者所習，三史三國而止。仁宗時，始出禁藏隋書，付崇文院雕板，嘉祐中，并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方粗就。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校者各疏於篇末。北齊書亦多闕者，宋書又闕第四十六卷，蓋皆以南北史補之。其後又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改薛居正五代史爲五代史記，自是始有十七史矣。

宋代校史，既爲一大工作，故當日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末，其可考者有下列諸公：

宋綬，字公垂，平棘人。四入翰林，仁宗朝參知政事，卒謚宣獻。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丁寶臣，字元珍，晉陵人。與兄宗臣俱有文名，號二丁。景祐進士，歷官至祕閣校理。

鄭穆，字閎中，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號四先生。舉皇祐進士，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請老歸。太學生數千人請留，不從。去之日，空學出祖。

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舉進士，又中制科，爲祕書校理。歷遷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

孫洙，字巨源，錫子。未冠舉進士，應制科。元豐間累官翰林學士卒。文辭典麗，有西漢風，時人皆傷其早世。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累擢至右正言，出知廣德軍。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

曾鞏字子固，易占子。登嘉祐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諸州，所在多奇蹟。拜中書舍人卒。追謚文定，學者稱南豐先生。

劉攽，字貢父，敞弟。登進士第，熙寧初知太常禮院。元祐拜中書舍人卒。邃於史學，嘗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

劉恕，字道原，渙子，筠州人。未冠舉進士，歷官祕書丞。篤好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遇紛錯難治者，輒以委之。尋以親老告歸。

安燾，字原卿，開封人。幼機警，登第後，累官門下侍郎。後與章惇有隙，出知鄭州。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復知河南。崇寧初坐棄湟州，議罪貶官，久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註二)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鎮從孫。第進士，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書成，薦除祕書正字。哲宗立，遷給事中。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淳意，力沮之，不從，遂請外，連貶昭州別駕而卒。謚正獻。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弟。熙寧初，以材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召對，帝不悅，止授崇文院校書，改祕閣校理。後為呂惠卿所陷，罷官歸卒。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希懼形於色，責監杭州樓店務。紹聖初，知成都府，章惇留為中書舍人。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預其議。卒諡文節。

餘如題名華，恂，彥若，（似為趙彥若。）等，以無姓可考，茲皆闕載。

經史以外，則當以校刊之醫書為最著。天聖四年（一〇二六）命集賢校理晁宗慤王舉正等校定黃帝內經素問巢氏病源候論，於五年四月，命國子監摹印頒行。此為校醫書之始。

嘉祐二年（一〇三五）又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作大規模之讎正。以集賢院掌禹錫林億，校理張洞，校勘蘇頌等，並為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並補注本草，修圖經千金翼方金匱要略傷寒論諸書，悉鏤板刊行。其各篇序論之現存者，蘇頌蘇魏文公集中有補注神農本草總序本草後序本草圖經序校定急備千金要方序後序等篇。

總之，北宋全盛之時，開崇文館校理書籍，一時名賢文學，咸在祕閣。功力之劬，誠足上繼天祿石渠。而館臣之博學者，如沈括之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蘇頌則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經，山經，本草，無不博貫。其他淵博之士，不勝枚舉。故梅鷟說：「宋不患無石室金匱而患無宋集賢。」（南雍經籍志。）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維艱，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造成本史最光榮之一頁。

（註一）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有宋嘉祐杭州刊本新唐書，前有嘉祐五年六月曾公亮進書表。則唐書實同時刊行。

（註二）安燾一作梁燾。按梁燾，字況之，須城人。哲宗朝爲諫議大夫，出知潞州，後爲禮部侍郎，改知潁州府。坐司馬光黨，化州安置。二人未知孰是。

六　復興之迹

校讎一事，自劉向父子總治七略，樹立基礎以來，歷代右文之君，雖處於外侮內亂之際，仍能以戎馬之餘，從事於此，未嘗不是中國學術上之一種好現象。不過校讎之道，乃是一種專門的學術，非

其人深明於道術之精微，羣言得失之故，及淵博諸家者，實不足以與此。顏之推說：「校定書亦何容易，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家訓）孫慶增又說：「校讎書籍，非博學好古，勤於看書，而又安閒者，不能動筆校讎書籍。」（藏書紀要）又說：「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字謬錯誤。校三四次，乃爲盡善。」（同上）是校讎一事，既須淵博古今，洞明流別之大儒，而又須有長久之時間，（劉向校書有二十餘年之久。）始能收良好之效果。但自魏晉以降，兵革未息，海內沸騰，故雖經人君之提倡，不但無成績可言，書籍反而大蒙其難，（參見前章。）這也是時所逼，不得不如此耳。

宋代藏書既已空前，而集賢館臣又多博學之士，故校讎事業之進步，在本史上實在有詳述之必要，現在分別述之於後。

【分代詳校】宋初校書，未嘗不仍有以前的積弊，而務求其速。如三館祕閣的圖書，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册校正而已，更無其他版本照對，故雖累加校正仍無善本。直至淳熙四年（一〇七一）宋敏求始上書詳論校讎之法，他說：

……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

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爲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祕府文籍，得以全善。（通考卷一七四。）

此事雖未奉詔實行，然足見宋代校讎學進步之一班了。

【選用專家】 博學之士，曠古能有幾人！況專門之業，究非文士所習，故選用專家，實爲校讎臻精之不二法門。漢之以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便是明證。潤泉日記載一故事說：

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黃道書，范祖禹封還之。以爲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援例，豈祖宗設三館之意哉！遂罷景元。

按王氏所爲，確有卓人之識，以爲形下之學，並非專以學術之精爲長，如醫書一類，若只從文字

方面追求，豈但其道益晦，反而貽害非淺，故必求之於專業之士，方能使書受益。可惜范氏槪以小道目之，致使博通載籍精究玄言之士，未能側身崇文，以盡其所長，此不能不爲宋代一大憾事！

【履行西京故事】　劉向校書，每一書已，必撮其意指，作爲敍錄，詳論學術之源流，考訂文字之異同，使學者有所準繩。崇文之校書，乃復履行漢家故事，每一書竟，皆有敍錄。景祐中（一〇三四—一〇三七）詔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校正條目，討論撰次，分類編目，爲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每條之下，具有論說，便是集諸家敍錄之大成。南宋之世，鄭樵謂其繁而無用，紹興中，遂從而去之，僅存書名。厥後元托克托等撰宋史藝文志，紕繆顚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就是高宗誤用樵言，删書序釋之弊。直至淸代，錢東垣氏，始據歐陽文忠公集鈔出，并從文獻通考中輯其遺說，又增案語，成崇文總目輯釋六卷，使後人尙可窺見古代學術之大略。故四庫總目極稱之曰：「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眞贋，核同異，固不失爲册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

那時的敍錄究是怎樣一種形式呢？現在舉黃長睿所校焦氏易林序一篇見例。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伯思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讎皆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鵠」，可兩存者，並著。可繕寫。

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擧爲最選，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

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得所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

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第錄上。

據上所引，其重要之點，可以分析爲

一、定著書名篇數，及列舉誤字之例。

二、舉著作者之仕履及其生平。

三、評述其學術之源流，異同，及流傳之影響。

四、述本書之優點。

此可見宋代校讎之業，誠足上繼天祿了。

【校讎條例之規定】　古人校書，立專官，終身相守，甚至父子傳業。故校讎之法，可以心領而神會，所謂由熟生巧是也。魏晉以降，大都不立專官，而以衆手爲之，限以課程，畫以部次，惟以速成爲是。且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因之舛訛百出，駁雜特多，是校讎之條例不可不立者也。南宋館閣錄卷三載有館閣校書之條例是：

諸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或多字，以雌黃圈之；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上標寫。倒置，於兩字間書「乙」字。諸點語斷處，以側爲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細分者，即於中間細點。

諸點發字，本處注釋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點發。其無音而別經傳子史音同有可參照者，亦行點發。或字有明音如：「傳」（柱戀切。）爲郵傳之傳，（株戀切。）又爲傳習之傳。（重緣切。）斷絕之「斷」（徒玩切。）爲斷絕之斷，（都管切。）又爲決斷之斷。（都玩切。）輕重之「重」，（直隴切。）爲再重之重，（儲用切。）又爲重疊之重。（傳容切。）春夏之「夏」（亥駕切。）爲華夏之夏。（亥雅切。）遠近之「近」（巨謹切。）爲附近之近。（巨靳切。）之類，雖本處無音，亦便行點發。點有錯誤，卻行改正，即以雌黃蓋。朱點應黃點處並不爲點。

點校訖，每册末各書臣某校正。

總上所論，則宋代校讎學之進步，功力之劬，誠足上繼天祿之盛，下作百世之模範也。

七　校讎學有專書之始

校讎之業，雖建立於劉向父子，然以終身守官，父子傳業之故，其校讎法只可心領意會，而無可傳。故歷代人君之命臣下校讎者，大都各自爲法，無所統一。兩宋之世，朝野上下，校讎不輟，其事既盛，其學斯興，校讎學由斯而生焉。南渡之初，莆田鄭樵，以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故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自此已往，諸史志表，皆詳於浮言，而略於事實。故總天下之大學術，條其綱目名之曰略，用匡前失。凡二十略，而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匯於此矣。

鄭樵，字漁仲，自號溪西遺民，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勵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部架閣。後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

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年五十九卒。學者稱夾漈先生。

校讎略一書，本爲樵撰通志二十略之一。其所以撰此一略的目的，是：

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

蓋北宋之世，開崇文館校理圖書，其收藏之富，與人材之盛，實已超邁前代，惜以職任不專，流弊叢生，而所編書目，又衆手爲之，駁雜特多。故乃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著爲是書，研究聚書之法，分別源流之故，編次目錄之術，綜造二十一論：曰秦不絕儒學論，二篇。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編次失書論，五篇。見名不見書論，二篇。收書之多論，一篇。闕書備於後世論，一篇。亡書出於後世論，一篇。亡書出於民間論，一篇。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一篇。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編次之訛論，十五篇。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泛釋無義論，一篇。書有不應釋論，三篇。書有應釋論，一篇。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編次有敍論，二篇。編次不明論，七篇。綜其所論，大旨謂謹編次部目，則圖書可免亡失，其言

曰：

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

據上所引，可見他的主張是「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通志序。故書中特於類例編次之法，詳加討研。而於劉略班志隋志以及崇文總目之謬誤，皆爲駁詰糾正。雖未能盡闡無遺，然其蓽路藍縷之功，誠不可泯。故章學誠說：「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校讎通義。

八　說文解字之重見天日

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一書，其價值已見前章。然自唐宋以來，學許書者，紛紛以形聲相聚訟，既不

濬源，更不循本。甚且疑許氏之學，無疑於經義，於是非之者妄加穿鑿；疑之者，縱尋斧斤。許氏之書既喪其眞，而形聲之學益昧，訓詁之學益乖，經義割裂。不堪目視矣！

說文既經竄亂，復因戰亂頻仍，傳寫非人，故原書錯亂簡脫，幾不可讀。於是有南唐徐鍇之第一次整理。

徐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精於小學，以許愼說文解字爲李陽冰所亂，乃作說文繫傳四十卷，取許書十五篇，篇析爲二，名曰通釋，繼以部敍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部敍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五百四部先後之次。祛妄則專斥李陽冰新解之謬妄。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爲義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人事，以盡其意。疑義則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體筆畫相承小異者。系述則猶史記之自述。茲迻錄其說於次：

說文之學久矣，時歷九代，年移七百。保氏弛教，學人墮業；聖人不作，神旨幽昧；故臣附其本書，作通釋。

分部相屬，因而繹之，觸類而長之，以究竟天下之事，久則不昭，昧則無次。抽其緒作部敍。

文字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天地日月之經也，忠孝仁義之本也，朝廷上下之法也，禮樂法度之規也。人君能明之，立四海極包四海之道也；人臣能明之，事君理下之則也。字別有義，具之則絲，沿流索潤，以及其源。舉其要，作通論。

字指澄深，學者不曉，識者皆妄，作祛妄。

稟受有義，朋友有類，譬諸草木，區別是分；萬物紛糅，不相奪倫。作類聚。

文有不得盡言，言有不得盡意。曼者失眞，拘者多滯，或同或異，推極其情，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作錯綜。

書闕簡脫，傳者異詞；述者不明，後人洞疑。作疑義。

昔在伏羲，設卦與統，黃帝作書，蒼頡沮誦。周宣中興，史籀是承。爰及許慎，維綱振繩，勒成一家，大義以宏。傳非其人，訛謬相仍。聖皇紹祚，粤若稽古，通幽洞冥，萬物咸覩。實生下臣，是經是綸，作系述。

此最足見其考訂之勤，與嘉惠後學之功了。至宋，則以許書，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於熙寧三年（九八六）詔徐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加校定。鉉等乃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氏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又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註義未備者，則更爲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又以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則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更以許氏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則以陽冰以後諸儒箋述，其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鉉等復加訓釋。總之，鉉等之校是書，以「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爲目的，故經此次校正後，即令國子監雕板印行，垂憲百世，而後學得覩許書之本來面目矣。茲錄其牒文於下：

……左散騎常侍徐鉉等，深明舊史，多識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補正漏闕，書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鐫，用廣流布。自我朝之垂範，俾永世以作程。其書宜付史館，仍令國子監雕爲印板，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檢點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後人。

九　刻板之比較

宋代刻板，除官家外，有私家刻書，書坊刻書等。書坊刻本，有傳流至今者，一般骨董家雖然讚美愛惜，但雕刻方面不如官家之精美，校勘方面，又不如私家之仔細。不過宋版書之所以受一般人所以熱烈歡迎者，並非全無來歷。現在擇要分述於下：

一、紙墨精緻　宋代刻書，不獨雕鐫認眞，摹印精美，即所有紙料，大都潔白而堅厚。高濂燕閒清賞箋說：

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宋版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鵠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余見宋刻大版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眞不可得。

又張應文清祕藏說：

余向見元美家藏范班二書，乃眞宋朝刻之祕閣，特賜兩府者，無論墨光煥發，紙色堅潤，每本

用澄心堂紙爲副，尤爲精絕。

又孫從添藏書紀要說；

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

據上所引，則宋代文化之發達，物力之充足，工藝之精美，決不是元以後所可比擬。而此類的宋刻，又怎不令人保愛呢？

二、寫手專一　宋刻本，率由善書之士，謄寫上板，所有字體大都爲歐柳顏體字，故其間架波磔，濃纖得中，而又充滿，無跛踦肥胖之病。且有許多著書名家，親寫上板者。如宋刻本吳說編古今絕句自跋說：「手寫一本，鋟木流傳，以與天下後世有志於斯文者共之。」。瞿目　又岳珂玉楮詩稿自記說：「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興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白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寧，攜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共一百零七版。肅之記。」。陸志此可見宋人刻書，對於字畫之講究了。

宋代刻書之精美，已如上述，但其缺點也不爲少，茲分述於後：

一、異古本　宋代學者注重義理，故對於字句之校勘，不能如漢代學者之精細。如四書朱注本之與單疏本不合，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其中沿誤之處，大都與唐石經及北宋蜀刻本不同。所以這類的書本，對於校讎上，並無許多貢獻。

二、多訛舛　近人言版本者，多斷自宋。其實宋人刻書，未必盡是。王士禎居易錄說：

今人但貴宋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又葉夢得石林燕語說：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自書籍鏤刊者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

可正，甚可惜也！

又陸放翁跋歷代陵名說：

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

總上所引，則宋代刻書之訛誤，在當時已有人論之矣。然平心而論，「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爲常，則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宋刻管子陸跋見陸志。）可謂宋本之定論了。

元代校讎雖已衰落，然刻書之風，初不殺於天水。元史百官志說：「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國子監置生員二百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增置百人，興文署掌刊刻經史，皆屬集賢院。」又說：「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版，以資治通鑑爲起端。」故元代官刻之盛，爲宋代所不及。且當時所刻諸書，精美之處，甚至有較宋刻爲佳者。蓋元時講學之風大盛，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爭相模校，此亦爲宋代所不及者。至元刻所以致精者，金臺紀聞說：「元時郡縣俱有學田，以其所入之學糧，以供師生之廩餼，餘則用以刻書，……故讎校刻畫頗精，然

元末則衰矣。」日知錄又說：「聞宋元刻書，多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傳布。故書院所刻有三善焉：一，山長無不勤於校讎者；二，費省工精；三，板貯官府，易於印行。」故元代可稱爲刻書中興時期。至其優美，現在分述於後：

一、多用趙體　徐康前塵夢影錄說：「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卽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刻本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此足見元代對於版刻之精緻了。至於當時所刻各書受後人之欽仰者，如天祿琳琅著錄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年譜一卷，附錄五卷說：「此書字法，規仿鷗波，深得其妙，觀其楮印之精，非好古者不能爲此。」又陸續跋著錄元槧吳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說：「雕刊工整，字皆趙體。」據此，可見元版之價值了。

二、名手書寫　元刻字體，不獨多爲趙體，且多倩名手寫者。如天祿琳琅卷五元板史部山海經十八卷說：「字倣歐體，用筆整嚴，在元刻中洵爲善本。」乾隆御題說：「是本筆法刻畫淸峭，當爲元版之佳者。」又瞿目著錄元刊本元吳萊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說：「刻於至正二十六年，末有『金

華後學宋璲膳寫」一行。璲工四體書，此書爲其手寫，古雅可愛，尤足珍也。」觀此，則元代之刻本，與宋本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時至明代，則大不然。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尚有古意，至於以下之版，更不及矣。(藏書紀要。)履園叢話說：「刻書以宋刻爲上，至元時翻板，尙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爲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又是時盛行書帕本，較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日知錄說「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供餽饋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覲之官，其饋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居然錄又說：「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遂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榷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而官府刻書，除南北監本，稍稱完美外，其餘並不多見。尤足令人怪異者，則北京都察院，大刻其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奇萬化玄機悟眞篇等書，堂堂官府，猶刻這樣荒誕不經之書，不怪私家刻書之愈趨愈下了。

明代刻書，不獨校讎不精，版本麤惡，其中更有下列諸弊：

一、改換書名　明人刻書，往往有改頭換面，删節易名之惡習。如馮夢禎刻唐劉肅大唐新語，改爲唐世說新語。商維濬刻稗海，改葉少保巖下放言爲鄭景望蒙齋筆談。郎奎金刻釋名，改爲逸雅。全憑臆造，毫無根據。而陳繼儒之祕笈新書，全出於欺世盜名，誣亂古人，疑誤後學，此可以代表明人人格卑汚之一班了。

二、添改脫誤　刻書之要，首在校讎，蓋免脫誤。宋代刻本，時有一格兩字之例，致使讀者有正文與注文不分之弊。黃記著錄甘復山窗餘稿一卷說：「此刻遇衍字加點於旁，或即以所改字注於旁；遇脫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其實此法之弊亦多，如蘭亭因「曾不知老之將至」句，奪一「曾」字，因加一「曾」字，並於其傍加「〈」爲記，後遂誤「曾」爲「僧」。懷素千字文「律呂調陽」句，因草書「召」與「呂」同，今竟訛「召」爲「呂」。據此，則刻書而添改脫誤，實是極大陋弊。

三、多用說文及古體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字畫一條說：「其有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注說：「如宐之爲宜，晉之爲晉之類，皆取石經遺文。」可見刻書，字貴通俗，宋人已是如此。明嘉靖間，刻書者喜用說文寫成正楷；同時更多用古體字，以示其博。如許宗魯所刻之國語韋注呂氏春秋，陸

錢刻之呂氏家塾讀詩記等是。而後者，又以海鹽馮豐等處爲最盛。其實文字之學，明代已成絕學，即以專究說文之趙宧光而論，其所著長箋一書，仍不免有錯誤之處，其他諸人，更不足論。故葉德輝說：「明時刻書人言字學，但語以王安石字說即可，何必欲其解釋說文耶？」（書林清話。）

明代刻書之陋，既如上述，故官府爲杜流弊起見，也曾下過堂皇的牒文，嚴禁濫刻。現在且抄福建提刑按察司牒建甯府牒文看看。文曰：

照得五經四書，士子第一切要之書，舊刻頗稱善本。近時書枋射利，改刻袖珍等板，款制褊狹，字多差訛，如「巽與」訛作「巽語」，「由古」訛作「猶古」之類，豈但有誤初學，雖士在場屋，亦訛寫被黜，其爲誤亦已甚矣。該本司看書傳，海內板在閩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書枋之謬，恐致益誤後學。議呈巡按察院，詳允會督學道，選委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複校讎，字畫句讀音釋，俱頗明的。書詩禮記四書傳說款式如舊。易經加刻程傳，恐只窮本義涉偏廢也。春秋以胡傳爲主，而左公穀三傳附焉，資參考也。刻成合發刊布，爲此牒仰本府著落，當該官吏，即將發出之書，轉發建陽縣，拘各刻書匠戶到官，每給一部，嚴督務要照式翻刊。縣仍選委師生對同，方許刷賣，

書尾就刻匠戶姓名查考。再不許故違官式，另自改刊。如有違謬，拿問重罪，追板劃毀。決不輕貸。仍取匠戶不致違謬結狀，同依准繳來。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日牒。（書林清話。）

據上所引，則明代官府，對於校刻一事，未嘗不十分注意，只以風氣所被，積習難改而已。不過，如果嚴格說來，則當時司禮監所刊布之經傚大字本五經四書，其差誤遺脫之甚，亦爲一般藏書家所卑視。總之，明代官私之校刊，可以用疎略二字包括的。

十　唐初兩大校讎家

唐初淵博之士有二家，一爲顏師古，一爲陸德明。其校讎之事業，是値得敍述的，茲分別言之。

顏師古，字籀，萬年人，之推孫。少博覽，精訓詁學。高祖時授朝議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管祕書少監，封琅邪縣男，終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卒諡戴。

顏氏嘗受詔於祕書省正定五經文字，已見前篇。此外則有爲太子承乾所注的漢書。論者謂爲班氏忠臣，此語並非虛獎。請看他敍例所說：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發。今則循文究例，普更刊正。澄蕩衍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界局。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當依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讀。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異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滯疑，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除上述之外，更著有匡謬正俗八卷。（永徽中其子表上。）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百二十條，皆論諸書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爲精密，茲舉一條見例：

「溥」，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

「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爲團圓之「團」，「團」一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循，僉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䨲」，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圓義矣。下云：「零露瀼瀼」，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據上所引，可見其對於一字之音義，必詳究其根源，不惜引經據典，務使後學蔖然而後已，則顏氏之精神可稱偉大矣。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善名理，歷仕陳隋。貞觀時爲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封吳縣男卒。嘗苦經典舊音太簡，加以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故於退食之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較之蒼雅，並錄古今，括其樞要，著經典釋文三十卷，以示後學。爲明瞭他著此書之用意及苦心起見，現在將其條例摘要抄在下面：

先儒舊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混而音之，尋討未易。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辯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

舊音皆錄經文全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爲音。慮有相亂，方復其錄。唯孝經童蒙始學，老子衆本多舛，是以二書多記全句。

文字音訓，古今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其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

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餤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若斯之儔，今亦存音內。

音書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援引衆訓讀者，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

鄭康成云：「其始書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生矣。」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

示博異聞耳。

經籍文字，相承已久，至如「悅」字作「說」，「閑」字爲「閒」，「智」但作「知」，「汝」止爲「女」，若此之類，今並依舊音之。然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多，或尋文易了，則翻正字，以辯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然可見。其兩音之者，恐人惑故也。

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音所有古字，蓋已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春秋人名字氏族及地名，或前後互出，或經傳更見，如此之類，不可具舉。若國異名同，及假借之字，兼相去遼遠，不容疏略，皆斟酌折衷，務使得宜。

爾雅本釋墳典，字讀須逐五經，而近代學徒，好生異見，改音易字，皆采雜書，唯止信其所聞，不復究其本末。且六文八體，各有其義，形聲會意，寧拘一揆，豈必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着魚，蟲屬要作蟲旁，草類皆從兩屮，如此之類，實不可依。今並較量，不從流俗。

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淸，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亦恐還彀音，更成無辯。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并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爲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皆辯析之。

五經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黿」「鼉」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爲「帶」，「惡」上按「西」，「析」旁作「片」，「離」邊作「禹」，直是字譌，不辭餘讀。如寵(丑隴反)字爲龍，(力孔反)錫(思歷反)字爲鍚，(音陽)用攴(普卜反，字林普角反。)代文，(武云反)將无(音無)混旡，(音既)之流，便成兩失。又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倈之字；水旁作曷，俗以爲「饑」「渴」字字書以爲水竭之字，如此之類，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耳。

此最足見陸氏當日苦心孤詣之一般了。惜其時刊版之術未精，朱墨不能兼施，又以文句之繁，未能如本草之作陰陽文，故自宋以來，已混而併之了。綜觀是書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以證各本之異同，則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是書之存，眞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故胡虔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載，其字句音訓之不同者，各有意義，可以

考見經師相傳家法，且多至二百三十餘家，故足寶貴。今人偶見一書，所據者不過鈔胥刻匠之偶然譌誤，乃竟詫爲異本，鄭重書之曰：某本作某。刻書者有知，不將失笑地下耶！」（柿葉軒筆記。）而范希曾又稱校勘學漢以下，唐陸德明爲集其成。

按釋文一書，其目有序錄一卷，周易一卷，古文尚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所以不取孟子而列老莊於經典者，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觀開成石經之缺孟子可知。至於老莊，則自西晉以來，已爲士大夫所推尚，陸氏生當陳季，故猶沿六代之餘波也。

十一　私家校讎的模範

宋人校讎法的精密謹慎，前已言及。但究竟怎樣精密，怎樣謹慎呢？現在舉岳珂所校的九經三傳爲例，

岳珂，字肅之，號倦翁。飛孫。甯宗朝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官至戶部侍郎，淮東

總領制置使。以當時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廖氏瑩中，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爲的當，於是合諸本，參訂板行，校刻最精，天下寶之。然流傳未久，元板散落。珂懼久而無傳，故倣成例，命良工刻梓家塾。已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書成，視廖氏世綵堂本更精一籌。其所校刻各書，至今存在的有武英殿翻雕本，及各直省書局私宅重翻殿本。又有論何晏集解，附音義十卷，孟子趙岐注，附音義十卷。然以屢經翻雕，頗非其舊了！

岳氏的校讎方法怎樣呢？茲分別言之。

一、廣徵副本　校讎之目的，乃是由訛誤百出的版本，以求此書的本來面目。欲求達此目的，則必多備副本以作參考。試看岳氏校勘九經所據的版本，有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舊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此九經。）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興國于氏本，建安余氏本，又越中舊本注釋，建安本有音釋注疏，蜀注釋，共二十餘本之多。這因爲此本所有的錯誤，彼本未必就有，所以欲求歸還古書的本來眞面，則校勘之先，必有廣求副本的工作。

二、精審字畫　字學不講已久。況魏晉以來，厭拙樸，耆姿媚，隨意遷改，隋唐以降，尤為謬亂。五季而後，鏤板印傳，然校讎不精，訛舛自若。故岳氏之校勘，凡字之偏旁點畫，無不逐一詳校。至於駭俗者，則通之以可識者。（如宐之為宜，晉之為晉之類，皆取石經遺文。）探討折衷，不使有分毫差誤。請看他所據的字書，如：許慎說文，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顏魯公干祿書，郭忠恕佩觿集，呂忱字林，秦昌朝韻略，分毫補注字譜，毛晃增韻，毛居正六經正誤，十餘種，則其成績之擾劣，不待言而自明了。

三、詳訂音釋　音釋本是用以解經的，音釋不明，則經文必難訓讀。宋以前諸書，大抵止刊古注，音釋則另為一書，學者難檢尋而易差誤。故岳氏為繙閱便利起見，附音釋於注文之下。然為免厖雜重贅之弊，則又詳加審訂。應音釋者則音釋之，不當者，則删去之。故開卷瞭然，經文自明。現在將他所審訂之點，迻錄於此，以見一班。一，字本易識，初不假音者。二，音或重複，而徒亂人意者。三，的然之音，不待釋者。四，音誤而不容盡改者。五，因字畫相近，而疑傳寫之誤，失其本音者。六，點畫微不同，而音義甚易辨者。七，當音而不音，合增入者。八，一音而前後自差雜者。九，當音當切而比附聲近者。十，一字數切，而自為厖雜者。十一，用吳音為字母，而反切難者。十二，有反切難而韻亦不收者。十三，不必音而音，當

音而不音者。十四，當音或不音，而可以例推者。十五，當音當切，遺於前而見於後者。十六，經文兩字同，而音義有異者。十七，字同音異，隨注義以爲別者。十八，釋文起音之字與經文注文異者。十九，照注義當爲初音，而釋文以爲次音者。（例多不舉。）

四、定句讀　句讀一事，視之若極淺，其實則很難。後漢書班昭傳：「漢書始出，多未能讀者；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又何休公羊傳序說：「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而不可勝記也。」觀此，則句讀之非易可以想見了。句讀之難既如此，故前人往往誤讀，演出不少笑話。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一故事說：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無其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據上所引，哀公之問，直以「夔有一足」四字爲一句讀，故疑爲「夔只有一足」之意。此足見句讀與文義之關係，其重要如此。岳氏所校各書，全倣館閣校書之式，於經文注文，皆加圈點，（註）使後學得開卷瞭然，則其用意亦云至矣。

總之，岳氏之校讎，凡一字，一音，一義，無不參訂同異，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依據。故四庫總目稱其「實爲有功於經學，」至今猶膾炙人口。

（註）增韻：「今祕省校書式，凡句讀則點於字之旁，分讀則微點於字之中間。」

十二　私家校讎之盛

此一時期之官府校讎，既如前篇所述，故私家之校讎，其成績卓著者亦不乏人。現在擇要略述於後。

郭京，唐官蘇州司戶參軍。著有周易舉正。自序說：「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所習者，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顚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總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茲擇錄幾點於後：

一、今本誤增者　坤初六象：「履霜陰如凝也。」今本誤於「霜」字下增「堅冰」二字。

二、今本脫字者　屯六三象：「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

三、今本譌誤者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今本「之」字誤作「言」字。

四、今本倒句者　比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

五、今本以注作正文者　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作正文，而注中又脫「懼」一字。

李巽岩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爲眞全，頗有益於學者。」（通考一七五引。）而朱子本義及晁公武易解，多引用其說，可見此書的眞正價了。

此外如李涪之刊誤，蘇鶚之蘇氏演義等，大都爲考究書傳，正訂名物，辨訛證譌，有益見聞之作。茲舉蘇氏演義一條爲例：

母者，乳也。篆文女（音女）字，加二短畫謂之母（音母）。二短畫象乳之形，遂云無乳曰女，有乳曰母，皆人類之形。許愼又云：「二短畫或象懷妊者，」則何必象雙妊乎？乃誤說也。

及至宋代，私家校讎之風尤盛，而勒成專書者更多。如：

書辨訛七卷，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官樞密院編修。是書已佚，據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目有三：

紕謬四，闕疑一，復古一。

儀禮識誤三卷，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是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九五三）及顯德六年（九五九）刊行之監本，汴京之巾箱本，杭州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而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考覈異同，最爲詳盡。故朱子稱其「所校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朱子語錄。

六經正誤六卷，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衢州人。免解進士。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時聘司校讎，乃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付歲開刊修者凡四經。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故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會以目疾告歸，事遂中輟。後以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仍無所取正，故特裒所校正之字，彙爲是書，刊而傳之，俾後學得以參考。遂其中不免仍有疏舛，如「勑」古文作「敕」，隸變作「勅」，居正因高宗御書石經誤寫作「勅」，遂謂從兩人，不從兩人。卷一。然其考證正謬，殊有補於經學；而其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以泯沒者。

孝經考異一卷，朱熹撰。是書已佚，據其孝經刊誤自注云：「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而知之也。」（以上經部。）

漢書刊誤三十卷，余靖撰。靖字安道，曲江人。天聖初登第，薦擢右正言，以范仲淹謫官事被貶。官至工部尚書，卒謚襄。是書已佚，目見宋志。

漢書刊誤一卷，張泌撰。泌字順之，浦城人。仁宗時除右正言。知諫院，官至刑部尚書。是編已佚，目見宋志。

漢書刊誤四卷，劉攽撰。攽字貢父，新喻人。慶曆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據宋犖鐫兩漢刊誤跋云：「……劉氏之書，因宋仁宗（當為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皆作『懇』，於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攽為學官，故刊其文。」按是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不暇剖析其所以然。原本久無傳刻，清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武英殿校刊經史，始據慶元舊本漢書增入，一家之言，幸垂不朽。

西漢刊誤一卷，亡名氏撰。是書已佚，目見宋志。

兩漢決疑五卷，王迷撰。迷字致君，宛陵人。（通考作王述。）建炎進士，官終國子司業。直齋書錄解題謂其

凡例有五：一曰失實，二曰引古，三曰異言，四曰雜證，五曰注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蠹隱，崑山人。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是書爲補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書中兼補正劉敞奉世之說，引據賅洽，考證詳晰，元元本本，務使明白而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茲舉一例：

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其所以誤爲「要」之故。補遺則云：「古文要作𦥺，與龜相近，疑孟與龜通。岐傳本作龜子章句，而誤作𦥺耳。」十七史商榷。

故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稱之。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是書專爲駁正新唐書之譌誤而作。凡二十門：一曰以無爲有，二曰似實而虛，三曰書事失實，四曰自相違舛，五曰年月時世差誤，六曰官爵姓名謬誤，七曰世系鄉里無法，八曰尊敬君親不嚴，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十一曰載述脫誤，十二曰事狀叢複，十三曰宜削反存，十四曰當書而反闕，十五曰義例不明，十六曰先後失序，十七曰編次未當，十八曰與奪不當，十九曰事有可疑，

二十曰字書非是。又總括其致誤之原因說：「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削者不知刊削之要而各徇所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務惟苟容。」共四百餘事。晁公武嘗引張九齡爲相事，謂其有意詆訶。今觀其書，實不免有意掊擊。（註）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至歷指偏旁點畫之譌，以譏修等，大都近於吹毛索瘢。然歐宋之作新書，意主文章，而疏於考證，牴牾踳駁，本自不少，縝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於史學。

五代史纂誤三卷，吳縝撰。此書專取修所撰五代史之疎舛簡陋處，及修輕改舊文，首尾失檢之處，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以上史部。

（註）王明清揮麈錄：「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爲此書。

荀子考異一卷，錢佃撰。佃字仲耕，常熟人。第進士，官至中奉大夫，祕閣修撰。嘗患荀子一書無善本，求之國子監，亦未板行。比集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寡異同，莫適取正。後於廬陵學官藏

書中，得元豐國子監刻本，遂取以爲據，然猶有闕誤。乃復參校諸本，凡正是一百五十有四字。其有疑而未決者，並世俗所熟習而未定，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如「美意相善」者，皆不敢沒其實，而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條。雖未爲盡善，然耳目所及，已特爲精好，足供考訂誦習之用。

顏氏家訓考證一卷，沈揆撰。揆字虞卿，嘉興人。官祕書監。嘗苦是書字譌難讀，顧無善本讎比。後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間朱墨細字，多所竄定。乃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抵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嘆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騲，牡曰騭，而作驛騎。至於吳越爲吳趨，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𠟭」實古「則」字，而謝氏音制，亦時有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考證二十三條爲一卷，附於後。若其傳寫甚謬，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以竢洽聞君子。自跋。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朱熹撰。熹以是書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衆本，更相讎正。凡諸同異，皆並存之，以備考證，故以考異爲名。其註明同異者，如「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等。參證他本者亦不過一二處，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飴」，「與」字疑作「爲」之類。末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注謂「訢」作「熹」。又集韻二字皆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廋辭歟？」（四庫總目。）

陰符經考異一卷，朱熹撰。熹雖以其爲唐李筌所僞托，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用褚張二氏注本爲之考定。（同上。）

餘如黎錞之校勘荀子，陸佃之校鬻子，陳襄之校定夢書相笏經京房婚書，皆以書佚，無可考。（以上子部。）

楚辭考異一卷，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祕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眞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少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楚辭十卷，凡諸本同異，

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十四本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文釋文之後。其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復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故陳振孫稱其用之力。

校定楚辭十卷，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別字霄賓，自號雲林子，邵武人。元豐進士，爲祕書郎。其自序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若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册迭傳，亥豕帝虎，舛誤甚多。乃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武林吳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皆兩出之。又以太史公屈原傳，下至陳說之序，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東觀餘論卷下。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黃伯思撰。伯思素喜杜公之詩，然以迭遭變亂，亡逸不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焉者，不可勝數。及遊宦洛下，與士大夫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

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號精密。故李綱稱爲非世所行者之比。（東觀餘論附錄。）

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自跋云：「所據碑本，韓文十七種，所據諸家之書，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祕閣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謝克家本，李昞本，參以唐趙德文錄，宋白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諸書，參互鈎稽，次其異同。因郭京周易舉正而名。」其於改正字，則用朱書；（刻本實作陰文，因古無套板之法不能作二色。）衍去之字，則圓圈圍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圍之；顚倒之字，以墨綫曲折乙之。

韓文考異十卷，朱熹撰。因韓集諸本互有異同，方崧卿所作舉正，雖參校衆本，棄短取長，實則惟以館閣爲主，多所依違牽就。如南山有高樹詩之「婆娑弄毛衣」，傳安道所舉爲笑端者，亦不敢明言，是以覆加考訂，勒爲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詳爲辨證。其體例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者，夾注於下。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彭叔夏撰。叔夏，廬陵人。自署曰鄉貢進士。江西通志列其名於紹熙壬子（一一九二），鄉舉，傳不可考。是書據周必大所校文苑英華而作。必大文苑英華跋云：

文苑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祕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惟是原修書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爲二，二詩或合爲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中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字之省文。以「堯韭」對「舜榮」，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又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詳注逐篇之下，不復遍舉。始於嘉泰初，至四年（一二〇四）秋訖工。

又叔夏自序：

益公先生，退老邱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功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偏。因薈稡其說，以類而分，各舉數端，不復具載，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華辨證。嘉泰四年冬十有二月。

據此，則益公之校讎文苑英華，叔夏當預其事。校讎畢於嘉泰四年秋，此書成於冬，可知其爲彙

積諸說而成者。所分諸類：一曰用字，爲目凡三。二曰用韻，爲目凡二。三曰事證，無子目。四曰事誤，爲目凡二。五曰事疑，無子目。六曰人名，爲目凡五。七曰官爵，爲目凡三。八曰郡縣，爲目凡三。九曰年月，爲目凡四。十曰名氏，爲目凡三。十一曰題目，爲目凡二。十二曰門類，無子目。十三曰脫文，爲目凡四。十四曰同異，十五曰離合，十六曰避諱，十七曰異域，十八曰鳥獸，十九曰草木，均無子目。二十曰雜錄，爲目凡五。歸納之，凡分承譌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者不必遽改。考核精密，用意謹嚴，可稱中流之砥柱。（以上集部。）

以上所說，爲校讎成績甚著，而勒成專書者。此外則宋人所撰之筆記中，亦頗多考證經典之精語。茲略舉一二爲例。

王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撰困學紀聞二十卷。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史考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精究博考，具有根柢。如荀子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聖心備焉。」「玉在山而木潤焉」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又其學雖出朱子，然辨正朱子語誤頗多。如論語注「不舍晝夜」

「舍」字之音云：「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卷七 又辨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云：「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卷八 等類，皆引經據典，不相阿附。故四庫總目謂其「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又能知洛閩諸儒，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

袁文字質甫，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於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專以考訂爲主，於經史皆有論辨，條析異同，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爲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於毫釐疑似之間。共分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等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等，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等，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等，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茲舉一條以見例：

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卷五

餘如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八：「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僕幼時常師之。嘗謂孟子云：『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姚寬西溪叢語，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環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蕭管」之誤等，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要皆精審確當，足爲後人法式。

總之，宋人之校讎，其方法態度，均稱精密謹慎，而風氣所被，讀書之士，無不致力校勘。且廣徵博引，鑿然有據，而用意良厚，言詞謙退，非黨同伐異者可比。這便是宋代校讎受後人欽仰之唯一原因。時至元明，校讎事業，漸趨衰落，然私家校讎，其成績卓絕者亦不乏人。茲舉數人如下。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一三二一）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鮑彪所注戰國策一書，雖云糾高誘之謬漏，然仍多未善。因取姚宏續注，與彪注參校，雜引諸書，質之大事記，以考正之。其駁鮑氏據臆傅會一段，頗有精采，請看：

……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

說，其用意至勤。然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古書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傅會乎？又其所引，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也固宜。（自序）

至於吳氏校理是書之方法，則以鮑本篇第之舊，每條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糾其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別之。復取劉向曾鞏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舊爲鮑所改竄者，別存於首。蓋既用鮑注爲稿本，如更其次第，則端緒益棼，節目皆不相應；如泯其變亂之迹，置之不論，又恐古本遂亡；故附錄原次，以存其舊。觀其態度之謹愼，方法之精密，誠可謂校讎家之範式。故四庫總目說：「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爲最善矣。」茲爲明瞭其內容且爲校讎家之介紹起見，錄其西周厓武敗周章於下：

厓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相）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重秦，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惡。（正曰）左傳周鄭交惡。杜注：兩相惡。據此，則皆當烏故反。

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也。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己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于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集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于秦也。）

胡應麟，字元瑞，東越人。萬曆中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記誦淹博，多所撰著。有少室山房筆叢四十八卷，其首曰經籍會通，數論墳典，頗爲精詳，茲錄其序如此：

墳典之始，肇自羲黃，盛於周漢，衍於梁管，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釋，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概可見矣。述源流第一。

經史子集，區分四部，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例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綴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述類例第二。

古書歷世，兵革洊見，間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於載籍。輯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識；釣奇之士，顧有取焉。編摩之暇，辨駁誣謬，聯絡遺亡，與癖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

古今墳籍，梗概略陳，然率綜覈陳篇，未遑近蹟。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遊，脞言部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正，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觀此寥寥數百言之序文，已將墳典之聚散，興廢存亡，類例沿革等，提要鈎玄，詳論靡遺，亦堪稱校讎學家之錚錚者矣。

餘如梅鷟之尚書考異一書，用銳利之眼光，作精密之審查，判定其偽訛之點。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南，兩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縣入河南，而孔傳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按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在司馬遷之前，安得知此地名？觀此二事，則其考證謬誤，實具有近世科學家之態度。

總之，此一時期之校讎事業，雖迭有盛衰，然私家讎理圖書者，仍能以謹慎之態度，精密之方法，從事於此，則諸儒之劬力，殊不能不令人思服也。

十三　刪改之盛

改書之風，始於唐世，盛於兩宋以後，直至清代，此風始由中衰而陷於微熄。唐以前改書者，並非絕對無，不過較少耳。按唐之改書，當以明皇之改書洪範「無偏無頗」之頗爲「陂」爲始；其後范諤昌改易漸卦「鴻漸於陸」之陸爲「逵」；孫奕改雜傳卦「明夷，誅也」之誅「爲昧」：凡此之類，不勝枚舉。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述之頗詳，茲錄於後：

三代六經之音，其失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輕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

此可見唐時雖已改書，然猶存其舊文，以備後人之參證。至於宋代，既以古音之湮沒，莫解其意而改，復以懷疑經典，釐訂其次而刪，則古籍大蒙其厄矣！

宋儒之爲學，大都黜文辭而尚節氣，舍訓詁而言理性，故對於古來經典，懷疑殊甚，而尤以慶曆以來爲最甚。如歐陽修之排繫辭，蘇軾轍之毀周禮，李覯之疑孟子，蘇軾之譏書，晁說之鄭樵朱熹之

黜詩序，都是明證。而風氣所被，一般士子無不荒經蔑古。司馬光之論風俗劄子，有一段形容當時一般士子的荒繆，頗有精采。請看；

新進後生，口傳耳標，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據上所引，可見宋代士子之荒經蔑古，已臻極點，因而演出鑿臆空斷，妄改經文之陋習，如東坡志林說：「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此可爲北宋改書之明證。及至南宋，則此風靡然盛行，而又以朱子爲最甚。

朱子爲學的態度，在於窮理。所謂窮理者，就是凡天下之物，皆有其理；欲窮其理，則必讀書。所以他說：「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又說：「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自家合下原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據此，則其所以讀書者，絕非對讀書爲因襲的，盲目的崇信，而以爲是窮理的捷徑。因此由窮理而懷疑古書，由懷疑而進於删改經文之途。孝

經刊誤之作就是明證

孝經一書，自唐玄宗注後，可謂小統時代。及朱熹出，大施其懷疑之精神，依據古文，撰為孝經刊誤一書，於是孝經又為之一變。考其懷疑最大之點，則為孝經一書，為孔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之所記，決非孔子之所作。他說：

> 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

因此，他便分之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而引起後儒之不滿。如清毛奇齡之孝經問等是。雖說毛之問難，不無門戶意見之爭，然其反對經傳之分，刪改之舉，則雖起朱子於九泉，恐亦無辭以駁答的。

朱子之分析經傳，刪改舊文，也深恐啓後學之責難，故又援引胡宏汪應辰之說以自重。刊誤跋說：

>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然！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

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博，其論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

其實後人所以不滿於刊誤之最大原因，乃以其删改經文，而不存其說於注，俾便參檢而已。考朱子所注其他各書，如論語不删重出之章；不鈎轉其文，但存其說於注。注詩「上帝甚蹈」，據國語云：「蹈當作神，」而不改其字。蓋未嘗不遵守先儒之體例者，而獨於孝經，既分經傳，又删舊文；注大學，既移本經，又補傳文。自此已往，删改之風，靡然盛行了。

繼朱子而起，最著者爲王柏。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朱子之三傳弟子。所著書疑九卷，動輒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如併舜典於堯典，删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以論語「咨爾舜」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而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純以意爲易置。

書疑一書，雖頗有竄亂，但尚未敢删削經文。至於所撰詩疑二卷，旣攻毛鄭，又駁原文，而大加删削。如以行露章爲亂入，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至於召南删野有死麕，邶風删靜女，鄘風删桑中，衞風删氓有狐，王風删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删將中子有女同車，野有蔓草……至三十二篇之多。是柏之妄加删削，可謂無忌憚矣。不怪四庫總目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

宋代學者改書之風，已如上述，時至元明，則更變本加厲。「好作聰明」「不肯爲舊貫之仍，分併皆由自造。」（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甚至說文而攙入五音譜，通典攙入宋人議論，夷堅志而攙入唐人事迹，與原書迥不相謀。」（道古堂集欣托齋藏書記。）而尤以萬曆間爲最盛。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說：

>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自舊唐書。其曰「僞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六八四）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爲「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其時中宗廢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

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

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詠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尙好，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今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至於元明士人改書之詳細情況，玆各舉一人爲例。

吳澄，字幼淸，崇仁人。至大初爲國子司業，遷翰林學士。卒謚文正，學者稱草廬先生。晚年手定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將四十九篇，顚倒割裂，任意竄亂，使無完膚。玆據四庫總目所論，迻錄於此：

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

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而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其他如大學中庸，依據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

據上所引，雖然排比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但竄亂刪改，已犯校讎學之大忌，故雖略有成績，究竟功不抵過，大受後人之譏。

周應賓，鄞縣人。萬曆癸未（一五八三）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撰九經考義十二卷，考證九經之異文。其書以陳士元之五經異文爲藍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彌甚。如書：「浮於江沱潛漢」下云：「陸一作潛於漢，」而釋文並無其文。又如詩：「有渰萋萋」知引韓詩作「有弁，」而不知引呂氏春秋之作「有晻；」「興雨祁祁」知引韓詩之「興雲，」而不知呂氏春秋亦作「興雲。」其尤足駭人聽聞者，彼之所謂九經，是以五經四書合而爲九，並非古人所謂之九經。而又以四書居五經之前。似此自作聰明，變亂古制，任意刪改，採摭之狹，引證之誤，實足令人憤疾，好笑！

總之，此一時期之學者，大都以率性爲眞，操持爲僞。以文字爲不足求，典訓爲不足用；至於士苴

經籍，芻狗義理；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日知錄十三。此不能不謂爲宋儒之作俑也，直至有清一代，始由盛而衰微了。當於後章論之。

十四　館職之冗濫與圖書之散亂

宋代是校讎學復興最盛的時期，已可說是不易之論。但無論怎樣興盛，決不會全是盡善盡美的，因此在本時期內，也有種種流弊，影響到校讎的本身。

宋代校讎工作，大都由三館秘閣負責。而館閣的官職，大半是由吏部取選人先試，判擇可者，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入館充校勘。其行業文詞超衆者，更可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並待制，修撰之類。其次更有直發運轉使知州等要職之例。此在朝廷之本意；無非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而已。這樣看來，館職既可遷居要位，館職又由吏部取選，因而奔競之風甚盛。歐陽修曾說：

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偸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邱良深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概者。歐陽文忠公全集一〇二

其次更有權貴奏廕子弟入館之例，如呂公綽錢延年等是。館職之濫既已如此，故校讎一事，乃大受影響，笑話百出了。夢溪筆談卷七，形容當時校書諸官的日常生活說：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

楓窗小牘又載一故事說：

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一〇二五）六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職。又見本傳。

觀上所引，則當日館閣校書諸官之敷衍塞責，可見一般了。所以歐陽修在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便上書，詳陳館職之濫，及整頓之法。他的主張是，

一、今後任發運轉使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拜美官優其秩祿。

二、館職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並規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三、膏粱子弟入館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衆所知者，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並待制

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疏人，雖已納之，然而積弊之源，由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故屢經澄清，此風迄未能息。

洪武始立，頗重典籍，成祖繼軌，尤好文雅，仁宣二世，世既承平，文物益盛。孝宗宏治中（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大學士邱濬上言。請校館閣祕藏。書曰：

經籍圖書，皆自古帝王精神心術所寓，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莫不以是爲重。我朝館閣祕藏，不減前代，然藏書雖多，不無雜亂；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內閣臣計議。專委學士及侍講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將書目一一比校，有無全欠，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及雜書類書二種，每類若干部，各類總數若干，識校次歲時職官於簡末備考。仍令內閣查見存書有副本者，各分其一，送兩京國子監。幷敕南京守備諸臣，會同南禮部翰林院官，查永樂中原留南內書籍奏知。或止有一部者，將發國子監，選監生善書者謄錄，付各堂校對，送兩監掌管。如此，則一書有數本，永無散矣。其內閣諸書，或有缺本，則行各直省訪求，有者借官鈔錄，以增未備。

疏入，雖納之，而未能行。其後內閣諸書，典司者半係貲郎，於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館閣之臣假閱者，往往不歸原帙。嗣後諸朝，多不好文。不復留意查覈，內閣之儲，遂缺軼過半。至於當時典籍狼藉之情形，劉若愚述之頗詳，請看：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偸出貨賣。柘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佔空地爲圃，以致版無晒處，濕損模糊。甚致劈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失虧損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十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考，以憑銷算。蓋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沈，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而易失，世間書籍爲最甚也。（酌中志。）

按若愚爲明之太監，善書，好學有文。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內書房司筆札。魏忠賢誅，坐大辟，後減

等。

上面所引，正因他是內官，所以說得非常詳細。據此，可以見到明末經籍的狠藉，一般朝臣的卑污了。

第六章　校讎學的鼎盛時期

一　概論

校讎之學，啓於孔祖，昌於西京，明於南渡，而極盛於有淸。蓋漢以經術勝，宋以理學勝，淸則專以治書之學勝，故言校讎者，必歸之於淸。實以淸人之校書，不僅能正板本緗素之誤，更能利用合於科學之方法以正古人立說之誤。故梁任公說：「有淸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淸代學術概論。）

淸代既以治書爲主，故經子諸書，皆在研究之列。然經子諸書，經數千年之傳刻僞託，錯簡訛字，誤謬百出；且古今異時，音義屢經變遷，其在古代視爲最淺近之文，後世亦苦其艱澁難讀，故校勘訓詁，使成爲治古書的不二法門。至其成績之著者，如戴東原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等之於經，王

念孫俞樾孫詒讓等之於子，無不用其畢生精力以貫注之，故凡古書之譌誤，無不重返本來面目，而向之難解難讀者，至是亦易讀易解了。「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經義述聞序。）此最足證明清儒對於古書之功，而非虛獎。

【校勘之方法】清儒校讎之功，固然令人崇敬，但其方法之精密，更足使人欽仰，茲略述於後；

一、用兩本對照，或根據前人所徵引，記其異同，擇善而從。因爲各書多有俗本傳刻，因不注意，或妄改之結果，發生譌舛。如有宋元刻本，或精鈔本，以及各種類書所徵引之文字，便可兩兩勘比，是正今謬。不過，這種工作的成績，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細心耐煩的人便可做到。高等的須下一種判斷力量，定其某本作某爲是，則非有相當的學力不能勝任。

二、根據本書或他書之旁證反證，校正文句原始之譌誤。此法又可分爲二種：一是本書文句與他書互見者，如荀子勸學篇，可以用大戴禮記勸學篇相勘比，韓非子初見秦篇亦見戰國策，禮記月令篇亦見呂氏春秋淮南子。所以只須知道這一篇在他書中有無同文，便可兩兩對照。二是無他書可比，專由本書各篇所用之語法字法上注意，或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以意逆志，發見今本譌誤之

點。此種方法，既難亦善，非眼光銳敏，心思極縝密，而又品格方嚴之學者不能做，否則最易發生武斷臆改之弊。

三、根據發見著書人原定之體例，刊正全部通有之譌誤。古書往往因鈔刻疎忽，而致顛倒紊亂，或經後人妄改，全失其眞。故其唯一之救濟辦法，只有將現行本未經竄亂妄改之處作精密詳愼之研究，求得著作者的義例，而後據之以裁判全書，不合者便認爲譌誤。不過，此種方法，原是不得已的大膽工作。所研究之義例對，可以撥雲霧而見青天，否則就是自作聰明，強古人以就我，結果將原書之紊亂程度增加，陷於宋明人奮臆改書之惡習。

四、根據別的材料，校正原著者之錯誤或遺漏。以上三種方法，大都是校正因鈔刻所致之錯誤，力求還出原書之本來面目，範圍是狹義的，方法是規律的。此則爲撇開鈔書匠與刻書匠，而直接與原著作者算賬。方法也有二種：一，根據本書者，如史記記戰國時事，六國表與各世家各列傳矛盾之處，可以互相參校。二，根據他書者，如三國志之記事，與後漢書各有不同之處，亦可以彼此參互改正。

此外又有專論校讎之方法，如章學誠之校讎通義等，其範圍尤廣，留待後篇再說。

【致盛之原因】 凡一學術之成立，皆有相當之時勢與環境以促成之，決無無故發生之理。清代校讎學之所以致盛，也非偶然的事。茲略述於後：

一、清以異族入主中國，漢人反對，勢所必然，清廷亦有見及此，故凡聚衆講學，會盟結社，皆嚴厲禁止，更頻興文字之獄，藉以立威，其最顯著者，如：康熙朝莊廷瓏之明史獄，戴名世之南山集獄；雍正朝曾靜呂留良之獄；乾隆朝胡中藻之獄，徐祖夔之獄，牽連動數百人，其殘酷毒恨，實在無以復加。故英拔之士，其聰明才智，無所發抒，不得已乃鑽研於章句訓詁之中，以自遣藏身之具。

二、清廷鑒於漢人之好學，爲攏絡漢人，消滅其排滿之心計，故亦提倡學術，不遺餘力，誘之以利祿，從其所欲，使耗精敝神於行墨之間。而學者亦以利祿之所關，社會之尊崇，皆自甘終老於編摩之業。

三、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識古字，故說文之學興。然古書之難讀，不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故音韻之學又興。自是由識字而知音，知音而明訓詁；訓詁明，而古書不難盡解。然古書因展轉鈔刻，譌誤殊多，兼以累代妄人，據臆竄改，多非其舊，故尤須先事校勘，始可馴讀。

四、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法上，生一種外來之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

以上各點，就是清代校讎學之大概情形，至其詳細各節，請看後篇各論。

二　啓蒙期的校讎學

晚明士子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之惡習，前已略論。至有清一代，則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於是有人起來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救學者脫離宋明的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書，造成中國學界最光明最燦爛的一頁，是清儒之功，未可泯也。

清代反對理學最早者，當以崑山顧炎武氏爲首。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傭。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性耿介絕俗，與同里歸莊有歸奇顧怪之目，明亡不仕，累舉不就，隱居華陰以終。時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七十歲。

顧氏眼見晚明學者，深爲王陽明之「良知」學說所濡染，乃至於日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清

談心性，空空洞洞，不可捉摸，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對於當日時勢，所謂四海困窮於不顧，以至於亡國。故其攻擊王氏之學爲尤甚。他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淸談，王甫介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十八。

又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廢盡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同上

顧氏不但反對所謂理學，他的根本精神則爲不承認理學之所以爲學，他說：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

故於日知錄中剴切陳其弊病，而以「崇尙實學」爲號召，堂皇的扯起「經學卽理學」的旗幟。規定研究的範圍，創革研究的方法，樹立淸代校讎學的基礎。

顧氏之學，不名一家，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金石音韻之屬，無不窮究源委，而尤篤志於經。故其研究範圍雖廣，然總以經學爲中堅。同時發明了兩種治經的工具：一是字學，二是音學。他以爲要研究經文，必先懂得字義，要懂得字義，必須明白古人的音讀。他說：

>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今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輕改，不復言「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

顧氏所著有關音學之書曰音學五書，爲其生平最有系統之作。自序說：「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即此可見其用力之勤，與成書之難了。至其研究之方法，他說：「世日遠，而傳日譌，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音學五書序。）又

說：「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蓋其精神在於廣求證據，互相參驗而後始定其說。故此學至江永戴震段玉裁諸人，雖各有糾正，然不過就其說而益求精而已。其實並未跳出範圍以外。

發明音學，以爲治經之方法，是顧氏對於學術上最大的貢獻，其次則爲創造，這也可說是淸代學者所共有的精神。他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日知錄自序)。又說：「子書自孟荀而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改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歟！」(同上十九)。此可見顧氏之志貴乎創造，而其所著各書，決無一語蹈襲古人。

顧氏目擊明人以空談性理而致亡國，故其所學，全由經世致用方面着手。所謂經世致用者，就是現在所說的「實用主義。」如果我們檢察他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書，便可知其所研究者，關於民生利病，經濟制度之論居多。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

……故曰載之空，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亭林文集與友人書。）又說：「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同上十八。）此可見其人格之偉矣。如果我們詳細檢察他的著述，則可知其終身實未嘗越此範圍。

顧氏弟子最著者曰張弨，曰潘耒。張弨字力臣，一字函齋，山陽人。性好古，儲藏鼎盉碑版之文甚富。而尤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敍說：「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江藩嘗評之說：「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出戴侗楊桓之上矣。」（漢學師承記。）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晚號止止居士。著有類音八卷，審辨通微，亦足成一家之言。

清代校讎學，自經顧氏開其端緒以後，如閻若璩胡渭諸人，皆以畢生之力，一意於經，其成績已略近乾嘉學者之精神。惟此時門徑初啓，方法未精，故成績雖多，而精核者甚少，且以當時諸儒，喜談經國政要，更以理學之殘脈猶存，其爲理學保守殘壘者，固不必說，即以專攻僞經之閻，富有懷疑精

神之胡而論，仍不免雜糅前人之論，而有別擇不嚴之弊。故此時只可稱爲啓蒙期之校讎學。直至元和惠棟，嚴畫漢宋之界，漢學壁壘始得森嚴，清代學術始定於一尊。迄於戴震，「分析條理，㐱嚴密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檢論清儒篇。）始由好古而進爲精核，由精核進而爲創造，提倡考證之精神，建立校勘之方法。自此已往，校讎學始由啓蒙期進入全盛時期。

三　全盛期的校讎學

前篇所述啓蒙期的校讎學，其時不過居一部份勢力而已，故研究法之簡陋，體例之蕪雜，在所不免，這也是一種應有的現象。一至全盛時期，則占領了整個的學術界，成爲一種羣衆化的學術，所以也可稱爲普及期。其時有力的人物很多，大抵互相師友，其學業亦極單調枯燥，無甚派別可言，然以諸人治學之態度而論，大抵可分：

一、吳派　以惠棟爲始祖，承其學者，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等，皆衍其說。

二、皖派　以戴震爲首領，承其學者，有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而盧文弨俞樾孫詒讓等，皆與此

派接近。

吳派之精神在謹守家法，篤信漢儒，故多泥於古，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其是非。如惠棟所說：

>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九經古義述首。）

又王鳴盛說：

> 治經者，斷不敢以經駁經。……豈特不敢駁經而已，古文艱奥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己意擇取融貫，猶未免於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從。（十七史商榷序。）

此可見惠派之根本精神，乃以「古不古」為標準。故梁任公以「凡古皆眞，凡漢皆好」八字蔽之。此派之弊，固在於盲從，膠固，褊狹，好排斥異己，致使啓蒙時期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於天閼，然較之鑿臆空談，輕下雌黄之輩，自當勝過一籌。

皖派之精神，不但推翻漢學之信仰，即對於古書亦大加疑惑。「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

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衆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隙，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則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清代學術概論。如戴震所說：

「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傳會；晉人傳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言語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東原集與某書。

又說：

「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徵諸古而靡條不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源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

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以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乎治經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

據上所引，則戴派所用之方法，實具有科學家之態度。每對一事，先求得其假說以爲研究之點，幾經試驗，其假說之點可以增至十分者，於是認爲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以爲假說，以俟後人，或竟自行廢棄。故對於古書之錯誤，不恤勇於糾正，與抱殘守闕，專以迷信漢人之惠派不同。

戴派對於古書之錯誤，雖勇於糾正，但並非妄改者可比，何以見呢？請看王引之改字之眞相。他說：

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文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末，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久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

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定盦全集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引。）

戴派校讎學之特點，不僅在照本改字及糾正古儒的誤解，同時更能利用客觀的鈎稽參驗，以正其立說之是非。段玉裁說：

校書定是非最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

綜上所引，則戴派治書之態度，實足以垂範永世。

惠戴二派治學的對象雖然不同，但他們對於治書的基礎，卻大旨相同。茲略述於後：

一、先識字　文字由大小篆而隸書，而眞書，而草書。古書由金石而竹簡，而縑素，而爲紙，其變遷既頻，而爲誤必多。故必先識文字之形體，及其變遷之跡，而後始可求其致誤之原因。此爲戴派治書之最初門徑。故戴震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名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考諸篆書，

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聖人制作之始。東原集與是仲明論學書。

惠派的主張也是如此。惠棟說：

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九經古義述首。

二、通訓詁　訓詁本是用以解經的，故學者當廣求古義，取本經之訓詁，與傳注之訓詁，考其究竟，明其所以，而後可免鑿空妄譚之譏。此在戴派，如盧文弨所說：

不識訓詁，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義。抱經堂文集爾雅漢注序。

在惠派也是這種說法，如錢大昕所說：

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潛研堂集。

三、明聲假　三代之語言，與今日的言語不同。況古人文字，多用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既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故尤須通聲音假借之例，始可語此。此爲戴派最注重之一點。故段玉裁說：

治經莫重乎得義，得義莫切於通音。……不熟於古形古音古義，則其說之存者，無由甄綜，其說之亡者，無由比例推測。（經韻樓集王懷祖廣疋疏證序。）

又王念孫說：

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鞫爲病矣。（國朝先正事略十七。）

至於惠派，則亦以此爲重。如王鳴盛說：

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

又錢大昕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說文言之：「𨛜」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從「邑」從「契」也。……以是推之，許氏所云「讀若」「讀如，」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潛研

堂集古同音假借說。）

以上所舉，爲二派相同之處，至其不同者，戴派之態度爲：

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於經者而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義，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出無入，則何劭公之墨守而已。（國朝先正事略王念孫語。）

至於惠派，則適得其反，以爲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不能稍改，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爲信道不篤。此惠派所以不及戴派最大之點。

二派之外，承流向風，有所建樹者，亦不爲少，然大旨皆與戴派相合，故略而不論。

四　分裂期的校讎學

張爾田曰：「大哉校讎之爲學也，非其人博通古今學術，而又審辨乎源流得失，則於一書旨意，必不能索其奧而詔方來。」（劉向校讎學纂微序。）故言校讎者，必合（一）合衆本以校一書，（二）撮指意

而爲敍錄，（三）尋源流而別部居；三者備，而後始可稱爲完全之校讎學。然校讎全材，今昔所難，私家讎理圖書，或專勘比文字異同，或專記載板本，或專編次書目，而整個的校讎學，散而爲校勘之學，版本之學，目錄之學，派分門立，而皆冒以校讎之名。自此已往，校讎之學，在若存若亡之間了。

【目錄學之獨立】　目錄之所以成學，大概起於一百四五十年前（乾隆末年）的王鳴盛。請看他十七史商榷所說：

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總是亂讀。

又說：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古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

目錄學既於乾嘉之世堂堂皇皇的掛起招牌，從而和之者也不乏人。如張爾田說：

隋書經籍志簿錄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知校讎者，目錄之學也。劉向校讎學纂微。

又孫德謙說：

鄭樵通志校讎略，其論編次者，爲目凡七。……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則校讎者，乃目錄之學，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同上）

觀上所引，乾嘉以後一般學者，不但使目錄之學脫離校讎學而獨立，簡直是不承認校讎之可以爲學。因而章學誠便在他的信摭內址出反對的旗幟，他說：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爲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異同，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眞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眞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固然章氏所說，未免過甚其詞。但乾嘉時代一般所謂目錄學家的只知注意「篇差參差，敍例異同」「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也是十分眞確的事。這樣不識輕重，逐流

忘末的惡現象，無怪章氏要大肆譏訕了。時至今日，不但不注意「淵源流別，」同時又不注意「行墨字句，」僅僅是「部次甲乙，著錄書名，」而亦名之曰目錄學，章氏若在，豈非更要驚怪抨擊嗎？

總之，乾嘉以前，一般學者，只承認有目錄這樣東西，不承認目錄之為學，這種學問，就是校讎學，不叫做目錄學。本來在晉宋以前，目錄都是由校讎而來，先有校讎，而後始有目錄，故目錄之學，僅是校讎學之一部份而已。後世書籍日多，學問益分，故目錄之學便漸脫離校讎學而宣告獨立，這也是時勢所必然的事。

【版本學之獨立】　校勘一書，必集合衆本，始克奏功，此在西漢已開其端。歷代相傳，莫不奉為典型。宋岳珂校刊九經三傳，所據版本凡二十餘種。沿革例說：「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是校讎家之辨別版本，在宋已是如此。至藏書家之記載版本，當以宋尤袤之遂初堂書目為始；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祕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等。自此以往，藏書家亦兼言版本了。但其時僅以鏤版盛行，各種刊本格式不同，故專事搜羅，依以為據，及示其藏書之富而已，初

無所謂版本之學。

有清一代學者，以元明刊本之惡劣，乃不得不上溯古鈔舊槧，以爲依據。然人情僞詐，書賈之變幻，神妙莫測，「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刓字以易名，染色以僞舊，卷有缺，刻他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蔣序。）而假造宋版書者，更是詭計多端，令人莫測。（註）故凡校讎之家，不得不精考版本之源流，刊刻之年月，人名，紙墨，款式，前後序跋，收藏圖印等，以期不爲俗刻僞造所誤，於是版本之學，寖昌寖熾，迺亦以名家了。

版本之學，其始不過藉以辨別眞僞，爲校勘古書之依據，如錢大昕之竹汀日記，黃丕烈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顧廣圻之思適齋集，孫星衍之平津館鑒藏書記，吳騫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其子蘇閣輯。）陳鱣之曝書雜記，等，皆以校讎而兼治版本學。及其末流，則成爲一種骨董式的賞鑒，以自詡其奇祕爲事了。陳其元庸閒齋筆記載一故事說：

好古者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笑其癡！王鼎臣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崑山時，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請一觀，則先令人

負一櫝出，櫝啓，中藏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弆之。余大笑。

陳氏之問，固屬滑稽，然王之以古書爲骨董，僅供賞鑑之用，亦未免失卻版本之用意了。

清末葉德輝著書林清話十卷，專言版本之沿革。元和江標又著宋元本行格表二卷，由是版本之學，乃蒸蒸日上，與目錄學並駕齊驅，而校讎之學乃日就衰微，所餘比較文字異同之校勘學，亦被分析爲：目錄之校勘，版本之校勘，書籍之校勘了。葉德輝說：「近人言藏書者，分目錄，版本爲兩種學派。……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爲校勘之學。本朝文治超軼宋元，皆此三者爲之根柢。」（書林清話卷一。）是明分校讎學爲目錄，版本，校勘三學明矣。不過，分之愈細，則治之愈密，亦未嘗不是整個校讎學進步的現象。

（註）高濂燕閒清賞箋：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背

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捲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鎚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寶，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瞽人，莫可窺測！

五　四庫全書的校理

古書自經西漢劉氏一度校理後，其餘各代，雖亦有校讎之事，然多為文字異同之比勘，及著錄分類而已，實無所謂整個的校讎。直至二千餘年後之清代乾隆，始有大規模的校理，這就是開館修四庫全書一事。

乾隆名弘曆。即位於紀元前一百七十六年（一七三六）其文德武功，為有清諸帝之最。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黌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

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無不薈萃刊布，以廣流傳。又以內府所藏，雖稱富有，然古今著述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因於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復下詔採集天下遺書。其時學士朱筠又上書請開館校書，並詳陳應注意之點說：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前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著述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

二、中祕書籍當標舉其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竊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宗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觀者，輒具在焉。臣請勅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三、著錄校讎幷當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

集賢校理，宜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卷首，並以進呈，恭候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簡，特作二略以備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為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笥河文集卷一。）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便詔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往翰林院取所藏永樂大典，詳加檢閱，並以圖書集成互為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足資啓牖後學，廣益多聞，而實在流傳已少者，繕寫成書，凡得逸書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

此時各省採進之書，不下萬種，而以浙江為最多。凡進書十二次，共計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內有二〇九二冊無卷數。）同時私家進獻之書，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江蘇之馬裕

四家，咸在六七百種。乃詔命幷內府藏書，開四庫館校正繕寫，賜名四庫全書。以紀昀陸錫熊等，爲總纂官。在職者凡三百六十八，抄胥一千五百八，自乾隆三十八年起，迄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分裝三萬六千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分寫七部，一置北京紫金城內之文淵閣，一置圓明園內之文源閣，一置於奉天之文溯閣，一置熱河之文津閣，此四處稱爲內廷四閣。其後又命建文匯閣於揚州大觀堂，文淙閣於鎮江金山寺，文瀾閣於杭州聖因寺，亦各藏全書一部，稱爲江浙三閣。並於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六月，詔許士子入內閱覽抄錄。詔曰：

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所有江浙兩省，文淙，文匯，文瀾三閣，應貯全書，現已陸續頒發藏庋。……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抄錄，俾資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繙閱污損，或至過爲珍祕，以阻爭先快覩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譽髦之意。……該督撫等，諄飭所屬，諭令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嚴，

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讀者，亦許其就近鈔錄，掌院不得勒阻留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據此，則清代嘉惠士林之意，亦云至矣。

是書卷帙之浩繁，前已言及。故其編纂及校讎，頗非易事。茲略述其辦理之手續如次：

一、採書手續　各督撫訪得遺書後，在坊肆者，或量給代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祇係鈔本者，繕錄副本。先將各書敍列目錄。注明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令彙齊送館校辨。

二、校書手續　館員將送進各本，互為校覈。考字畫之譌者，卷帙之脫落者，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是否不謬於聖人，及晁公武陳振孫諸人議論之不同，撰為各書考證。又將書中要旨檃栝，總敍厓略。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撰為各書提要。再行擇敍簡明略節，并注明應刻，應鈔，應存書目，簽黏各書開卷副頁右方，進呈閱覽，聽候上諭定奪。

三、輯書手續　輯錄永樂大典，亦係先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為校覈。擇其未經採

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旨裁定。其校辦手續，與各省送到遺書相同。

四、鈔書手續　校核各本，奉旨決定後，即交由館中繕寫處，繕寫成册。須俟乾隆帝信手抽閱，不見謬舛，始作爲定本。辦書期屆五年時，曾將校對謄錄諸人，議敍實官。

五、原書手續　勅撰本，內府本，用後仍退送原處存貯。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通行本，如係購進，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借用者則原本付還本家。

六、還書手續　借鈔之書，於進呈時，即在各書面頁標記藏者姓名，進到年月，以便給還。還書時，在外省者，由各督撫派員領回，分送本家。在京者，親赴書館領回。（四庫全書答問。）

上面所說，爲四庫館辦理各書的手續。現在再將他校讎的方法，略述如後：

一、眞僞辨證　七略所著古書，即多依托，班固漢書藝文志註可覆案也。遷流洎於明季，謬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是編皆一一考核，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僞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眞贋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爲故實，未可概爲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某

代某人撰。其踵誤傳譌，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無一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已知其妄者，則亦存目，不使濫登。

二、敍錄原則　劉向校理祕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羣言，較爲賅博，而兼收並列，未能貫串折衷。茲所刊各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紀，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又因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辯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之班馬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孚，無庸更贅一語，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蓋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襲舊文，無可復議者，亦不敢橫生別解。凡以求歸至當，以昭去取之至公。

三、釐定部居　茲編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

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然焦竑國史經籍志多分子目，頗以餖飣爲嫌，茲則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檢尋，餘概刪併。又典籍著錄，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茲則擇善而從，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茲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志例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茲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茲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茲繁碎，茲從諸史之例，併爲一門。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則不見經解；徐學乾通志堂所刻，改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茲取隋志之文，名

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務求典雅。

四、改正部次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忌已也。茲則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其與前人不同者，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茲以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茲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茲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茲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並一一考核。

五、著錄條例　著錄各書，各以時代爲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別。宦侍外國之作，亦隨時代編入。諸書次第，雖從其時代，致於箋釋舊文，則仍從其

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注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清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晫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柟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原書而考辨者，理固不相同也。

六、取捨標準　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適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考古者無所別裁，則多歧而太雜，有所專主，又膠執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玆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隲文章，不名一格，則兼收並蓄。九流自七略以來，即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玆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家爲重也。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

削，其倚聲塡詞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並從屛斥。以上諸條並根據四庫總目凡例。

據以上各條看來，則當時審核之密，取捨之嚴，考據之精，分類之細，著錄之富，實爲中國校讎學史上空前的偉觀。可惜此次編校的用意，雖以蒐集遺書，嘉惠士林爲口號，實際上則爲藉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當時被禁燬的書有二四一三種之多。牢籠漢人，誘以利祿，使畢生耗精敝神於尋行數墨之間，以消滅其排滿之心。故任松如說：「……吾國王者專斷，以乾隆爲極致。其於四庫書，直以天祿石渠爲腹誹偶語者之死所。不僅欲以天子黜陟生殺之權，行仲尼褒貶筆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橫，制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燬之繁多，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四庫全書答問序。

六　惠定宇的校讎　附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

惠棟，字定宇，號松厓，人亦稱小紅豆先生，元和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祖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父視學粵東，從之任所，粵中高材生皆以爲不如，競與爲友。雅愛典籍，得一佳本，不惜

傾囊，或借讀手鈔，詳加審閱，以故考古訂誤，均有發明。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陝甘總督尹繼善，兩江總督黃延桂皆薦之，不用，益篤志於學問。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卒，年六十有二。

惠氏學有淵源，而得力於家學者尤多。父士奇富有信古精神，嘗說：

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僞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禮說)

至棟則此種信仰益深了。推其用意，蓋因經典之眞義存乎古訓；而漢代經師，學有淵源，各守家法，皆所以傳古訓者；故以之爲通經之絕好介紹人，其說已見前篇，茲不復述。

惠氏一生之著作頗多，大都採摭漢儒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至其較有價值之作，則爲九經

古義，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補註，刊板別行，故惟存其九。至所以名古義者，則爲漢儒專門訓詁之學，以考見於今之謂。其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但因博愛嗜奇之故，不免有曲徇古人，失之拘執，及爲例不純之譏。

總之，惠氏之治學，以深信漢人太過，其說常迂拘不可通。王引之評之曰：「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焦氏叢書王伯申手札。）可爲惠氏之定論。

惠氏弟子頗衆，其親炙惠氏而恪守其治學之宗旨者，有余蕭客。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人。生於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性癖古籍，家貧不能置書，乃從人借讀，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年二十二，問學於惠棟，棟教以當務其遠者大者，以探討唐人以前之說爲可貴，宋以下不必論也。以閱讀編著過勤之故，喪其目力，幾致失明，後雖稍愈，僅能閱大字書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因目疾復作辭歸。晚以經術教授鄉里，人稱盲先生。年四十七卒，時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著古經解鈎沈三十卷，其目如下：

敍錄一卷，周易一卷，尙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

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

是書搜採唐以前諸儒訓詁之說，其書尙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存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其敍錄則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注明其所出之書。並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板之訛誤。是此書乃輯佚兼及校勘之作。自序說：

已卯秋杪，蕭客從事鈎沈……辛巳遂下楊滋蘭精舍，朱文游家。丹青朝夕，樂不爲疲，至有左目幾成靑盲，而鈎沈得信而有徵，於先儒之言，匪面命之提其耳焉。壬午二月，目疾愈甚，百方自療，四月未盡，復轉入虛損……蕭客擯絕交遊，五年專力，窮則腴代樵蘇，愁則娛同絲竹。上暫食時期月之敏，下非兩都三都之精，然蜜蜂以兼採爲味，秋菊則落英可餐，繪事以象色成文，雖澳則餘波未絕。鈎沈序錄後序。

此亦足見其用力之勤了。至此書之價値，其直接之功，在於輯合先儒之遺說，使散漫而遺逸者，一朝復集合於一目之下。其間接之影響，則在於提倡古訓。蓋自宋學大興，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

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放蕩於規矩之外。惠派學者，立意復古，惠棟旣輯九經古義於前，蕭客此書，復賡續於後，其昌明詁訓，提倡古學之功，可謂至大了。雖其採輯仍不免疏落之處，然蕭客貧士，借讀借鈔，能有此種成績，則非有百折不撓之毅力，不能至此。其自述說：「蕭客少無過人之性，中復貧病相兼，三十以後，居然獲落此集，雖麁立規條，然病中塗抹，易稿再三，其間或舊註失收，或前後倒置，或本非散失，誤行採入，不能保無一二牴牾……」鉤沈例言。觀此，當可諒然了。

當此之時，其服膺惠氏而精神相近者有王鳴盛錢大昕二人。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莊，學者稱西莊先生，晚號西沚，嘉定人。生於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進士，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丁憂歸，自是絕意宦海，家居不出。窮研經史，不與朝貴通音問，年七十六卒，時爲嘉慶二年（一七九七）。

鳴盛嘗從惠氏問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而鄭玄許愼尤所墨守。他說：「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殊絕。今好古之儒皆知

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則出於魏晉人，未爲醇備。……」（潛研堂集西沚先生墓志銘。）不過，王氏雖墨守漢人家法，然最重實際的考核，而惡空談之言論。他說：「大凡人學問積實者必謙遜，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其情最爲可惡。」（十七史商榷序。）

王氏之著作，除尙書後案一書，發揮康成一家之學外，其最費力之作，則爲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尙書有周禮軍賦說四卷，蛾術編一百卷。）內分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共十二卷，北史，魏書，齊書，周書，隋書共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綴言二卷。書中注重校勘本文，補正譌脫，於事迹之虛實，紀傳之異同，及輿地職官典章名物尤爲加詳。自序說：

二紀以來，恨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校隨讀。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

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晤砌蛩吟，曉窗雞唱，細書歛格，夾注跳行，每當目輪火爆，肩山石壓，猶且吮殘墨而凝神，搦禿豪而忘倦。時復默坐而翫之，緩步而繹之，仰眠牀上而尋其曲折，忽有所得，躍起書之，鳥入雲，魚縱淵，不足喻其疾也。顧視案上有藜羹一盃，糲飯一盂，於是乎引飯進羹，登春臺，饗太牢，不足喻其適也。凡所考者，皆在簡眉牘尾，字細如蟻，久之皆滿，無可復容，乃謄於別帙而寫成淨本，都爲一編。……閉館白攡，寒燈細展，指瑕索瘢，重加點竄，至屢易稿始定。（十七史商榷序。）

據此可見其搜羅之苦，用功之勤，而實爲吾人良好之模範。至其商榷亦堪爲吾人讀史之最好導師。又王氏有治史之方法一篇，茲亦迻錄於此：

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爲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世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

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十七史商榷序。）

故其所著商榷一書，大都爲實際材料之整理，與尙議論重褒貶而不切實際之作，迥然不同。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嘉定人，生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爲王鳴盛之妹夫。少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與王鳴盛王昶同學，甚相知。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上南巡，召試賜舉人，補內閣中書。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歷充一統志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提督廣東學政。丁憂歸，不復仕。此後歷主鍾山婁東紫陽諸書院。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卒於書院，時年七十有七。（詳參竹汀居士年譜。）

大昕治學之精神雖與惠派接近，然絕不主於墨守一家。此可於答王西莊書內見之。他說：

>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昆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淸胡氏，長洲何氏，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詆訶前哲爲咎。愚以爲學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鄭公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爲立言矣，

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其言而信之，其貽害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為戒也。潛揅堂文集卷三十五。

此最足以代表王氏治學精慎的態度。且其學不名一家，舉凡經史金石算術，無不通曉，而其重要之貢獻，則在於校勘。所著之書極多，然說經之專書則無，惟十駕齋養新錄及潛揅堂文集中，頗多短條之說明，且亦精核詳審。竹汀日記則為專記書史之作。二十二史考異，專主於校勘及考訂，其價值實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上。二十二史之目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舊唐書，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自序說：

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矣。況二十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儔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啓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

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齮齕前人，實開導後學。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爲「惠琳」，乃由校書之陋本非作書之譽，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瘢痏，不叶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相高居意過刻，予所不能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

此一篇序文，直可視爲錢氏治學態度的表示，而「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也就是此書價值上最要之一點。

七　戴東原的校勘　附段玉裁　王念孫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生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乾隆舉人。少從婺源江永遊，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原本。旣乃究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四庫館開，召充纂修

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時年已五十三，距死之年僅二歲。震自入四庫館，晨夕校著，靡間寒暑，四年之間，校著之書，約十七種，皆精覈絕倫，不涉空浮。竟以勞致疾，病中猶校著不輟。年五十五，卒於京，時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夏五月，

戴氏一生所校之書，在量的一方面講並不算多，然皆深刻斷制，精覈愼密，雖單詞隻字，亦皆不苟，故余廷燦說：「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復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國朝耆獻類徵百三十一余撰事略。）而他的成績至今稱爲的論。茲將其所校書目列次：

周髀算經二卷，九章算術九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一卷，孫子算經三卷，張丘建算經三卷，夏侯陽算經三卷，五曹算經五卷，輯古算經數術記遺（以上孔氏微波榭算經十書刻本。）儀禮集釋，儀禮釋宮，儀禮識誤，（以上武英殿聚珍板本。）大戴禮，水經注。

右列各書，均極精賅，而尤以水經注爲其畢生精力之結晶。蓋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即朱謀㙔所校刻之本亦舛訛相仍。戴氏之校是書，始於乾隆乙酉（一七六五）之夏，越八年刊於浙東，未

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與修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本，兼有酈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日所得，及所發見經注分別之例：一，經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舉水名；注則詳及所納羣川，更端屢舉。二，各水所經州縣，經但云某縣；注則年代既更，舊縣或湮或移，故常稱某故城。三，經例云「過，」注例云「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出疊見，其中脫簡錯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更博考唐以前之撰著，若通典初學記諸書所引，鈎稽校勘，參互考證，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故朱筠稱爲近來校讎絕無之本。

戴氏的校勘方法爲何呢？在此，先略談其治學的態度。洪榜初堂遺稿戴先生行狀載一段故事說：

生十歲始能言，入塾讀書，塾師授以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問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卽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宋

去周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

此最足以代表戴氏治學之出發點。凡事必追根求源，以明眞象，而決不肯漫然置信。又他嘗述其所自得於學者說：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集答鄭用牧書。）

這實在是他一生治學得力之處，而爲學者所當服膺之點。

現在再論他校勘的方法：

一、識字爲本　戴氏治學的基礎是精通小學，所以他的主張是以識字爲本，由識字以知聲音，由聲音以通訓詁，由訓詁以求眞義。他說：

經所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明詞者，字也。學者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宋

儒識訓詁之學，而輕言語文字，是猶渡江河而忘舟楫也。（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引。）

又說：

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義何以得？詁訓音聲相爲表裏，詁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東原集六書音均表。）

二、博搜證佐　凡立一說，絕不能遽信爲定論，必廣集證據，羅列事項之同類者以相比較，經過嚴密的審察，始可得其定理。其無徵不信，孤證闕信，雖先儒之言，亦不敢附和而立論。他說：

……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又廣擘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古經解鉤沈序。）

又說：

……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源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東原集與姚姬傳書。）

三、空所依傍　凡一事物，既經觀察之後，所獲之疑竇，最易因一時之主觀的感想，輕下判斷，而致所得之點仍未確切。故須空所依傍，絕不容有絲毫先入之見存在，純取客觀的資料，作細密忠實的研究，如此方可成爲不易之論。他說：

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東原集與某書。）

總上所論，其方法之精密，態度的謹嚴，實足爲校勘家之模範。而其成績之卓越超絕者，亦無非精密慎三字而已。迄於段王則更光而大之了。

戴門弟子甚衆，然其謹執弟子禮而傳其治學精神者，首推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茲略述於後：

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生於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舉人。官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縣，辛丑（一七八一）引疾歸，遂不復出。歸田後一意經術，年逾八十，猶復矻矻不倦，生平最服膺戴震，在京時質疑問難無暇日，其後宦遊邊徼，猶復時通札

問，討論學術。故其成績偉大。

段承戴氏之學，尤致力於音聲訓詁，他說：「治經莫貴乎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又說：「不熟於古形古音古義，則其說之存者，無由甄綜，其說之亡者，無由比例推測。」（經韻樓集王懷祖廣雅疏證序。）其態度則更為謹密。他說：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也，定是非之難。是非之難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務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以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誤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誤今人。（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

又說：

凡疏與經注，各單行本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

夫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末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尚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受授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之單行之疏，而未必爲賈公彥孔穎達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稍遠而校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胸中未有眞古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據上所引，段氏校勘之態度，不獨鄙視俗本爲不足據，卽世以爲精善之宋本亦在擯棄之列。而必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迺可判其積謬而批評其義理。此誠非庸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段氏的著述，多彙刻於經韻樓叢書中，其目如左：

經韻樓集十二卷，尚書古文撰異三十二卷，重訂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禮漢讀考六卷，儀禮漢讀考六卷，春秋左氏古經，說文解字注三十卷，附六書音均表二卷，汲古閣說文訂一卷。

右列各書，經韻樓集其中有關於校勘之文字頗多。餘書大都專以辨證眞僞，糾正文字爲主，而尤以說文解字注爲其一生之傑作。

戴氏之校勘以小學爲入門，故段氏對此更加注意。且此時治此書者尙少，而獨能就本書融會貫通，以求義例，作整理之根據，而後以義例律之本書，故有許多創見。可謂爲說文之第一功臣了。現在且抄王念孫對此書之批評，以見其價值。他說：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凡許氏形聲「讀若」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循而考之，各有條理，不得其遠近分合之故，則執今音以疑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聲音之學晦矣。說文之訓首列製字之本音，而亦不廢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蓋以廣異聞，備多識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則或據說文本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之字以改經之本字，而訓詁之學晦矣。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爲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爲說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假借，知其典要，觀其會通，

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若夫辨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繁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轉注假借之例，茫乎未之有聞，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聲音訓詁也，其視若膺之學，深淺相去爲何如耶？余交若膺久，知若膺深，而又皆從事於小學，故敢舉其犖犖大者，以告轂學之士云。（說文解字注序。）

此序最能表段書之長，並非溢美。雖其書亦不免有獨斷之處，因有段注訂（鈕樹玉著。）段注匡謬（徐承慶著。）之繼起，然終不能掩其所長。

王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高郵人，生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成進士，選庶吉士。乞歸，潛心學術，與同邑諸名儒以經學相勵。旋入都，任工部主事，頗究心治河之道，後以永定河漲，引咎辭歸。雖年已老，而治學之興味不減，校勘之勤，至死不輟。年八十九卒，時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

念孫嘗從戴震授聲音訓詁之學，故於小學之書，極精。其校勘之法，亦以聲音訓詁爲本，而詳於

本字借字之分。他說：

竊以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綱必絜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尠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廣雅疏證序。）

此誠可以爲王氏校勘法之宣言。其所謂本字借字之說，已見前篇，茲不復贅。次論其著述。

王氏著作最著者爲廣雅疏證十卷，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志餘二卷。前者爲校勘兼訓釋之作，成於晚年，故甚精密。自序說：

……今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指作廣雅者。）誤採，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者，誤入正文者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讀書雜誌爲注重校勘訓詁之作，所校古書共十八種，其目列下：

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漢隸拾遺，後漢書，老子，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法言，楚辭，文選。

右列各書，乃摘其一句或一條，而考校詮釋者，大都列舉古書，博採證據，然後定論；故無強有力之反證，不足駁其說。茲錄墨子序於後：

……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亯」子，篆文作「亯」，隸字作「享」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煑之「亨」。今經典中亨煑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豚」普庚反。其字尙作「享」字。……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𩫏」，今經典皆以「郭」代「𩫏」，郭行而𩫏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𩫏」之借字，知「高」爲「𩫏」之譌也。……是書最古，故假借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

同。「降」一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並與降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它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

據此，則王氏之校勘，非惟使書受益，而後學之讀此書者，所受之益，更非淺鮮了。

八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一）

清代既以治書之業盛，故全盛時代的校勘家多至不可枚舉，然大抵注重於音聲訓詁，故其成績亦大旨相同。本篇所論的，就是比較重要的幾家。

盧文弨字召弓，號磯魚，又號檠齋，晚號弓父，學者稱抱經先生，餘姚人。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進士，授編修，命尚書房行走，歷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學士，廣東鄉試正考官，提督湖南學政，奏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得罪，降三級。三十三年（一七六七）辭官歸田，不復出。主講書院凡二十餘年。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卒，時年七十有九。

文弨在京時嘗從戴氏交遊，頗得其裨益。故其精神與戴派相同，亦以訓詁爲主。他說：「不識詁

訓則不能通六藝之文，而求其意。」—抱經堂文集爾雅漢注序。至其校勘之方法，大抵以舊書校本爲據，參以近時之本而互相鈎稽參驗。他說：「書之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即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之可貴也。」—抱經堂文集書吳葵里宋本白虎通後。而其成績之所以卓越超絕者，則在於勤。段玉裁嘗述其校勘之勤說：

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餘年，及在上書房，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闐闐，無置茗盌處。日且暝，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鐙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間。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經韻樓集翰林侍讀學士盧公墓志銘。

盧氏校著之書頗多，大都彙刻於抱經堂彙刻書中，其目如左：

經典釋文三十卷，孟子音義二卷，逸周書十卷，新書十卷，春秋繁露十七卷，方言十三卷，白虎

通四卷，荀子二十卷，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二卷，西京雜記二卷，顏氏家訓七卷，三水小牘二卷，以上據善本校刻之書。經典釋文考證三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以上為編著兼校勘之書。

右列各書，皆據善本精校，諟正是非，蓄疑渙釋。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倣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共三十九卷。自序小引說：

文弨於世間技藝，一無所能。童時喜鈔書，少長漸喜校書。在中書之日，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退值之暇，茲事不廢也。其長君雲門，時為御史，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若子所為，書幷受益矣。余灑然！知其匪譽而實諷也。友人有講求性命之學者，復謂余此所謂玩物喪志者也，子何好焉？斯兩言也，一則微而婉，一則簡而嚴，余受之皆未嘗咈也，意亦怦怦然有動於中，輟之遂覺闕然若有所失，斯實性之所近，終不可以復反。自壯至老，積累漸多，嘗舉數册付之剞劂矣。年家子梁曜北語余曰：所校之書，實不能皆流通於世，其藏之久，不免朽蠹之患，則一生之精神虛擲，既可惜，而謬本流傳後來亦無從取正，雖自有餘，奚裨焉。莫若先舉缺文斷簡，譌謬尤甚者摘錄以傳諸人，則以

傳一書之力，分而傳數書，費省而功倍，宜若可爲也。余感其言，就余力所能，友朋所助，次第出之，名曰羣書拾補。然卽一書之僞而欲悉標舉之，又復累幅難罄，約之又約，余懷終未快也。然余手校之書，將來必有散於人間者，則雖無益於己，寧不少有益於人乎？然有與余同好者，而且能公諸世，庶余之勤爲不虛也。（抱經堂文集。）

此不僅爲盧氏拾補小引，直可謂其校勘之偉大精神的表現。其他如所校荀子，爲咸同以前最善之本；逸周書則集王念孫以前各家之說，爲後來所依據；春秋繁露顏氏家訓經典釋文，經文弨之校，始有善本可讀；經訓堂所刻之呂氏春秋，實出盧氏手校；墨子亦依據盧氏者甚多。總之，盧氏所校各書，無不諟正譌訛，蓄疑渙釋，故錢大昕稱爲「自宋次道劉原父諸公皆莫能及也。」（羣書拾補序。）

畢沅，字纕衡，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鎭洋人，生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以舉人爲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二十五年成進士，授修撰，歷官侍讀，左庶子，甘肅鞏秦階道，官至湖廣總督，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卒，年六十八。

沅之學，不名一家，凡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少嘗從沈德潛惠棟問業，以是頗知注重經

學。性好著書，雖歷任要職，公務叢忙，鉛槧未嘗去手，故作品甚多。其收入經訓堂叢書者有：

山海經十八卷，夏小正考注一卷，老子道德經考異二卷，墨子十五卷，目錄一卷，王隱晉書地道記一卷，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晉太康三年地記一卷，關中金石記八卷，經典文字辨正五卷，音同義異辨一卷，樂遊聯唱集二卷，說文舊音一卷，呂氏春秋二十六卷，中州金石記五卷，晏子春秋音義二卷，（此外已刻未刻之書尚多，然大多爲詩文集之類，重要者甚少，故不全錄。）

右列各書，均有相當價值，尤以所校子書爲佳，然大都出於當時名家之手，如呂氏春秋爲盧文弨董其事，晏子春秋之校勘出於孫星衍，不過畢氏所作音義用力頗勤。山海經老子之校勘亦佳，自謂山海經經時五年而成，可爲此書之功臣。墨子一書，舛誤甚多，經畢氏所校，始稱精善。自序說：「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偏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其通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始成。」經典文字辨證一書，其凡例有五：一曰正，其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跡稍省於說文解字，如「馫」之爲「香」，「髃」之爲「腢」是。三曰通，變易其方而不盭於說文解字，如「烁」之爲「秋」，「鵗」之爲「鶻」

是。四曰別，經典之字爲說文解字所無者，然紨謳別而有據，遞嬗別而難依，是亦有兩例。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者是。自序說：

余究思典籍，求蹟籀斯，每慨艸木篇多變舊文，(司馬相如作。)訓詁書積生詭字，(爾雅十九篇多俗字。)若不折衷南閣，曷由探本彼倉。故從五百二十部，窮九千言，徧討別指，以示專歸。其義取之魏江式，齊顏之推；其文則較之唐陸德明，顏元孫張參唐玄度，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爲正。

觀此，則畢氏篳路藍縷，嘉惠後學之功，可謂至了。

汪中，字容甫，揚州人，生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少時家貧，不能購書，游書肆，與書賈交，因得借閱經史，其學日進。乾隆丁酉（一七七七）拔貢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治經宗漢學。他說：「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鹽使知其名，使司文匯閣所頒之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以檢校書籍往杭州，病卒於西湖旅次，年僅五十一歲。

中頗精於校勘，嘗以墨子一書，雖明陸穩刻本較爲完好，然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故粗

爲是正。又採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其自序說：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敍。（述學內篇卷三。）

此外尚有述學內外二篇中多考據論學之作，其有功於經義者，有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諸篇，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餘如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等篇，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失畔喭之習。故王念孫稱爲「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述學序。）至浙刻二十二子之荀子亦曾與力於校勘，其功亦不可沒。總之，汪氏在清代學者中爲奇士，其校勘精神亦可嘉，惜成績太少而已。

* * *

孫星衍，字淵如，陽湖人，生於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少受知於錢大昕。畢沅爲陝西巡撫，召致幕中，沅之著作，多協助而成者。五十二年（一七八七）成進士，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改主

事，歷官山東督糧道，引疾歸。累主鍾山書院。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研精金石碑板，工篆隸，尤精校勘。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年六十六卒，時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正月。

孫氏著書頗多，所校刻者有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名繁不錄，而其用力最勤者爲晏子春秋。自序說：

> 晏子八篇，見於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儒書莫先於晏子。……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或删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曆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成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

此足以見其用功之勤。至其所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始自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迄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六）經三十餘年的時期始得成書，可爲其慘淡經營之作。而所校刻之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嘉惠後學之功，也是不可泯沒的。

* * * *

阮元，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生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進士，選庶常，散館授編修。五十八年督學山東，明年調浙江學政。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在浙修經籍纂詁。三年擢兵部侍郎，五年授浙江巡撫。立詁經精舍，延王昶孫星衍主講，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十年丁艱，成十三經校勘記。十二年入都，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再撫浙江，坐事失察，奪官，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九年任江西巡撫，刻十三經注疏。遷湖廣總督，調兩廣，修廣東通志，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尋刻皇清經解。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歷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京，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辭，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年八十六。

阮氏與焦循爲親戚，時常往來。焦氏治經貴獨創，阮氏頗受其影響，故其治學亦不以惠江之過尊漢儒爲然；此可於研經室集各序文中見之。其校勘方法，亦以聲音訓詁爲本，他說：「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經義述聞序。）

阮氏有功於清代學術者，不盡在其著述之價值，而在其提倡文化，獎勵經學二事。在浙立詁經精舍，在粵則立學海堂，其影響於當時學風者至鉅。而先後提倡刻書，尤於文化有莫大禪益。故可稱爲清代羽翼經學之最大功臣。

阮氏校勘最大的工作爲十三經校勘記。此書雖大都出自詁經精舍諸名士之手，然皆經阮氏之復勘而始定其是非。即以所據板本之富，亦足見確爲當時的盛事了。現在將校經諸公及所據板本，列表於後：

周易（元和李銳校。）（單經本。）唐石經，（單注本。）岳本，古本，足利本，（單疏本。）宋本，（注疏本。）宋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

尚書（德清徐養原校。）唐石經本，宋臨安石經，古本，岳本，葛本，宋版，宋十行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釋文，六

經正誤，尙書纂傳，石經考文提要，九經誤字，七經孟子考文，十三經正字，羣書拾補。

毛詩（元和顧廣圻校。）唐石經，南宋石經殘本，（經注本。）孟蜀石經殘本，宋小字本二十卷，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注疏本。）十行本七十卷，閩本注疏七十卷，明監本注疏七十卷，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引用諸家）陸德明毛詩音義二卷，山井鼎考文毛詩六册，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惠棟毛詩古義二卷，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段玉裁校定毛詩傳三十卷，詩經小學三十卷。

周禮（武進臧庸校。）（單經本。）唐石經周禮十二卷，石經考文提要周禮一卷，（經注本。）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二卷，錢孫保所藏宋本周禮注十二卷，嘉靖本周禮注十二卷，（注疏本。）惠校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附釋音周禮注四十二卷，閩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監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毛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引用諸家）周禮注疏正誤十卷，禮說十四卷，周禮漢讀考六卷。

儀禮（德清徐養原校。）唐石經，（單注本。）宋嚴州本，翻刻宋本，明鍾人傑本，明永懷堂本，（單疏本）宋本，（注疏本。）李元陽本，國子監本，汲古閣本，國朝重修國子監本，經典釋文儀禮，識誤，儀禮集解，儀禮經傳通解，鈔本儀禮要義，儀禮圖，儀禮集說，浦鏜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儀禮詳解，九經誤字，儀禮誤字，石經考文提

要。

禮記臨海洪震煊校。經本石經，南宋石經，經注本。岳本，注疏本。附釋音本，閩本，監本，毛本，衞氏集說，校本惠棟校宋本，盧文弨校本，孫志祖校本，段玉裁校本，考文宋版，浦鏜校本釋文通志堂本，葉本，撫州公使庫本。

春秋左傳錢塘嚴杰校。唐石經春秋三十卷，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册，不全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重修監本，毛本。

春秋公羊傳武進臧庸校。單經本。唐石經春秋公羊十二卷，經注本。經典釋文，公羊音義一卷。注疏本。惠棟校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釋音，閩本，監本，毛本，浦鏜正誤四卷。

春秋穀梁傳元和李銳校。單經本。唐石經，經注本。宋槧殘本，單疏本。鈔宋殘本，注疏本。元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

論語元和孫同元校。漢石經十卷，唐石經十卷，皇侃義疏十卷，高麗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

孝經（錢塘嚴杰本。）唐石臺孝經四軸，唐石經孝經一卷，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閩本重修監本，毛本。

爾雅（武進臧庸校。）唐石經爾雅三卷，國朝石經考文提要爾雅一卷，（經注本。）明吳元恭倣宋本，元雪牕書院本，（單疏本。）宋本，（注疏本。）元本，明閩本，明監本，毛本，蒲鏜正誤三卷，惠棟校本十一卷，盧文弨校本十一卷，（經典釋文。）明葉林宗影宋抄本，盧文弨爾雅音義考證二卷。

孟子（元和李銳校。）（單經本。）宋石經殘本，（經注本。）北宋蜀大字本，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日本國古本，足利本，（注疏本。）宋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

觀上所列，阮氏校書之能備衆本，實有過於劉向。而其方法之最精者，劉氏衆本互勘，而定其去取。阮氏則衆本互勘，而記其異同。茲舉二條如左：

易　或躍在淵。　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石經「淵」字諱缺末畫。釋文出或躍。古本「或」作「惑」。注及象文言同。

書　平秩南訛。　按史記：「便秩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為依字讀。孔

安國強讀爲訛字。」正義亦云：「爲，音於僞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爲，」今作「僞」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當作「爲。」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彊讀耶？又羣經音辨人部云：「僞，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僞，蓋古文僞爲通用。」漢書王莽傳亦作「南僞。」按今本史記，「爲」作「僞」者，依據衞包所改。

阮氏撫江西時，刻十三經注疏於學官，不欲臆改古書，即明知宋版之誤，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附前所定之校勘記於每卷之末。董其事者爲鹽法道盧江胡稷，武寧貢生盧宣旬。費用則爲阮氏與僚屬紳士所捐。始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二月，成於二十一年八月。惜校板時，原校諸君已散亡，而阮氏又調撫河南，刊板者意在速成，故不免小有舛誤。其子福喜孫嘗說：「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之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也。」（雷塘盦弟子記。）

* * * *

王引之，字伯申，高郵人，念孫子，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進士，

授翰林院編修，九年充皇朝詞林典故纂修官，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實錄館副總裁。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充國史館副總裁，擢工部尙書，武英殿總裁，受命詳考康熙字典譌字，校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另輯考證十二册。丁父憂，服闋補工部尙書，未幾卒，時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

引之的學問大都得自家傳，故其治經亦以訓詁爲首，至其校勘方法，亦以小學爲根據，他說：「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定盦全集王文簡公墓表銘引。）而尤能利用互相鈎稽之方法，以古義古例，證解古書，不拘於傳注及板本範圍之中，故其成績皆有佐證，精核無倫，卽專與經學爲難的方東樹，亦不敢不欽服，說：「實足令鄭朱俛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漢學商兌卷中之下。）現在我且舉一條以爲例：

詩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云房，「方」當讀爲「放」。（分岡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

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同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尚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字或作旁，蒲浪反。莊子齊物論篇：「傍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故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經義述聞毛詩上。

引之生平所著之書僅有經傳釋詞十卷，經義述聞十五卷。蓋王氏之學貴精而不貴博，凡立一說，必廣求參驗引申觸類，務求其安，故常窮年累月，始定一論。經傳釋詞爲我國治文法最早之佳著，其自序說：

……引之自庚戌歲入都，侍家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二十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鞫爲病，竊嘗私自爲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指，渙若冰釋，益復得遵循，奉爲楷式。乃遂引而申之，以盡義類。自九經三傳周秦西漢之書，凡助字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

經義述聞爲訓釋經義兼及校勘之作，謂之「述聞」者，以傳其父念孫之說。然其中多引之個

人之發明，不過就其父之說，「引伸觸類」而已。總之，王氏之學，不主墨守，而貴創造，而所創造，又皆有佐證，故所著之書雖少，然其精核之處實各家所不逮。現在抄幾段批評的話，以見二書之價值。阮元說：

伯申……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十五卷，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引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經義述聞序。）

又說：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餘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阮山閣本阮序。）

又梁任公說：

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精心結撰的一種精製品。這種工作正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無論做何種學說都該用他。

又胡適之說：

清代講訓詁的方法到王念孫引之父子兩人方才完備。二王以後，俞樾孫詒讓一班人都跳不出他兩人的範圍。

據上所引，王氏對於學術上之貢獻可見一班了。

* * * *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生。始受業於戴貽仲。三十年（一八五〇）成進士，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咸豐七年（一八五七）罷官歸。僑居蘇州，一意治經，有所得，必錄之，治經之外，旁及諸子，皆有訂正。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之久。光緒末卒，時年八十有六。著春在堂全集五百餘卷。

俞氏治經以高郵王念孫引之父子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而三者之中，尤以通假借爲最要。他說：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

而與言廿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者，而眞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爲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是古人之眞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也。（古書疑義舉例序。）

俞氏畢生學力之焦點爲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三書。諸子平議，其含目如下：

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内經四卷，太元經二卷，揚子法言二卷。

此書爲倣王氏讀書雜志之作，校誤文，明古義，所得視羣經爲多。自序說：

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列莊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嗚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者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顚倒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

古書疑義舉例較兩平議晚出，列舉古書句讀，誤字，衍文等例八十八條，發前人所未發，使後學

讀此書者，不僅渙然冰釋，更可由此推而至同樣的疑義，無不豁然貫通。自序說：「竊不自揆，剌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依據。」照此看來，學者只須習明舉例，便可舉一反三，其有功於學術界，可謂無涯涘了。

* * * *

孫詒讓，字仲容，號籀高，瑞安人，衣言子，生於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舉人，官刑部主事，簽分未久，引疾歸。窮經著書垂四十年。光緒間，吏部尙書張百熙，兩湖總督張之洞交薦，均不出。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卒，年六十有一。

梁任公說：「清學在蛻分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兪樾，曰孫詒讓，皆得於高郵王氏。……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章炳麟又說：「詒讓學術，蓋籠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鈎深窮高過之。」據此足見孫氏學術之精醇，三百年絕等無雙了。

孫氏之學已在諸人所言明其眞相，茲再論及其校勘之學。孫氏之治書，雖以識字明訓詁爲本，

而尤主於覃思深究。他說：

秦漢文籍，誼恉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之案，墨翟之唯毋，晏子書之以「敓」爲「對，」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向書之以「能」爲「而，」猝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刻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輥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人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岐亾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正也。札迻序。

至其校勘之方法，大抵以底本互勘爲初步工夫。但他並不主於墨守一本，必須廣徵副本，互相參證。他說：

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爲依據，而究其微恉，通其大例，精揅博考，不參成見……其諟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錧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同上。

現在爲要明瞭他校勘之精，我且把他所校各書所據之版本，及其成績，舉例於此。茲先論其所

據各本：

晏子春秋。吳鼒景元刊本，盧文弨羣書拾補，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黃以周校本，王念孫讀書雜志，兪樾諸子平議。

管子。景宋楊忱刊本，安井衡纂詁本，洪頤煊義證，戴望校正本，王氏讀書雜志，兪樾諸子平議。

荀子。謝墉校刊本，景宋台州刊本，日本久保愛增注本，劉台拱補注本，郝懿行補注本，王念孫讀書雜志，兪樾諸子平議。

以上所舉，僅就其重要者之一二。至其成績，試舉春秋繁露，執贄篇以見例。

「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盧文弨云：「天子，錢疑是於天之訛。」戴望校云：「百香之心，當作百草之香。獨末之三字，衍文。」案積美陽芬香，「陽」當作「暘」。「暘天子，」當從錢校作「暘於天。」說苑修文篇云：「鬯者，百草之本，上暘於天，下暘於地。」與此正同。白虎通義考黜篇云：「鬯者，百草之香，鬱金合釀之成爲鬯。」（此金字疑衍。蕭班並以鬱鬯爲百草之香，與周禮鄭康成注以鬱爲鬱金義異。詳周禮正義）戴校蓋即據彼文。今考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

「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然則此云獨末之與百末之文正合。顏謂事見繁露，亦正指此，非衍文明矣。札迻

孫氏所著之書頗多，其用力最勤者爲墨子閒詁，此書始稿於光緒丁丑（一八七七）成稿於癸巳，（一八九三）自敍說：

……是書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鎭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於誤，掫通涂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望所校，參綜考讀。

此書雖於甲午（一八九四）之夏付梓，然猶慮有所誤解，誤釋，故仍繼續校勘，至甲辰（一九〇四）再校本始得成功，較前益覺精審。自跋說：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貿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確，

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脫義逾百事，有前誤解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册存之。……甲辰春取寫別册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

光緒丁未（一九〇七）經三次之校讎始定著爲墨子閒詁十五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而距死之年僅有一年，此可見其用力之苦，與校讎之難了。

孫氏此書所以名「閒詁」者，此在黃紹箕跋文內可以得到詳細的解答。他說：「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漏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敍曰：聲音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所謂『間』者，明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墨子閒詁跋。）至此書之價值，我且舉章炳麟幾句話以代表一般。他說：

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訓。詒讓集衆說，下以己見，神指洞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

千餘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孫詒讓傳。

閒詁之外，有札迻十二卷，爲生平結品之作，所校古書共七十七種，其目如下：

易乾鑿度鄭注，易稽覽圖鄭注，易通卦驗鄭注，易是類謀，易坤靈圖鄭注，易乾元序制記鄭注，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春秋釋例，急就篇顏師古注，方言，釋名，戰國策，越絕書，吳越春秋，漢舊儀，列女傳，山海經，山海經圖讚，水經注，管子，晏子春秋，老子，文子，鄧析子，列子，商子，莊子，尹文子，鶡冠子，公孫龍子，鬼谷子，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燕丹子，新語，賈子新書，淮南子，鹽鐵論，新序，說苑，法言，太玄經，潛夫論，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獨斷，申鑒，中論，抱朴子，金樓子，新論，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素問，周髀算經，孫子算經，術數記遺，夏侯陽算經，易林，周易參同契，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列仙傳，西京雜記，南方草木狀，竹譜，楚辭，蔡中郎集，琴操，文心雕龍。

據聲類以訂誤讀，宲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變遷以刊正譌文，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若合符析節。故俞樾序之說：「書之受益於仲容者，亦自不淺矣。……吾知經疾史恙之待治於仲容者，正無窮也。」札迻序。

孫氏嘗撰瑞安縣志局總例六條，茲迻錄其校讎例一條於此。

校讎之學，主於倉雅，深通古書義例，然此爲校定經史及秦漢舊籍書耳。若地志則義兼通俗，不必遠徵雅故，即有援引書册，亦多出唐宋以後，無奧衍錯互之文，不過逐條勘對，無脫即爲允恰。然有要義二端，不可不講者：曰一字不略過，曰一字不輕改是也。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本寫定，專恃分校諸君，相助檢閱，以臻精備。今議凡志稿經總纂協纂修定後，由局發鈔，完竣仍送交總纂協纂，分別送請分校，悉心讎覈，應將清本及原稿逐字對讀，遇有寫手脫誤，即應立時補正，不可止檢清本，略觀大意，因其文義可通，即謂無復脫誤。至於人名地名及曆算計數之文，官牘俗冗之語，雖無關文義，而一字之訛，輒成互謬，尤宜詳審檢勘。其寫手誤書省別字，亦逐條改正，（字體正俗即依通行字學，罕偶無庸拘守說文，致成駭俗。）庶他日謄寫上板，不致重勞訂閱。倘原纂稿本尚有疑義，或前後牴牾，及重複遺漏之處，即請分校籤明，黏貼清本簡端，以資商榷。稿內援證舊文，如有錯互，經分校轉檢他書考正者，亦須逐條注明所據之書，用便覆檢。至於經籍金石兩門，間有原文零落，不得不闕疑者，尤不可率肊塡補，轉成瘡痏。（年譜引。）

九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二）

張之洞著書目答問一書，附有國朝著述家姓名略一篇，列舉校勘之學家三十一人。自注曰：「諸家校刻書，並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據。戴盧丁顧爲最。」茲將諸家事跡略述於後。

（一）何焯　焯字屺瞻，號茶仙，長洲人。先世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溢，性尤耿介。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四）拔貢。聖祖南巡，賜舉人，復賜進士，直南書房，尋命侍讀允禩，後以黨於允禩得罪。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卒，年六十二。焯篤志於學，讀書繭絲牛毛，必審必核。儲書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嘗嘆近世之書脫字譌誤，讀者沉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故極致力於校勘之事，簡端行側，丹黃錯雜，巨細不遺，靡不精核。歿後，世或以兼金購其所閱經史，估人多冒其蹟以求售，於是何氏僞書頗雜出。邑人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世，於先哲之精義，未顯之微言，多所發明，故蔣氏謂其學問殫洽，不讓王伯厚，非鄭漁仲翟所可及。

（二）惠棟　已見前

（三）盧見曾　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清人，康熙進士。官兩淮鹽運使。愛才好客，四方名士咸集，極一時之盛。校刻雅雨堂叢書。

（四）全祖望　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縣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舉博學鴻詞，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歸。屢主蕺山，端溪諸書院。二十年（一七五五）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時，與臨川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日各盡二十册。南歸後，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其校勘工作之最著者，爲水經注，此書經七校，俱有更正。其五校成於乾隆十五年夏五月，寫於箕庵。七校於粵，則以經文頂格，大注亞一格，小注亞二格，取舊本水經注，翦裁黏綴，以爲底本。時方主端溪書院，故其所黏貼之紙，多爲書院卷，時爲乾隆壬申（一七五二）蔣天樞所著年譜稱其校讎之勤說：「……乙亥病中，時時以水經注爲念，忽悟『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考淝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此足以見其用心之苦了。惜翦綴分黏僅及大半而卒，其後蔣學鏞爲之整理，亦未克成。詳見結亭集外編題辭。

（五）沈炳震　炳震，字寅馭，號東甫，歸安人。乾隆初舉鴻博不遇。專攻古學，考訂博辨，所著頗

多。其用力最勤者為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是書為校正九經文字之作，第一卷為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為無重文，如「褫」字，「豬」字之類。第三卷為經典傳寫，如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疑衍之類。第四、五卷為經典傳異，以註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著書援引異文，亦並附著。第六卷為經典通借，「如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慎」之類。第七至九卷為先儒異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歆引作「聚」之類。第十卷為同音異義，如彖本訓：「彖走而易之」彖則訓為「斷」之類。第十一卷為易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則讀「饗」之類。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之人。其排比鉤稽，頗為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有裨益。

（六）沈廷芳　廷芳，字椒園，一字畹叔，仁和人。乾隆初由監生召試鴻博，授庶吉，累官河南按察使。究心經術，著十三經正字八十一卷。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氏汲古閣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為準。凡周易三卷，尚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四卷，穀梁二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一卷，爾雅三卷。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譌

誤於下。其據本改者，並顯出之。有未定者，則以疑存之。而於形聲六體，尤所詳考。故四庫總目稱其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譌，祛經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注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七）謝墉　墉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嘉善人。乾隆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先後九掌文衡。爲文以經史小學爲本。其校荀子一書，以景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世德堂本，鍾人傑本參以盧文弨校本，互相考證，以正楊氏（倞）之誤。故錢大昕稱自此是書始有善本。（荀子跋。）

（八）姚範　範字南青，號薑塢，初名興涑，字巳銅，桐城人。乾隆七年（一七四二）進士，官編修，充三禮館纂修。其學沈究遺經，綜括精粹。蓄書十萬餘卷，手自勘校，於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通鑑文選諸書，凡墜簡譌音，乖義，一一是正。或錄記上下方，或箋片紙，簡中，反覆書之，旁行斜上，朱墨狼藉。然第自求通貫，不希著述。歿後，學者借鈔傳寫，多致散佚，或并原書爲人所竊，存者又頗顛倒脫爛，不可識辨。其曾孫瑩始輯而理之，棄以部居，檢校本書，整齊首尾，標疊章句，定著爲援鶉堂筆記十五卷。

沈維鐈序謂：「凡經史百家，爬梳剔抉，條貫出之，雜錄遺聞，皆資考鏡，其著述殆可與王厚齋比。」

（九）盧文弨　見前

（十）錢大昕　見前

（十一）錢東垣　東垣，字旣勤，號亦軒，大昕從子，嘉慶舉人，歷知松陽上虞縣，皆有聲，卒於官，嘗校輯崇文總目。

（十二）彭元瑞　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進士，官至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卒諡文勤。天才敏瞻，與紀昀同有才人之目。尤留意人才，汲引不遺餘力，凡所稱揚，多爲名臣。編有天祿琳琅書目。是書以經史子集爲綱，而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爲次。

（十三）李文藻　文藻字素白，一字茝畹，號南礀，益都人。乾隆進士，官桂林府同知。性好聚書，嘗於紀昀家假錄易漢學諸書，浸膚多汗，沾漬衣襟，不以爲苦。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所著琉璃廠書肆記說：「乾隆乙丑五月，予以謁選居京師五月餘，無甚應酬。又性不喜觀劇，茶園酒館，足跡亦未嘗至；惟日借書抄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雖所買不多，而書肆之不到者寡矣。……內城隆

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佚滿地，往往不全，朱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全。吾友周書昌遇不全者亦好買之。」而藏書數萬卷，皆自校讎，丹黃不去手。其藏書處曰竹西書屋。校刊貸園叢書初集十二種。其他所校各書，多藏山東省立圖內。（詳見山東省立圖季刊李南澗之藏書及其他。）

〔十四〕周永年　永年，字書昌，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號林汲山人。乾隆進士，召修四庫全書，改庶吉士，授編修。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餘卷。約曲阜桂馥築借書園，聚書其中，招致來學。其學淹無涯涘，自謂之拙，不存稿，亦不著書，有儒藏說一篇，茲遂錄於後：

書籍者，所以載道紀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漢以來，購書藏書，其說綦詳。官私之藏，著錄亦不爲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則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也。明侯官曹學佺，欲仿二氏爲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蓋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據，公之而不能久存者，然曹氏雖刱此說，採擷未就。今不揣謭陋，願與海內同人，共肩斯任，務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日永無散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凡有心目者，其必有感於斯言。邱瓊山欲分三處以藏書；陸桴亭欲藏書於鄒魯，而以孔子之子孫領其事，又必多置副本，藏於他處。其意皆欲爲儒藏而未盡其說。

惟分藏於天下學宮，書院，名山古刹，又設爲經久之法，卽偶有殘缺，而彼此可以互備，斯爲上策。竹帛變爲摹印，書之流傳較易。然考歷代藝文，錄存而書亡者多矣。或曰：「凡書之不傳者，必其不足傳也。」曰：是不然。尙書周官殘於秦火，淹中古禮，竟亡於隋唐之際。此皆古聖人傳心經世之要典，豈其不足以傳哉！則以藏之者無法耳。別錄七略之散逸不亦可歎乎。釋典之書，正僞參半，美惡錯出，惟藏之有法，故歷久不替。然立藏以後，自成一家之言者，初不多見。儒者則一代之內，必有數種卓然不朽之書，可以入藏。釋老之藏，盛於前而衰於後；儒者則代有增益。此亦閑衞吾道之一端也。或曰：「古今載籍，浩如煙海，子之計，是愚公之移山也。」曰：「不然。天竺之書，遠隔中國二萬餘里。六朝迄唐，西域求法高僧，見於傳記者不可殫述。況中國之書，固不必遠求乎。明釋正可以藏經繁重，欲易爲書册，以便流通，竭力號召，竟成其事。然則吾黨之志，患不固耳。奚其難？」或曰：「子欲聚儒者之書，而仍襲二氏之名，可乎？」曰：「守藏之吏，見於周官。老子爲柱下守藏史，固周人藏書之官也。二氏以藏名其書，乃竊取儒者之義。今日之舉，豈曰襲而用之哉！」或曰：「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一卷之書，終身不能窮其蘊。又奚以多爲？」曰：是不然。孟子之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不博而約，非約也，陋也。以孔子

之聖，猶以好古敏求立教，況其下焉者乎！介甫曰：不盡讀古人之書，必不能明聖人之經。若曰文足害道，博適溺心，斯二氏之玄談，非吾儒之宗旨也。鄭漁仲曰：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人守其學，學守其書。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然何如畢入於藏，使天下共守之乎！且儒藏既立，則專門之學，亦必多於往日。何也？其書易求故也。鄭漁仲曰：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以其未盡見古人之書，故拘於習尚以自足耳。果取古人書，條分屆列，天文，地理，水利，農田，任人所求而咸在，苟有千百自命之志，孰肯舍其實而取其虛者乎！故儒藏之成，可以變天下無用之學爲有用之學。天下都會所聚，簪纓之族。後生資稟，苟少出於衆，聞見必不甚固陋，以猶有流傳儲藏之書故也。至於窮鄉僻壤，寒門窶士，往往負超羣之資，抱好古之心，欲購書而無從，故雖矻矻窮年，而限於聞見，所學迄不能自廣。果使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而異敏之士，或裹糧而至，或假館以讀，數年之間，可以略窺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豈不事半而功倍哉！歐陽公曰：「凡物非好之有力，則不能聚。」儒藏既立，可釋此憾矣。先正讀書遺矩，亡於明之中葉。高者失之玄虛，卑者失之於妄庸。儒藏既立，可取自漢以來先儒讀書之法，編爲一集，列於羣書之

前。經義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力。凡欲讀藏者既以此編爲師，斯涉海有航，無遠弗屆。而書籍燦陳，且如淮陰之用兵，多多益善矣。又何患其泛濫而無歸哉？（據松鄰叢書本。）

按周氏之論，與近代圖書館之宗旨略同，此足見其識見之過人。

（十五）戴震　見前

（十六）王念孫　見前

（十七）張敦仁　敦仁字古餘，陽城人。乾隆進士，官至雲南鹽驛道。校刊宋本禮記，明本鹽鐵論等書。

（十八）丁杰　杰字升衢，一字小疋，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進士，官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尤長於校讎。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孫侍御志祖嘗謂曰：「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詮次，奈何！」（許宗彥丁教授傳。）四庫館開，朱竹君戴東原皆延之助校勘。

（十九）趙懷玉　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舉人，官登州知府。好學深思，與同里孫

星衍洪亮吉黃景仁並稱「孫洪黃趙」校刊韓詩外傳昆陵集等書。

（二十）鮑廷博　廷博，字以文，號淥飲，歙人諸生。流寓桐鄉之鄔鎮。藏書極富，四庫館開，進書六百餘種。嘉慶中欽賜舉人，時年已八十，逾年卒。校刊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時稱善本。

（二十一）黃丕烈　丕烈，字紹武，一字蕘圃，號復翁，又號佞宋居士，吳人。乾隆舉人，官分部主事。喜藏書，得宋刻百餘種，顏其室曰百宋一廛。刊士禮居叢書，爲收藏家所重。其藏書後爲汪士鍾楊以增所得。光緒間，潘祖蔭江標先後爲刻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於古書源流言之甚詳。

（二十二）孫星衍　見前

（二十三）秦恩復　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玉笥仙館，畜書萬卷，丹黃不去手。延顧千里於家，共相商榷。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時號秦板。有石研齋書目二卷。卒年八十四。

（二十四）阮元　見前

（二十五）顧廣圻　廣圻，字千里，號澗薲，元和人。嘉慶諸生。受業於吳縣江聲。穎敏博洽，通經

學小學，尤精校讎。孫星衍張敦仁黃丕烈胡克家秦恩復吳鼒輩，先後延主刻書。每一書竟，必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校勘記於後，人稱精確。嘗論校讎之弊說：「……校讎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闇，強預此事，本失窺作者大意，道聽塗說，下筆不休，徒勞蕪累。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痏。二者殊塗，至於誣古人，惑來者，同歸而已矣。」（思適齋集禮記考異跋。）故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而於古書之舛誤，一經剖析，割然心開而目明。

（二十六）袁廷檮　廷檮，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好讀書，與錢大昕王鳴盛以經學相質證，尤精小學。所居紅蕙山房，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

（二十七）吳騫　騫，字槎客，號兔床，海寧人。貢生。藏書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展誦。聞黃丕烈顏其室曰百宋一廛，乃自題其居曰千元十架。嘉慶間卒，年八十一。校刊拜經樓叢書。

（二十八）陳鱣　鱣，字仲魚，號簡莊，海寧人。嘉慶初舉孝廉，旋舉鄉薦。酷嗜書籍，購置不遺餘力，凡經史子集，得善本輒互相傳觀，或手自校勘，鉤深索隱，凡古本之爲後人妄竄亂改者，莫不審考其來源，次第而字之。更改淆亂者，一一較正。而對刊板之歲月，冊籍之款式，收藏之印記，無不精審確

繫，傳經生家如見原書，不至爲俗刻所誤。著經籍跋文一卷。

（二十九）錢泰吉　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嘉興人。嘉慶間廩膳生，官海寧州訓導。好古書，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册，値本即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色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輯之，文字謬誤者刊之。著曝書雜記以志所得。

（三十）汪遠孫　遠孫，字久也，號小米，又號借閒漫士，仁和人。嘉慶舉人，官內閣中書。溺苦於學，盡發先世藏書讀之。有詩考補遺國語考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

（三十一）曾釗　釗，字敏修，一字勉士，南海人。道光拔貢，官欽州學正。嗜畜書，積數萬卷。有古輸廖山館藏書目錄。

以上諸人，爲張氏所著錄者。然清代校讎之盛，超邁前代，有名之家，實不僅上列幾人，茲特擇其較著各家，補錄於此，掛一漏萬之譏，仍當不免。

（一）紀容舒，字遲叟，號竹厓，獻縣人。康熙舉人，官姚安知府。因玉臺新詠一書，自明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異同，即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萬曆中張嗣修本多所增竄，茅國縉本又併其次第

亂之，而原書之本眞盡失。乃綜合諸本，參互考覈，倣韓文考異例，兩可者並存之，不可通者闕之，明人刊本雖於義可通，而於古無徵者，則附見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成考異十卷。引證賅備，考辨亦頗詳審，雖未必一一復徐陵之舊，然較明人任臆竄亂之本，則爲有據之善本。

（二）陳景雲，字少章，吳江人。康熙諸生。從何焯遊，博通羣籍，深於史學，尤長於考訂。遊京師，試不售。年甫四十，以母老不出。門人私謚文道先生。有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考覈異同，咸有根據。

（三）趙一淸，字誠夫，仁和人。國子生。學於全祖望。撰水經刊誤十二卷。蓋因全氏所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之說，故乃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書分別之，使語不相雜，而文仍相屬。又以唐六典注稱桑欽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本所列僅百十六水，故復證以今本，雜採他籍，得滏洛滹沱泒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於㶟水下分㶟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淸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原分爲二，共得二十一水，與六典注原數相符。其考據訂補，亦極精核。所據以校正者，凡四十本，旁引博證，頗爲淹貫，訂疑辨譌，是正良多。

故四庫總目謂：「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間諸刻，固不能不以是本爲首矣。

（四）沈炳巽，字繹旃，歸安人。撰水經注集釋訂譌四十卷。是書據明嘉靖間黃省曾所刊水經注本，而以己意校之，多所釐正。又以酈道元徵引之書，極爲博贍，傳寫既久，譌誤相仍，因徧校史記漢書志表及諸史各志，取其文字異同者錄於下方以備參考。凡州縣沿革，則悉以今名注釋。歷時九年始成，丹鉛矻矻，手自點定。其用心之勤，鈎稽考索之功，實未可泯。

（五）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容舒子。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年八十二卒：謚文達。性嗜讀，貫徹儒籍，旁通六家。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譌。主持風會，爲世所宗。四庫館開，任全書總纂，校訂整理，每書悉作提要，冠諸簡首，稱大手筆。又詔撰簡明目錄，評隲精審，一生精力，備注於此。詳見前篇。

（六）孫從添，字慶增，號石芝，常熟人。諸生。善醫，用藥出於人表，婦孺皆呼爲孫怪。有書癖，家雖貧而所藏逾萬卷。著藏書紀要一卷，內分八則：一購求，二鑒別，三鈔錄，四校讎，五裝訂，六編目，七收藏，八曝書。舉凡治書範圍以內之事，無不詳爲述敍，可稱爲良好之校讎學論，茲將第四校讎一則，迻錄

於此。

校讎書籍，非博學好古，勤於看書，而又安閒者，不能動筆校讎書籍。所以每見庸常之人，校書一部，往往弗克令終，深可恨也，惟勤學好問，隱居君子，方能爲之。

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字謬錯誤，校讎三四次，乃爲盡善。至於宋刻本，改正字句雖少，而改字不可遽改書上，元版亦然。須將改正字句，寫在白紙條上，薄漿浮簽，貼本行上，以其書之貴重也。

凡校正新書，將校正過善本對臨可也。倘有古人誤處，有未改處，亦當改正。若明版，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版舊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祕本，細細讎勘，反覆校過，連行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若古人有弗可攷究，無從改正者，今人亦當多方請教博學君子，善於講究古帖之士。又須尋覓舊碑版文字，訪求藏書家祕本，自能改正。

然而，校書必數名士相好，聚於名園讀書，講究討論，尋繹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身有不到處。所以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至於字畫之誤，必要請教明於字學聲韻者，辨

別字異音釋，方能無誤。

古用雌黃校書，因古時皆用黃紙寫，裝成卷軸，故名黃卷，其色相同，塗抹無痕跡也。後人俱用白紙鈔刻，又當用白色塗抹。今之改字，用淡青色田石，磨細和膠，做成錠子，磨塗紙上，改字最妙，用鉛粉終要變黑，最不可用。

若大部書籍，延請多人分校，是於總裁，計日乃成。若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古者不能也。書籍上版，必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費刻貲，草率刊成，不但遺誤後學，反爲有識所笑。

孫氏之言，可謂委宛入人，亹亹不勸，非歷閱甘苦，洞詧三昧者，不能道也。

（七）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邃於史學，於史學義理，校讎心法，俱有獨得之見。以纂修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得名。所著校讎通義三卷。（本爲四卷以遇盜散失，三卷爲友人所錄，故存。）此卷上分：原道第一，（三篇）宗劉第二，（八篇）互著第三，（五篇）別裁第四，（二篇）辨嫌名第五，（三篇）補鄭第六，（三篇）校讎條例第七，（五篇）著錄殘逸第八，（一篇）藏書第九，（一篇）卷中分：補校漢藝文志第十，（十篇）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四篇）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十五篇）卷下分：漢志六藝第十

三，十二篇。漢志諸子第十四，三十三篇。漢志詩賦第十五，十篇。漢志兵書第十六，八篇。漢志數術第十七，四篇。漢志方技第十六，一篇。此書之作，蓋因鄭樵校讎略一書，於劉氏之微旨，不能平氣以求，故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且其議論過於駿利，凡所提論，皆過爲貶駁之辭。因折衷諸家，究其源委，駁補鄭樵之闕誤，闡發劉氏之微旨，糾正所言，皆中二氏之弊，補論藏書，宗法劉氏，二事尤精。茲錄其校讎條例於此。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書，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書，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

此謂校書宜廣儲副本。又說：

古者校讎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於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讎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爲之，限以課程，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

此謂校書宜設專官以總之，宜立科條以御之。至其方法爲何？請看：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疑，況其下乎？以爲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材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

此言校書宜先編韻爲索引俾檢本書。

古人校讎，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說兩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尚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此言校書宜著錄原文，存其闕目。總之章氏之說，雖多可採，然迂闊見嫌，未爲愜切心理之論。劉紀澤語。但所論編韻一節，亦足見其持論之明。及後汪輝祖之史姓韻編，阮元之經籍纂詁等，皆已採用此法。時至今日，索引之法盛行，推尋事迹，未嘗不是章氏創始之功。

（八）朱文藻，字映漘，號朗齋，仁和人。乾隆諸生。精六書金石之學，著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一卷。自序說：「徐氏所著說文繫傳，從未見有善本流傳，即舛譌者亦罕見焉。吾杭惟郁君陛宣有鈔本，字畫拙劣脫落；不可句讀，殊不足信，深以爲憾。適有吳江潘君瑩中，其戚朱丈文游藏書甚富，因言朱氏有景宋鈔繫傳，可借錄之。於是比部（汪憲）欣然屬潘君先往借得，存於其家，約以冬間屬余親往潘宅取歸。迨十月梢，買舟徑至潘村，瑩中他出，留札屬至南濠取之。余乃至南濠訪朱丈文游，徧閱其藏書之所……惜晷短寓遠，不能流連，悤悤攜所借繫傳歸寓。……翌日買舟歸武林，遂手自景鈔，歲周而畢。其隨時考證諸書，勘其異同，錄爲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末署姓名，質之比部，比部深加寶惜，藏之祕笈，不輕示人。越歲比部歸道山。値朝廷開四庫館，採訪遺書，……比部之子汝瓌，先以儲藏善本，經大吏遣官精選，得二百餘種，棊進於朝。……又搜啓祕笈，得繫傳考異一編，信爲先人所貽，因署

此部姓名，其附錄二卷，間有文藻案語，因署文藻姓名，並呈局中，此考異附錄之所以得入四庫全書者，本末蓋如此也。……其後錢塘汪斤曹訒庵，從全書館錄出繫傳，刻於京師，而以附錄一卷附於後，其考異則不與焉。……余三十餘年來，想見汪刻而不可得，今歲館寓清浦王少寇述庵先生家，見塾中藏有汪刻繫傳一書，亟取閱之，並檢索行篋，攜有考異原稿一册，復取毛刻說文互勘。……重加校訂，手錄一篇，仍釐四卷，蓋以繫傳二十八篇，每七篇勒爲一卷也。附錄一卷，檢稿所無，藉汪刻補之。余年逾七十，結習未忘，深以重錄四十年前苦心校勘之舊稿，留貽敝篋，以示後人。暫爲暮年幸事。……嘉慶十有一年碧溪居士朱文藻識。時年七十有二。」此足見其用心之苦與校勘之勤了。

（九）歐陽泉字省堂，來安人。嘉慶庚辰（一八二〇）進士，官蘇州教授，越十年以老乞歸，年八十餘卒。著點勘記二卷。是書專爲童蒙而作，蓋自小學不講，而童蒙之求，幾無以基。坊間贋本雜出，村師白首相沿，訛以傳訛，謬以承謬，不特齊傳楚咻，悉淆音韻，而魯魚亥豕，莫究由來。白首不識音之殊，青衿亦惑輮輮之別，甚至野雞爲雉，蹲鴟爲羊，金根爲銀，杕杜爲杖，故撰是書，自周興嗣千字文四子書五經傳注，及唐宋古詩文各家選本，凡課徒應用之書，無不糾其譌誤，別其眞僞，究其音聲，而

歸其義類。洵足以津逮後學，衣被無窮。茲擇錄一二條以見例。

「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古連山歸藏二易已不傳，後世僞作，不與周易並列於經，此句誤。三字經。

「律呂調陽」原作「律召調陽」，與上句對偶。「工顰姸笑」顰，眉蹙也，用西子捧心而顰事。俗刻作「嚬」，嚬，笑貌，與笑字重複。千字文。

李紳田家詩首句「鋤禾當日午」謂力田者當日午而鋤不敢休息，俗本作「日當午」，當字爲閒文矣。五言千家詩。

王駕晴景詩一作春晴。第三句「蛺蝶紛紛過牆去」俗本作「蜂蝶」非也。一本作「蛺蝶飛來過牆去」，句法曲折可味，七言千家詩。

（十）王筠，字貫山，號菉友，安丘人。道光舉人，官山西寧鄉知縣。博涉經史，尤深說文之學。年七十一卒。著有說文句讀，折衷段玉裁桂馥之說，獨闢門徑，論者稱二家勁敵。又有說文繫傳校錄一書，自壬辰（一八三二）起，以朱氏考異爲據，參以孫氏鮑氏所翻宋本，汪氏刻本，說文韻譜五音韻譜

玉篇廣韻汗簡諸書，考覈異同，訂正譌訛，越二年始畢。乙未（一八三五）正月，復校一過。八月，又借馬氏龍威祕書讀之，亦有改正。癸卯（一八四三）又借朱竹君家藏本校閱，記其異處。蓋至此已經四次校訂矣，其用力之勤，亦云至矣。

（十一）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棄舉子業，從宋翔鳳治尙書今文之學。性倨傲，門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已。同治中任金陵書局校勘。有管子校正，是書未見，不詳。

十　輯佚與辨僞

梁任公說：「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墮，則國民之遺產損焉。」（清代學術概論。）此足見清儒輯佚工作之盛及其重要。

又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僞求眞爲基本工作，因爲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僞，則研究

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僞，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八九是書本上的學問；而中國僞書又極多。所以辨僞書爲整舊學裏頭很重要的一件事。……清儒辨僞工作之可貴，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績，而在其能發明辨僞方法而善於運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又可見辨僞工作之重要，與清儒辨僞方法之精密。現在分述於後，而以其成績附焉。

【輯佚】　書籍遞代散亡，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致慨惜，於是有輯佚之業。最初從事此種工作者，當爲宋之王應麟，其成績有三家詩考周易鄭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後。）明中葉後，則有孫瑴所輯之古微書，專爲搜羅緯書佚文之作。然其範圍既隘，體例亦復未善。至清而此學遂成專門之業。

清代輯佚工作之最著者，爲四庫全書由永樂大典內所輯出的各書。考此書之最早發見者爲李穆堂全謝山二人，然二君皆貧士，雖曾相約鈔輯，然所鈔無幾。直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學士朱筠奏請開四庫館，即以輯永樂大典爲言。（詳見前篇。）既開館，首循此計畫進行，先後輯出之書，著錄及存目，合計凡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部屬如下：

經部六十六種

史部四十一種

子部一百三種

集部一百七十五種

其中最有價值者，如東觀漢記，元代已佚，其書爲范蔚宗所不采，而足以補後漢書闕失者頗多。五代史以歐書出而全佚，今得重裒薛史，而此一時期之史蹟始得完備。其他如古代數學書，皆已久佚，玆復輯出刊布，喚起學者研究算術之興味。至於據大典而校正者，如水經注等，凡此之類，皆纂輯永樂大典所生之良好結果。

永樂大典所收各書，僅限於明代之現存而已，其元以前所佚各書，仍付闕如，以是清儒更爲向上一步之輯佚工作。凡漢志隋志所著錄而今已佚者，莫不次第輯出。其所憑藉之重要資料，約有下列五種：

一、唐宋間類書　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等。

二、漢人子史書及經注　如史記漢書春秋繁露論衡國語注等。
三、唐人義疏　如周易集解等。
四、六朝及唐人史注　如裴松之三國志注，顏師古之漢書注，李善之文選注等。
五、各史傳注及各古文選金石刻　如文選文苑英華等。

輯佚工作既爲此一時期之普遍事業，故各家成績之優者頗多。茲舉其範圍較廣者二家爲例：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嘉慶舉人。輯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是書所採，以經史諸子，旁及各類書所引古文辭爲主，輔以梅氏文紀，張氏百三家集等書。起上古，迄隋世。鴻篇鉅製，片語單詞，罔弗綜錄，竭二十餘年之力。搜羅詳備，巨細不遺，較之梅張二氏，實什伯過之，誠可謂文章之淵藪，藝林之寶筏。自序說：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開全唐文館，不才越在草茅，無能爲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當有總集，斯事體大，是不才之責也。其秋始草剏之，廣搜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祕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旁及釋道鬼神。起上古，迄隋世，鴻篇鉅製，片語單詞，罔弗綜錄，省倂複疊，聯類畸零，作

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編次爲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草刱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於事而竣。

此足見其用力之勤，現在將其總目表列於後，以見其搜羅之富。

朝代	卷數	人數
全上古三代文	一六	二〇六
全秦文	一	一六
全漢文	六三	三三四
全後漢文	一〇六	四七〇
全三國文	七五	二九四
全晉文	一六七	八三〇
全宋文	六四	二七八
全齊文	二六	一三一
全梁文	七四	二〇四

全陳文	一八	六三
全後魏文	六〇	三〇二
全北齊文	一〇	八四
全後周文	二四	六一
全隋文	三六	一六八
先唐文（不知朝代，但知爲唐以前者。）	一	五四
共計（外有韻編全文姓氏五卷。）	七四六	三四九六

是書因卷帙浩繁，未能付梓，僅錄淸本一份。沒後，邑人蔣鑑錫礽父子，勉糾衆貲，爲刻目錄百三卷。光緖十三年（一八八七）黃岡王毓藻訪得是書原稿於方功惠家，始出鉅資，愼選梓人，由方氏等理而董之。歷五年始克竣功。高文大册，惠及士林，不負嚴氏好古績學之苦心矣。

馬國翰，字竹吾，歷城人。道光進士。家貧好學，自爲秀才時，每見異書，手自抄錄。及爲縣令，廉俸所入，悉以購書，所積至五萬七千餘卷。簿書之暇，殫心搜討。晚歸林下，猶復矻矻孜孜，纂輯無虛日。有玉

函山房輯佚書七百六十卷。是書爲輯集古代圖籍之作，凡唐以前諸儒選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他書可考者，莫不廣引博徵，自羣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詞單語，靡不搜羅，上溯周秦，下迄隋唐。分經史子三編。又各因所得多少爲卷，作序錄以冠於篇。茲將其總目表列於後。

類目	種數	卷數	闕卷數
經部 四五二種 闕二一種			
易類	六四	八一	
尚書類	一五	二一	三
詩書類	三二	四三	
周禮類	一四	二一	一
儀禮類	二五	二六	
禮記類	一九	二八	
通禮類	二一	二六	五
樂類	一五	一五	二
春秋類	四三	四九	

史部、八種

孝經類	一六	一六	
論語類	四一	八二	一〇
孟子類	九	九	
爾雅類	一三	一九	
五經總類	一二	一二	一
緯書類	四〇	五一	
小學類	五五	五五	九
補編	一八	一九	
雜史類	五	五	
雜傳類	二	二	
目錄類	一	一	
儒家類	六六	六八	一三
農家類	一六	一九	七
道家類	一七	一七	

子部 一七二種 闕一七種	法家類	名家類	墨家類	縱橫家類	雜家類	小說家類	天文類	陰陽類	五行類	雜占類	藝術類	補編	共計
	七	二	五	七	一九	八	八	三	八	二	二	二	六三二
	七	二	五	七	二〇	九	八	三	八	三	二	二	七六〇
													五一

馬氏沒後，版歸章邱李氏，已有散佚。其後丁中丞稚璜，文中丞質夫，先後爲補刊其殘缺若干篇，

而有目無書者尚少四十餘種，則此殘膏賸脂，尤足視同瓌寶。

更有人謂此書係章宗源所輯，稿本皆在孫淵如處，後爲馬氏所得，遂掩爲己有。此種爭執，直至清末楊守敬，始搜考證據，定其並非攘竊章氏之書，馬氏之誣始白。他說：

余考玉函所載，史部僅八種，其古文瑣語有十五條，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只十三條，除通史二條，玉函不載，只十一條。皇甫謐年譜玉函據開元占經所引甚多，章氏僅引藝文類聚二條。汲冢書鈔玉函所輯古本一卷，章氏僅以今行本二卷注之。嵇康聖賢高士傳玉函引御覽等書爲一卷，章氏僅載晉書本傳及宋書周續之傳。劉向別錄玉函載入劉歆七略二條，章氏則各標體例，較玉函爲詳審，是玉函非攘竊章氏書。而邇來學者，羣聲附和，良由馬氏平日聲稱不廣，故有斯疑歟？

其他如王謨之漢魏遺書鈔，分經史子集四翼，因卷帙浩繁，僅將經翼一門計一百八種刊布。黃奭之逸書考（即漢學堂叢書）。凡分四類：曰漢學堂經解一百一十二種；曰通緯，七十二種；曰子史鉤沈，八十四種；曰通德堂經解，十七種；俱蔚爲巨觀。而臨海洪頤煊之經典集林三十種，孔廣森之通德遺書所

見錄七十二卷，袁鈞之鄭氏逸書七十九卷，任大椿之小學鉤沈十九卷，陳鱣之論語古訓……或專輯一人之逸書，或專輯一門學術之遺著，或專輯一書之逸注，莫不窮搜博考，旁徵遠紹，擎五尼之散亡，揚萬古之文明，傳先儒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諸儒之功，誠千古之偉跡。

【辨僞】　辨僞之工作由來已久，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班氏自注說：「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時，託之神農。」黃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國，與老子相似。」雜黃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國時賢者所託。」……此爲辨別僞書之始。隋僧法經著衆經目錄，別立「疑僞」一門，此有感於僞書之不可不辨。宋人疑古最勇，如司馬光之疑孟子，歐陽修之疑十翼，周禮儀禮，朱熹之疑周禮古文尚書，鄭樵之疑詩序左傳，皆可爲後世辨僞學之先河。晚明胡應麟著四部正譌，專以辨僞爲業。至清則此學益盛，

清儒辨僞事業之所以超邁前代者，宋儒多輕蔑古書，故往往由主觀之一時衝動，而輕加僞名。清儒則多尊重古書，其辨僞之方法，常用客觀之態度而細密檢查。故清儒辨僞工作之可貴者，不在其成績，而在其方法。玆略言其方法。

一、從著錄傳授上檢查　古書流傳有緒，其有名之著作，各史志皆有著錄，或由別書記載其淵源。若突然發現一書，向來無人經見，則其中定有蹊蹺。如先秦書不見漢志，漢人書不見隋志，唐以前書之不見崇文總目者，便十有九靠不住。如古三墳晉史乘楚檮杌，除左傳孟子一見其名外，漢隋等志，並未著錄，亦無人徵引，隋和元時忽然出現，不問可知爲僞。

二、從本書所載事跡制度或所引書上檢查　書中事實與文句，只有後人徵引前人，絕無前人徵引後人之理，此最易辨其眞僞。如左傳記智伯事，可知作者決非與孔子同時。山海經有漢郡縣名，可見決非出伯益。

三、從文體及文句上檢查　文體各時代不同，稍多讀古書者，一望可知。如黃帝素問長篇大段的講醫理，不獨三代以前，即春秋間亦無此文體，用論語老子等書可作反證。故此書年代可定爲漢最早亦不過戰國末。

四、從思想淵源上檢查　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思想，治學術史的人自然會看出來。如管子內有駁「兼愛」「寢兵」之說，非墨翟宋鈃以後，不會有此，故知此書決非春秋初年管仲所作。

五、從作僞家所憑藉之原料上檢查　造僞書者，勢不能字字憑空創造，且旣依託何人，必多采其說以求取信。然割裂撏撦，最易發生痕迹，善於辨僞者一見可知。如古文尚書把荀子引道德經之「人心之危道心之危」與論語之「允執其中」連湊起來，造成所謂「十六字心傳」，但意義毫不聯屬。

六、從原書佚文佚說的反證上檢查　已佚之書，後人僞造，若從他書發現所引原書佚文爲今本所無者，可知今本之僞。如晉書束皙王接摯虞等傳言竹書紀年有「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事，當時成爲學術的討論問題，而今本無之，可知今本決非汲冢之書。

綜上所論，則清儒辨僞工作之精密，實足垂範永世。

清初勇於疑古者，應推姚氏際恆。際恆，字立方，號首源，錢塘監生。博究羣書，撐腸萬卷。旣而盡棄詞章之學，專精治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予婚嫁畢而治九經。」遂屏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凡百六十三卷。又著庸言錄若干卷。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是專爲辨僞而作，凡戰國秦漢諸書，十之七八打入僞書堆內，故四庫總目斥之說：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僞，則本之黃宗羲，闢古文尚書之僞，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僞，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僞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楳之說，以周易十翼爲僞書，則尤橫矣。

此雖可爲姚氏之一篇罪狀，然亦足見其學問之來源，與研究之態度。嚴格的說，古書的僞作也實在太多，若不大刀闊斧的殺起來，則眞僞莫辨，總是學者最大障礙。茲將僞書考之目列後，以見其用力之苦。

易傳（卽十翼）　子夏易傳，關朗習傳，麻衣正易心法，焦氏易林，易乾鑿度，古文尚書，尚書漢孔氏傳，古三墳書，詩序，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周禮，大戴禮，孝經，忠經，孔子家語，小爾雅，家禮儀節。以上經部。

竹書紀年，汲冢周書，穆天子傳，晉史乘，楚檮杌，漢武故事，飛燕外傳，西京雜記，天祿閣外史，元經，十六國春秋，隆平集，致身錄，以上史部。

鬻子，關尹子，子華子，亢倉子，晏子春秋，鬼谷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商子，鶡冠子，愼子，於陵子，孔叢子，文中子，六韜，司馬法，吳子，尉繚子，黃石公三略，李衞公問對，素書，心書，風后握奇經，周髀算經，石申星經。續葬書，撥沙經，黃帝素問，靈樞經，神農本草，秦越人

難經，脈訣，神異經，十洲記，列仙傳，洞冥記，博物志，杜律虞注。以上子部。

以上認爲全部僞作者。

以下認爲眞書雜以僞者，

三禮考注，文子，列子，莊子，管子，賈誼新書，傷寒論，金匱玉函經。

爾雅，韻書．山海經，水經，陰符經，吳越春秋，越絕書。

以上認爲非僞而撰人名氏僞者。

春秋繁露，東坡志林。

以上認爲書不僞而書名僞者。

國語，孫子，劉子新論，化書。

以上認爲未能定其著書之人者。

姚氏之書，雖在學術界不無價値，但其體例凌雜，篇帙簡單，未能盡其辭，至其所斷，亦未必盡當。故梁任公說：「他所認爲有問題的書，我們總有點不敢輕信罷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此外如萬斯大之周官辨非，多自制度與古書不合之處立論。孫志祖之家語疏證，辨家語爲王肅所僞撰。劉逢祿之左氏春秋疏證，守西漢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左傳解經部分皆劉歆僞撰。康有爲之新學僞經考，總結兩漢今古文公案，對於劉歆所提倡之周官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非東晉晚出者。）爾雅等書，皆認爲僞。王國維之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專辨明人補撰之竹書紀年，一一指出其剽竊湊附之贓證。崔適之史記探原，宗康氏之說，謂史記有一部分經劉歆所竄亂，一一指明疑點。……等，其勇氣及用力，實足令人欽佩。

總之，辨僞事業，清初很盛，清末尤盛，獨乾嘉時代，做此工作者較少。（原因是他們好古甚篤，不肯輕易懷疑，這是他們的長處，也是短處。）而古書之眞僞經過三百年繼續研究討論之結果，已解決者約占十之三四，其餘雖未澈底解決，但至少已提出問題，未嘗不是一種成績的表現。茲將重要僞書表列於後。

書名	僞作部份	已否決定	附記
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	全部	已定	清初完全解決，公認爲魏王肅僞撰。
古文孝經及孔安國傳	全部	已定	僞撰人未定。

孔子家語	全部	已定	乾隆中葉完全解決公認爲魏王肅僞撰。
孔叢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陰符經	全部	已定	漢以後人僞撰。
六韜	全部	已定	同上
鬻子	全部	已定	晉至唐陸續依託。
關尹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子華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文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亢倉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鶡冠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鬼谷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於陵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尉繚子	全部	已定	同上
老子之河上公注	全部	已定	晉以後人僞撰。

陸賈新語	全部	已定	晉以後人僞撰。
賈誼新書	全部	已定	同上
老子	部份	已定	「夫佳兵者不祥」節無舊注，是知後人加入。
墨子	部份	已定	親士，修車，所染三篇，後人采儒家言掩飾其書。
莊子	部份	已定	外篇雜篇之一部份，後人僞續者甚多。
韓非子	部份	已定	初見秦篇由戰國策混入。
史記	部份	已定	昭宣元成以後之文句，褚少孫至劉歆等多人續入。
楚辭	部分	已定	屈原之大招，漢人摹仿招魂而作。
周禮	全部	約定	認爲劉歆雜采戰國政書附以己意僞撰。
孝經	全部	約定	春秋無經之名，約爲漢人所依託。
晏子春秋	全部	約定	約爲西漢人僞撰。
列子	全部	約定	公認爲晉張湛所僞撰。
吳子	全部	約定	約爲西漢人僞撰。

司馬法	全部	約定	約爲西漢人僞撰。
毛詩序	全部	約定	約爲後漢衛宏撰，與孔子子夏毛公無涉。
尙書百篇序	全部	未定	是否伏生孔安國時已有？何人所作？未決。
古本竹書紀年	全部	未定	汲家是否屬眞，尙爲一大問題。
穆天子傳	全部	未定	同前
逸周書	全部	未定	眞僞雖未決定，但決非漢以後人撰。
申子	全部	未定	此書已佚，今存者不全，未能決定。
尸子	全部	未定	同前
愼子	全部	未定	同前
尹文子	全部	未定	同前
公孫龍子	全部	未定	同前
今文尙書	部份	未定	虞夏書一篇，恐爲周末或春秋時人所依託。
左傳	部份	未定	今文學家不承認左氏爲解釋春秋之書，謂此部份皆漢人所依託。

論語	部份	未定	後五篇有人謂漢張禹所竄亂。
史記	部份	未定	有人謂漢劉歆竄亂一部份。
荀子	部份	未定	有人謂後人誤編一部份。
韓非子	部份	未定	同前
禮記	部份	未定	有人指爲漢人僞撰。
大戴禮記	部份	未定	同前
周易	撰人僞		彖傳，象傳，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相傳爲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書並未題孔子作，不得遂爲後人依託孔子。
儀禮	撰人僞		相傳爲周公作，亦有人臆推，大抵應爲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爾雅小爾雅	撰人僞		後人指爲周公作，純屬臆推，大抵爲西漢之作。
管子	撰人僞		漢志題爲管仲作，誤。大抵屬戰國末所編。

商君書	撰人僞		漢志題爲商鞅作，誤。大抵爲戰國末法家者流所編。
孫子	撰人僞		舊題孫武作，不可信，當爲孫臏或戰國末人書
尙書大傳	撰人僞		舊題伏生作，是否未定。
山海經	撰人僞		或言大禹作，伯益作，不可信，大約爲漢代相傳一部古書。
各種緯書	撰人僞		自易乾鑿度以下二十餘種，漢儒指爲孔子作，當不可信。大約爲戰國末年傳下之古神話書。
周髀算經	撰人僞		相傳爲周公或商高作，不可信，大約周末或漢初相傳古算書。
素問	撰人僞		相傳黃帝秦越人作，不可信，約爲秦漢間醫書
難經	撰人僞		同前
越絕書	撰人僞		舊題貢作。據原書末篇敍詞用隱語自著其名，已知作者爲會稽袁康，後漢人。

十一　校勘的總成績

清代學者，自顧亭林高唱「經學卽理學」之口號，以與空談性命之陋儒抗衡以後，一般學者，無不以經學爲研究的中心，窮其畢生之力以鑽研之。關於經學之著述，竟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阮氏皇清經解，王氏皇清經解續編所收入者凡百五十七家，爲書三百八十九種，二千七百二十七卷，而未收及續出者尙不在其列，此誠爲有史以來僅見之盛業，亦足以見清儒治經用力之勤。

不過，若是談到校讎方面，則其成績貢獻最大者，仍當以諸子之書爲首。蓋治經一事，漢唐以來，已十分發達，淸儒雖加精密，亦未能跳出範圍以外。而諸子之書，自西漢以降，已不見重於世，故治之者少，於是傳刻訛舛，漸不可讀。淸代學者旣提倡好古之風，因於治經之外，兼及諸子，而子書乃有多數得以復活。時至今日，學者復以治西人哲學之力，反而證諸古籍，子學始由晦而大明矣。玆將校勘之成績，分別略述於後：

一、老子　老子爲古子之較早者，其書散亂殊甚，清儒對此書之整理尙少，校本以畢沅之老子

道德經考異較可觀。王念孫讀書雜誌僅四條，俞樾諸子平議亦僅有一卷，故此書尙有整理之餘地。

二、荀子　是書唐前與孟子並稱儒家，至宋始以異端見斥，遂至黯昧無聞。清代治此書最早者爲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論荀卿子年表（俱見述學內篇。）雖所校正，已有多條，惜未成專書。謝墉盧文弨亦合校此書，（浙刻二十二子本所採是。）在咸同前爲最善之本。自後顧廣圻復校所得宋本，成荀子異同一卷，附輯荀子佚文，郝懿行劉台拱各有荀子補注一卷，陳奐有荀子異同，陳昌齊有荀子正誤，皆有所發明。而王念孫之讀荀子雜志，俞樾之荀子平議，尤精闢無倫。最後乃有王先謙之荀子集解二十卷，集諸家之大成，上自楊倞，下迄清儒諸說，網羅無遺，間下己意，亦多善解。總之，此一時期對此書下工夫整理者，凡十餘家，故其結果十分美滿。

三、墨子　戰國時儒墨抗衡，同爲顯學，故墨子一書，乃先秦子書之最重要者。且其學融古今世界於一爐，由是樹其兼愛之說，而其舍身救世之精神，尤非他家所能及。清儒治此書最早者爲汪中，有校本及表發一卷，今不傳。同時盧文弨孫星衍畢沅亦治之，沅集其成爲墨子注十六卷，刻入經訓堂叢書內。而王念孫之讀墨子雜志六卷，俞樾之墨子平議三卷，蘇時學之墨子刊誤，均有貢獻。餘如

顧廣圻洪頤煊戴望，亦各有校釋。光緒間，孫詒讓又覃思十年，集諸家說，斷以己意，成墨子閒詁十四卷，復輯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舊敍合為附錄一卷，又撰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學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鉤沈各一篇合為墨子後語二卷，俞蔭甫序稱：「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總之，墨子一書，經清儒努力之結果，雖未能盡還其舊，然大部份已可解讀，近來墨學復活，可說實由孫氏閒詁導之。

墨子七十一篇中最宏深而最難讀者，莫如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晉魯勝曾為墨辯注，惜已佚。敍見晉書隱逸傳。畢氏之注，其他各篇雖有發見，獨此六篇，則自稱「不能句讀」。惟彼據經上篇有「讀此書旁行」一語，於篇末別為新考定經上篇，分上下兩行橫列。則最初發見此經舊本寫法，當推畢氏之功。其後丁杰周宗彥皆提出經說四篇特別研究，惜皆不傳。張惠言著墨經說解二卷，用魯勝「引經就說」之例，將墨經四篇，逐條拆分，各相比附，眉目愈清。其後鄒伯奇又言墨子中有算術，有光學，有重學，以告陳蘭甫，而著其說於所著學計一得中。自是墨經內容之豐富，益為學者所注視。最近章炳麟復以佛理及西說闡發墨經，國故論衡中有原名明見諸篇，其精絕處，往往驚心動魄。

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實驗學之眼光，敍述批秦以前之哲學，而墨辯一篇，最爲精心結撰，發與實多。梁啓超之墨經校釋，又發明治此書之重要公例，是：

凡經說每條之首一字，必牒舉所說經文此條之首一字以爲標題。此字在經文中可以與下文連讀成句；在經說文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

梁書雖不免仍有武斷失解之處，然亦有一部足供參考。其後有欒調甫之讀梁任公墨經校釋，雖寥寥僅數十條，然有卓識，明於條貫。伍非百之墨辯解詁，從哲學科上樹一新觀察點，將全部墨經爲有系統之組織，可謂一大創建。而張純一復以十餘年之精力，博採諸家之說，精究詳甄，著墨子集解十五卷，集諸家之大成，可謂墨學之總結集，故蔣維喬序之說：「搜輯之博，抉擇之嚴，非特可補孫氏之闕，且有時賢未及道者。」總之，墨子一書，已爲近代學者研究子書之中心，故不久或將有全部復活之希望。

四、莊子　是書整理之成績，王念孫讀書雜志有三十五條，俞樾諸子平議有三卷，惜無特別校本。清末郭慶藩用注疏體，具錄郭注，及陸氏經典釋文，搜集晉唐人逸注，及清儒諸家之說，間附案語，

是正文字，著莊子集釋，稱爲現行本之最佳者。

五、韓非子　此書之成績有顧廣圻之識誤三卷，盧文弨羣書拾補有一卷，王念孫讀書雜志有十四條，俞樾諸子平議有一卷，孫詒讓札迻有若干條。最近有王先慎之韓非子集解二十卷，薈集衆說，較稱善本。

六、管子　清代治此書最早者，爲王念孫王引之孫星衍，而洪頤煊采三家之說，删其複重，附以己說，成管子義證八卷。其後念孫又續有所校，更采及洪書，成讀管子雜志二十四卷，凡六百四十餘條。同光間則有戴望之管子校正二十六卷，俞樾之管子平議六卷，均有發明，極有價值。

七、列子　此書之成績最少，僅有任大椿汪繼培之校張湛注本，秦恩復之校盧重元本，而俞樾諸子平議亦僅有一卷，此外無所聞。

八、晏子春秋　此書雖純屬僞書，但清儒多信爲眞。其成績有畢沅之經訓堂校本，用力頗勤。餘如盧文弨王念孫俞樾亦各有校釋，多所發明。

九、呂氏春秋　此書校勘最佳者爲畢氏經訓堂本，蓋據元大字本精校，由盧文弨董其事。此後

梁玉繩有呂子校補二卷，陳昌齊有呂氏春秋正誤二卷，王念孫讀書雜志有三十八條，俞樾有呂氏春秋平議三卷，均有相當成績。

此外如商君書則有平津館本，愼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則有守山閣本，孫子吳子司馬法則有平津館校本其成績均極微細，故不論列。而諸子以外，其他先秦古籍之經過校理，亦多有相當成績。如：

一、逸周書　最初校此書者，有惠棟沈彤趙曦明張坦段玉裁沈景熊梁玉繩梁履繩陳雷等，而盧文弨集諸家說，寫定重刻，即抱經堂本是。其後王念孫之讀逸周書雜志四卷，陳逢衡之逸周書補注二十四卷，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十卷，翔實明暢，均稱佳構。

二、國語　此書校本，以士禮居仿宋刻本爲最善，蓋由黃丕烈顧廣圻之合校而成。（附校勘記。）此外則汪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國語考異四卷，國語發正二十一卷，洪亮吉有國語韋注疏，均爲佳構。

三、戰國策　此書之價值等於韋注國語。校本則以士禮居本爲最佳，而王念孫之讀戰國策雜志於校勘之外，兼有注釋，尤爲精善。

四、竹書紀年與穆天子傳　二書同出汲冢，眞僞問題，自晉以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清儒好古成癖，對於二書，亦悉心研究之。前者有徐文靖之竹書紀年統箋，然是書成於康熙間，其時考證學未興，故所箋駁雜無義法。其後洪頤煊有校正竹書紀年，林鑑塘之竹書紀年補證，雖頗絜淨，然識斷尙欠精擇。陳逢衡有竹書紀年箋證，積十年之功始成，浩博詳贍，頗稱精善。王國維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書最晚出，亦最謹嚴。此外尙多，茲不多舉。後者則有洪頤煊之校本，精覈絕倫，此書自是可讀。而丁謙所著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以歐洲學者所倡中國人種西來之說爲據，援本傳爲證，雖其比附往往新奇可喜，然是否眞相，尙俟考定。

此外如山海經，則有畢沅之山海經校注，一考正篇目，二考正文字，三考正山名水道，自言歷五年始成。其後有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周髀算經則戴震精校本，爲戴校算經十書之首。黃帝內經素問則有錢熙祚之精校本，與胡澍之內經校義。……總之舉凡先秦重要典籍，幾無不有相當之校釋。

先秦古書，既有精細之校理，而西漢以後之重要書籍，亦無不加以相當之校勘。茲略舉於後：

一、淮南子　此書爲西漢道家之要典．其內容博大而有條貫。清儒治此書者，首爲莊逵吉，以道藏本校俗本，爲唯一之善本。浙刻二十二子本所采是。此外王念孫之讀淮南內篇雜志，訂正俗本九百餘條。陳昌齊有淮南子正誤十二卷，石臞亟稱之。胡澍有淮南子校義，而盧文弨劉臺拱王紹蘭亦各有斷片之發明。最後則有俞樾之淮南內篇平議四卷，亦有相當價值。最近劉文典著淮南鴻烈集解二十一卷，博採先儒之說，參以己所心得，又從御覽選注等書，采輯佚文佚注甚備，其價值足與王氏荀子集解相埒。

二、春秋繁露　此書爲西漢儒家要籍，經宋明之傳刻，訛誤百出。乾隆時開四庫館，始取永樂大典中樓鑰校本詳校，補一千一百餘字，删一百十餘字，改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其後盧文弨復據四庫本重校，是爲抱經堂本，最爲精善。

三、鹽鐵論　此書通行者爲明張氏本，篇第字句割裂增易殊多。盧文弨嘗以永樂大典本及他本是正若干條。其後有陽城張氏重校本，顧廣圻爲作考證三卷。汪繼培俞樾孫詒讓亦各有所校，此書始漸可讀。

四、白虎通義　此書舊爲漢魏叢書本最通行，最初校者爲莊述祖，且釐定目錄，蒐輯佚文。繼之者有盧文弨趙曦明秦黌梁同書孫志祖周廣業吳騫朱型梁履繩汪繩祖等，皆有所發明。

五、韓詩外傳　韓氏爲西漢今文三家詩之一，其詩內傳四卷，詩故三十六卷，詩說四十一卷，久亡；存者惟外傳六卷。乾隆前通行本以毛刻最善，然譌脫亦不少。盧文弨曾有校本，未沕專書。其門人趙懷玉於乾隆末成新校本。五十三年，周廷寀復采趙書，附以己意爲校注本，此書自是易讀。

此外如王念孫王南陔之校列女傳，陳壽祺之校新序說苑，徐養原俞樾之校法言太玄，汪繼培之校潛夫論，俞樾孫詒讓蔣光煦之校論衡，盧文弨之校風俗通義越絕書，均各有相當之成績與價值。以下再論及漢以後之書籍。

一、華陽國志　此書爲方志之祖，有義法，有條貫，卓然著作之林。惟訛譌殊多，殆不可讀。顧廣圻始據宋元豐呂氏，嘉泰李氏兩本精校，自此始有善本。

二、抱朴子　此書乾隆前無善本，自孫星衍據道藏本精校，盧文弨顧廣圻復參合諸本助之，重刻平津館本，始可馴讀。

三、水經注　此爲現存最古之地理書，故清代治之者最多。乾隆中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有校本，均極精粹。此後畢沅孫星衍亦各有校本，然兩君皆非地理專家，似無足以增益三家者。道咸後則有沈文起之水經注疏證，汪士鐸之水經注提綱，水經注釋文，陳澧之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王先謙之合校本，則以戴趙二本爲主，參以諸家，雖無新發明，然最便學者。最後楊守敬著水經注疏八十卷，略謂「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爲趙戴改訂及誤者十之二三」。(凡例)而一部古地理，竟爲當時風尚之研究。

此外如顏氏家訓，則有盧文弨之校本。經典釋文，則有盧氏之校補及考證。困學紀聞亦有翁元圻之校注。大唐西域記及慈恩法師傳，前者有丁謙所著大唐西域記考證，引據各史外國傳，旁及西人地理家言，實此書之篳路藍縷。後者則有支那內學院所刻精校本，除校字外，頗引他書紀載有異同者校出若干條，可稱現行本之最善者。總之，與凡唐宋以前之重要圖籍，無不經相當之校理，本篇所舉，僅其概略而已。

至史書之校讎，最著者有三：

一、二十一史考異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錢大昕著。）

二、十七史商榷（王鳴盛著。）

三、二十二史劄記（趙翼著。）

三書形式雖然相類，但內容絕不盡同。錢書最詳於校勘文字，解釋訓詁名物，糾正原書事實譌謬處亦有之。王書雖間校釋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實。自序說：「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蹟樛葛，地理職官眼眯心瞀，試以予書置旁參閱，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關開節解，筋轉脈搖。……」並非虛語。趙書則特別注重治亂興衰之故，不喜專論一人之賢否，及一事之是非，故時失校勘其牴牾。總之，三書各有優點，可為清人史學上之重要貢獻。其於斷代史之校讎者，則馬班陳范四史之成績為最優，茲分別列後：

一、史記　此為中國第一部史書，其價值無俟頌揚。惟馮商褚少孫以後，續者十餘家，孰為本文，孰為竄亂，實難辨別。復以傳寫訛舛，頗失本來面目，故亟需整理。清儒治此者有錢坫之史記補注百三十卷，（此書未刻不知有無遺稿。）梁玉繩之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刊誤糾繆之處頗多。王念孫之讀史記雜志六

卷，則主於校勘文字之異同。崔適之史記探原，專辨後人續增竄亂之部分，欲廓清以還史公眞相，故名探原。

二、漢書及後漢書　二書之成績有吳翌鳳之漢書考證十六卷，惠棟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錢大昭漢書辨疑二十二卷，後漢書辨疑十一卷，續漢書辨疑九卷，王念孫讀漢書後漢書雜志十七卷，陳景雲兩漢訂誤五卷，沈欽韓兩漢書疏正七十四卷，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後漢書注校正八卷，諸書大率釋文考異訂誤兼用，而王先謙復集全淸考訂之大成，著漢書補注百卷，後漢書補注百二十卷，續漢書志補注三十卷，最爲精博，極便學者。

三、三國志　此書夙稱良史，然其書行文太簡，事實每多遺漏。雖有裴松之注，補助遺缺，然仍未完善。故淸儒之治此書者，多爲廣裴之所補，其較著者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六卷，錢大昕三國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國志考證八卷，梁章鉅三國志旁證三十卷，陳景雲三國志舉正四卷，沈欽韓三國志裴注補訓故釋地理各八卷，侯康三國志補志一卷，周壽昌三國志註證遺四卷。

至四史以下各史之校注，則其成績甚微，僅有彭元瑞之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吳蘭庭之五代

史記纂誤補四卷，(補宋吳縝之作。)洪亮吉宋書音義，杭世駿北齊書疏證，劉壽曾南史校議，趙紹祖新唐書互證，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施國祁金史詳校十卷，李文田元祕史注諸書而已。

不過，清儒校理史書所注意及用力最勤者，厥爲表志等單篇之整理，故其成績最鉅，亦最有益。茲擇要列舉於後：

史記天官書考證(孫星衍)。漢書人物表(梁玉繩)。漢書地理志稽疑(全祖望)。新斠漢書地理志漢書十表注。(錢坫)漢書地理志校本(汪遠孫)。漢書地理志補注(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校(楊守敬)。漢書地理志水道圖(陳澧)漢書水道疏證(洪頤煊)。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注(徐松)。漢西域圖考(李光廷)。漢書藝文志考誤(李賡芸)。後漢書郡國志補校(朱右曾)。續漢書律曆志補注(錢坫)。晉書地理志新校正(畢沅)。新校晉書地理志(方愷)。延昌地形志(張穆)。隋書經籍志考證(章宗源)。隋書地理志考證(楊守敬)。新唐書天文志疏正(張宗泰)。校正唐書方鎮表宰相世系表(沈炳震)。唐書方鎮表考證(董沛)。

以上所舉，雖名爲校注，其實不啻補作。蓋諸家之作品，於校勘訓釋之外，兼有補遺，其新加入之材料頗多。據此可見清儒注重學術史之一般了。

十二　最近之兩大成績

民國以來，學術之進步，雖有一日千里之勢，然論及校讎一事，則仍多汲舊傳之餘波，似無可說。惟其承先啓後之迹，則亦有可得而徵指者。茲舉其較大而爲先儒所未及者，略述於後。

【說文之總結集】說文一書，沈霾千載，至清始以爲校理羣經百家書之鈐鍵，或爲短簡之討論，或爲有系統之選述，汗牛充棟，不下二三百種。若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句讀，及釋例，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等，皆爲當時之傑作。體精思大，迭相映輝，許氏之書，乃得復發光輝，成爲專門之學。民國以來，則無錫丁福保氏，復有說文解字詁林之作，尤足以雄視千古矣。

丁福保，字仲祜，別號疇隱居士，無錫人。生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少從其兄寶書講解左傳史漢諸書，每夜讀書，非三鼓不就寢。頻年，學大進。後肄業江陰南菁書院，經史之外，兼習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等法，歷充竢實學堂，京師大學堂算術兼生理衞生學教習。清末寓居上海，整理書業，刊行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各詳草。吾國算書之有詳草，當以此爲始。民國以來，則專刊佛學各書，

如佛學撮要佛學指南佛學大辭典，及小辭典，一切經音義等，皆有相當之價值，足爲研究佛學之南針。疇隱居士自述。

丁氏平生精力之焦點爲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是書彙聚大小徐及清儒臧玉林以下諸家，有涉說文之書百八十餘種，一千餘卷，條分縷析，繫諸許書每字之下，使學者一展卷間，而衆說咸在，精粗詳略。昔人窮老盡氣而不得者，今費半小時卽可得之。所以名詁林者，蓋取詩正義：「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也。」及白虎通五行：「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之意。自序說：

福保少習許書，頗以偏檢各書爲苦，偶尋一字，輒廢時至一二日，積書至數十種，多方搜索，尚難該備，況散見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者，尤不可指數，往往以遺亡而難於參檢。回憶乙未（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歲，肄業南菁書院時，年二十有二，卽擬彙聚大小徐及各家之說文，與各文集筆記中之論說文者，依許書之次第，逐字類聚，爲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搜集材料，至今三十年矣，作輟無恆，未能脫稿。自癸亥（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以來，使及門諸子十餘人，朝夕襄余董理舊稿，綴草雜遝，殆盈篋衍。計各家撰述都百八十二種，千三十六卷矣。……今聚數百人腹

管淵博之學說於一編，百川洄注，瀦爲淵海，互相參較，洞見癥結。俾觀者如遊名山勝水，望高深而識其徑涂也。……

此最足見其用力之勤，搜羅之富，及嘉惠後學之至意。茲爲明瞭其編纂是書之困難起見，且將其編纂之時間及經費，遂錄於此。

說文詁林之材料，搜羅三十餘年，未能完備，遺憾尚多，於以知編書之不易也。然詳核詁林引用書目表，已有一千餘卷。設以一人每日將原書剪裁一卷，以一字爲一條，按照許書之次第，分別部居而歸類之，非三年不克卒業。而鈔寫大徐本，以篆文之解說皆爲大字，及鈔寫各書，若以一人爲之，亦須三年。將千除卷書割裱貼成七千六百餘頁，每人每日僅貼二頁，一年不過貼七百頁，若全部貼完亦須十年。貼成之後，每頁之字，須描清方可付諸石印，此事大感困難，每人每日亦僅描二頁，若一人描之，亦須十年。七千餘頁之書，編一通檢，此事不能分工合作，須一手爲之，亦須一年。每日校勘二十頁，全部亦須一年。故此書若以一人之力爲之，非二十八年不能成功。茲以十八人之力，通同合作，似三年可以成書，然自開始至輟簡，已七年矣。

茲再將其七年中所用之經費，條舉於左：

大本草稿紙二百册，每册四角。八十元。

格子紙一萬張，用一百二十磅道林紙十令每令二十二元連印工。二百五十元。

採用各種說文，原價五百二十元。

薪水等費，每月十人任鈔寫剪裁標貼描字校勘等之薪水房金筆墨水火等用費二百元。一萬六千八百元。

連泗紙費，共印二百部每部七千五百餘頁。二千四百元。

石印印工，四千元。

訂工，三百二十元。

登報告白費，二百元。

共計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元。

觀右所列，以一人之力而有偌大的成績，誠可謂空前的偉觀。

說文詁林搜羅之富，已於上論，然其眞正的價值則在於校勘之精。有清一代學之校某書，僅就

宋元舊槧本而已，丁氏則又廣搜宋前古本，而精勘，而熱讎，故其成績有淸儒所夢想不到之處。纂例第十八條說：

余以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中之可以是正說文者，已甄錄於大徐本後。復以梁顧野王之原本玉篇殘卷三卷半，唐孫愐之唐寫本唐韻一卷半，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十六册，遼僧行均之景宋本龍龕手鑑四卷，及金韓道昭之五音集韻十五卷，……錄其可以校補今本之譌奪者，附於大徐本下。……

至其成績，則凡大小徐之脫誤及删節等，無慮數百條，皆據古本爲之改正，昔之不可劇讀者，今則渙然冰釋，誠足爲後學之津梁了。茲擇要略述於後：

一、脫句者　說文：「木，從屮，下象其根。」許書之例，既有下象其根，必有上象某某之句，如耑云：「上象生形，下象其根。」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音義續八卷十三頁。木注引說文作「𣎳下像其根，上像枝也。」案屮即上像其枝，巾即下像其根，惟「像」爲「象」之俗體。

二、脫字者　說文易下引祕書說「日月爲易。」段氏玉裁，桂氏馥，王氏筠，皆以「祕書」爲「緯

書。」許書之例，凡引書當用「曰」字，如詩曰，易曰等。引各家之說當用「說」字，如孔子說，楚莊王說等。大般若經音義六卷七頁。易注引說文：「賈祕書說，日月爲易。」考後漢書賈逵傳，逵兩校祕書，賈祕書即賈逵也。許君古學正從逵出，故說文引師說或稱賈祕書，或稱賈侍中，而不名也。段注以爲緯書，非是。

三、倒字者　說文：「銜，馬勒口中。」大寶積經音義十一卷六頁。銜注引說文：「馬口中勒也。」徐說文誤倒。

四、衍字者　說文：「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四分律五十九卷二十一頁。普曜經七十四卷十一頁。那先比丘經七十五卷二十二頁。各音義，篅注引說文，皆云：「判竹圜以盛穀者也。」徐說文衍「以」字，脫「者」字。

五、誤字者　說文：稷，「刈穀也。」勝天王般若經十卷十頁。海龍王經三十八卷五頁。大智度論四十六卷九頁。那先比丘經七十五卷二十二頁。集古今佛道論衡八十四卷十二頁。各音義，稷注引說文，皆云：「刈禾也。」徐說文誤「禾」爲「穀」。

六、刪聲字者　徐氏兄弟不明古音，每於說文諧聲之字，疑爲非聲，輒刪「聲」字。如說文「瑞

字從玉耑。」徐鍇繫傳云：「耑下或有聲字，」誤也。今各鉉本無聲字，乃由鍇所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及文殊悔過經音義二十四卷七頁十五卷二十頁。四瑞注引說文，皆「从玉耑聲。」鍇所以刪「聲」字者，因唐韻以耑爲多官切，與瑞不相近也。不知耑古有穿音。考工記磬氏云：「以上則摩其耑。」釋文：「耑，劉音穿。」且又有揣音，莊子胠篋篇云：「耑夷之蟲。」釋文：「耑，向音揣。」據此，則瑞字從耑得聲，推之揣喘惴顓等，並倣此。

末了，我且抄說文詁林的幾家評語，以見此書的眞正價值。于右任說：

……丁君編輯此書，合原書一千餘卷，囊括有清一代許氏之學，雖爲淵海。檢一字而頃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說咸備，凡古書中之所謂某爲正字，某爲借字，某爲古文，某爲異文等，皆入窮老盡氣而不得者，今費半小時即可得之。……

又陳柱尊說：

說文詁林一書，檢一字而各家之學說畢陳，案頭無堆積之煩，研究省翻檢之苦，一善也。悉依原書影印，既無魚魯之譌，並可見版本之眞，二善也。昔以六百金購之，恐不能備者，今僅費數十元

而悉充架上，三善也。在昔各自爲册，版本難免參差，今則合成一書，卷帙整齊劃一，四善也。

又胡樸安說：

予讀其書，有四善焉：一，檢一字而各學說悉在也。二，購一書而衆本均備也。三，無刪改仍爲各家原面目也。四，原本影印決無錯誤也。故無論藏有文字學書，或未藏有文字學書者，皆不可不備此書。

【舊小說之整理】中國人向來視小說爲小道，「道聽塗說者之所造，」「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君子弗爲，」故迄無有價値之小說，而校勘小說之事迹，更所未聞。近代受外來文學之影響，始漸有人注意到小說與文化之關係，如康有爲說：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人，當以小說人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引。）

又梁啓超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

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必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自文學革命運動以來，小說戲曲詩歌共同佔領了文藝的域土，既無人再輕視小說，因而創作小說者逐漸增多，而整理舊小說的事業也因之而起了。

關於舊小說整理的工作，當以胡適爲最早。他用科學的方法，替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醒世姻緣傳海上花列傳等，一流素不爲人重視的小說做考證，或新序，許多被埋沒的作者的姓名，始爲一般人所知曉。現在我且略述其醒世姻緣傳的考證，以見其用力之勤與方法之精密。

醒世姻緣傳刻本首卷有「西周生輯，然藜子校定。」但西周生究竟是誰呢？這個難題的解答，他經過了幾許的波折，六七年的搜集材料，始得證實爲蒲松齡的遺著。他研究的程序，可以分作下列幾點來說：

一、假設　他第一先研究全書的內容，覺得此書的結構很像聊齋誌異裏的江城一篇。相同之點，可以列舉出來作一張對照表：

（一）	醒世姻緣	江城
（二）	狄希陳前生殺一隻仙狐。	高蕃前生殺一隻長生鼠。
（三）	仙狐托生爲妻（素姐）凌虐狄生。	死鼠托生爲妻（江城）凌虐高生。
（四）	素姐之父，借住狄翁的房屋。	江城之父借住高翁的房屋。
（五）	素姐未嫁時性情良善，嫁後性情大變。	江城也是嫁後反眼若不相識。
（六）	素姐氣死翁姑父母。	江城的父母也因氣憤病死。
（七）	狄希陳的朋友相于廷因笑謔被素姐戲弄。	高生的朋友王子雅因笑謔被江城暗害。
（八）	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因果。	老僧用水噀江城，指出她的前生。
（九）	狄希陳念金剛經一萬遍，寃業才得銷除。	高氏父母每日念觀音咒一百遍，江城竟悔悟了。

又江城篇有附論，說：

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疽，其毒尤慘。

醒世姻緣的引起也說：

大寃大仇，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爲夫妻。……那夫妻之中，就如頸項上癭袋一樣，去了愈要傷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間無處可逃，夜間更是難受。……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你頸上鋸來鋸去，教你零敲碎受。這等報復，豈不勝如那閻王的刀山劍樹，碓搗磨挨，十八重阿鼻地獄？

這兩段議論可算是同一個意思，不過古文翻成白話罷了。所以胡氏的假設理論，說：「醒世姻緣的作者，也許就是聊齋的作者蒲松齡，也許是他的朋友。」

二、內證　他既有了假設，如是想法來證實他，或是否證他。至於他在二書內所尋到值得注意的內證很多，現在只迻錄其最要的一段，就是聊齋志異卷十四有孫生篇，寫一個辛氏女，嫁給孫生，初入門就不肯和丈夫同床，用種種防衛的方法，使孫生不敢親近她。一個多月之後，有人教他用酒醉的方法。

敬以酒賁爲頭，置案上。入夜，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齁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既而滿飲一盃，又復酌，約至半盃許，以其餘仍納壺

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尙醒，故大呼「錫棨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

醒世姻緣第四十五回「薛素姐酒醉疎防」一段完全和他相同。

狄希陳假做睡着，漸漸的打起鼾睡來，其實瞇瞪了一隻眼看她。只見素姐只道狄希陳果眞睡着，叫小玉蘭拿過那尊燒酒，剝着雞子，喝茶鍾酒，吃個雞蛋，吃的甚是甜美。吃完了那一尊酒，方才和衣鑽進被去，睡不多時，鼾鼾的睡着去了。狄希陳又等了一會，見牠睡得更濃，還恐怕他是假粧，揚說道：「這桌上冷，我待要床上睡去。」一谷碌坐起來，也不見他動彈。……

這種相同的寫法，也不會完全偶然的巧合罷！

三、證實　他由假設及內證進一步尋求有力的證據。第一次是鄧文如的骨董瑣記第七卷的一條說：

聊齋志異，乾隆三十一年萊陽趙起杲守睦州以稿本授鮑以文廷博刊行。余蓉裳集時客於趙，爲之校讎是正焉。以文云：留仙尙有醒世姻緣小說，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訐，至褫其衿。……

他雖然已證實醒世姻緣的作者是蒲松齡。但不以孤證爲信，如是進而搜求第二第三等證據。最後又得到孫楷第之地理，災祥，人物三項，及馬立勛所得的聊齋白話韻文等證據，至此他始證實說：「醒世姻緣的作者必是蒲松齡。」他的證據是：

一、醒世姻緣寫的悍婦和聊齋志異寫的一些悍婦故事都很像有關係。尤其是江城篇的命意與布局都和醒世姻緣相符合。

二、胥董璜記引鮑廷博的話，說蒲留仙「尙有醒世姻緣小說，實有所指。」

三、孫楷第先生用濟南府志及淄川章邱兩縣的縣志來研究醒世姻緣的地理和災荒，證明這部小說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時代在崇禎與康熙之間。蒲松齡最合這些條件。他用章邱來寫淄川，和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裏用天長五河來寫全椒是同樣的心理。

四、新發見的聊齋白話曲本，證明蒲松齡是能做寫實的土話文學的作家。

五、胡鑑初先生用聊齋的十幾種曲本的特別土話來比較，醒世姻緣裏的特別土話，使我們能從文字學上斷定醒世姻緣的著者必是蒲松齡。

爲了一個作者的姓名，不惜以數年的精力去精究深討，反覆考證，胡氏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仰。其餘如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及續編拾遺，又作大規模的考據；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爲中國小說有史之始；則民國以來，整理舊小說的成績，實爲從前一般人所不曾夢見的。

至於舊小說之校點，其用力最勤者。當以汪原放爲首。所校有：

紅樓夢，水滸，續水滸，海上花，老殘遊記，兒女英雄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鏡花緣，西遊記。

汪氏所校各書，不但不苟於校勘，選擇版本也很嚴，且都附有胡適之考證或新序，爲國內唯一的善本，茲舉紅樓夢以見例。

是書係根據胡適所藏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程偉元第二次排本翻印的。全部分訂二十四册，分裝四函，本子之大小爲二十一米突三乘十三米突半。每版十行，行二十四字，連史紙印。卷首爲高鶚序，次爲紅樓夢引言，次爲書與讚十三頁，次爲目錄，次爲正文。無眉批，無夾註，無評。至其校勘方法，在校讀後記裏他說：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我就問適之先生把這個本子借了來，開始做校讀的工作。我的

方法是用我從前根據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而以他本五校成功的標點本作底子，把應該全照「程乙本」的（因用程甲本校正修改，故稱程乙本。）改的地方一齊膽過去。因爲這樣有幾種好處：第一是可以不損害那難得的「程乙本」；第二是可以很明白的看出「程乙本」和我的標點本，道光本，怎樣的不同；第三是可以自由隨心的修正標點符號和分段。民國十一年六月二十四號以後，我曾將全書校過一次，十二年五月十五號以後，又校過一次，同年十二月六號以後又校過一次。

據此，則汪氏用力之勤可見一般了。至其成績，茲擇錄一二於後：

一、「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寶釵）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薛蟠）竟高十倍。自父『母』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薛姨媽）分憂代勞。」。（第四回）「自父母死後」的「母」字，必爲「親」字之誤。

二、「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政』道……」（第二十五回。）「政」字校改爲「赦」字。

三、「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性』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第五十一回。）「性」字校改爲

「昔」字。

四、「雪雁疑『或』道……」第五十七回。「或」字校改為「惑」字。

其最有價值之一條則為元妃的存年問題。據第八十六回所說，生於「甲申年正月丙寅，」又據第九十五回所說「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三十一歲。」但程乙本誤作「存年四十二歲。」又據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鉛印本第九十五回眉批說：

按前八十六回云，元妃生於甲申年正月丙寅，至甲寅年，乃三十一歲耳。本年王夫人係五十二歲，則王夫人生元妃時，方二十二歲是則元妃之存年當以三十二歲為準。原刻作四十一歲，大誤，今改正。

因此，汪氏便根據上說，亦改為「存年三十一歲。」此最足見其校改不苟之一般了。茲將其校改之字數統計於下：

第一回至第十回……………………………………三一一四字

第十一回至二十回……二二七四字

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二六四七字

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二四八三字

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一五〇六字

第五十一回至六十回……一一一〇字

第六十一回至七十回……一〇五一字

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一三五二字

第八十一回至九十回……七三三字

第九十一回至一百回……一三八五字

第一百回至一百十回……二七二九字

第一百十回至百二十回……一一二二字

共計……二一五〇六字

此外有俞平伯校點之三俠五義，浮生六記，汪乃剛校點之宋人話本醒世姻緣傳醉醒石今古奇觀娛目醒心編，西遊補及雜劇西遊記等，大都附有胡適之考證或新序，爲國內最善之本。餘如劉半農校點之何典，川島校點之雜纂四種，范遇安校點之渾如篇，王品青校點之癡華鬘，黎烈文校點之大宋宣和遺事，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及京本通俗小說，丁文江校點之徐霞客遊記，郭沫若校點之西廂……以名手校名著，故亦頗有成績，極爲學者推重。

* * * *

過去的校讎事業，已如前面所述，最近殷墟書契出，羅振玉王國維二氏爲之考釋，而龜甲古文之學又興，據此以考古禮古史，有非先儒所能及者。次則清儒以尊經崇聖，而生疑古辨僞之思，今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專爲古史之探討，胡適之顧頡剛錢玄同諸氏之古史辨，尤非先儒所可及。總之，此二者雖已自清儒開其端，然破棄陳說，駁擊舊傳，變其途而益進，諸氏之成功，只須稍假時日耳。

中國校讎學的進化，現在正趨向着這個途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04272)

國學小叢書 校讎學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蔣元卿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壽

二八七九上

